

松迪亚塔

佚名 著 李永彩 译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迪亚塔／佚名著；李永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书名原文：THE EPIC OF SUN-JATA
ISBN 7-80657-478-6

Ⅰ.松… Ⅱ.①佚… ②李… Ⅲ.英雄史诗-作品集-非洲 Ⅳ.I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80 号

书　　名	松迪亚塔
作　　者	佚　名
译　　者	李永彩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原文出版	Folklore Publications Group Indiana University 197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4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78-6/I·369
定　　价	（精装本）17.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先秦史论坛 子居制作
子居 08-04-28，20:41

目　　录

译　序…… 1

松迪亚塔(古马里史诗)…… 1

盖西瑞的诗琴(索宁凯人史诗)…… 163
姆比盖的传说(乌闪巴拉人史诗)…… 175
李昂戈·富莫的传说(斯瓦希里人史诗) …… 191
姆温都史诗(刚果伊昂加人史诗)…… 203

译　后　记…… 279

译　　序

李永彩

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远古时代，当欧洲还被冰雪覆盖的时候，居住在撒哈拉的古代居民就已经过着人类早期的文明生活。到公元前5000年前后，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古埃及的早期文明，并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在西非，特别是居住在西苏丹的古代居民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在尼日尔河上游一带独立地发展起了农业文明，据说世界上约有250种农作物起源于西非。埃塞俄比亚的早期居民在公元前1000年或2000年以前已经进入了以巨石建筑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前后，埃及开始冶铜；及至公元前7世纪，埃及各地普遍使用铁器工具。埃及邻国苏丹境内，冶炼和使用铁器几乎与埃及同步进行，著名的麦罗埃成为古代非洲的冶铁中心。据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500年，西非人民已经发明自己的冶铁技术。后来，随着班图人的迁徙浪潮，铁器由西非传入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铁器的使用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已经十分普遍了，大大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非洲社会也在不断发展，虽然各地不平衡，还是从部落发展为氏族，继而形成民族。非洲人民在广阔的非洲大地上建立了许多国家：埃

及王国、麦罗埃王国、阿克苏姆王国、加纳帝国、马里帝国、桑海帝国、刚果王国，还有豪萨诸城邦和僧祇诸城邦等。他们，正像后来考古发现的那样，创造了古埃及文明、麦罗埃文明、诺克文化、斯瓦希里文明、豪萨文明、伊费文化、贝宁文化、刚果文化、大津巴布韦文化、马拉维文化和马蓬古布韦文化等。非洲确实具有无比灿烂的历史和伟大的文化传统。

这种伟大的文化传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起初，生产力低下，人类处在幼年时期。人类企图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其中包括人类自身)，进而想征服自然力和支配自然力，于是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这种形象被称为神，有诸多的自然力就有诸多的神，而且还有最高神。诸神和最高神有活动有行为，原始人开始用语言把这些活动行为编织成故事，流传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话。神话是神的世界，神是主宰。

随着人类的成长，由使用石器变为使用铁器，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逐渐由采集转为狩猎，甚至开发农业；社会也在进步，由部落发展为氏族，进而形成民族和建立国家。其间，出现了许多非凡的人物：有的是部落酋长，有的是打猎能手，有的是民族英雄，有的是王国的缔造者……他们都做出了非凡的业绩，或在武功方面超过常人，或在创造和推进文化方面有非凡的成绩。人们把他们视为英雄，对他们无限崇敬，并且赋予他们以神力，于是产生了英雄故事。换句话说，幻想和现实相互交织，神话和历史紧密结合，随之产生了古老的艺术杰作——史诗。

史诗是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史诗是“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通常以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

的古代长篇叙事诗。史诗主要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难、抵御外侮的斗争及其英雄业绩”①。《大美百科全书》第十卷说，史诗是“叙述伟人重大事迹的长篇叙事诗，语调高昂，涵盖面极广，影响很大”，“就其规模来说，史诗不限长度，写作范围可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的秩序，历史传说，甚至涉及幻想和超自然界”②。笔者认为这两部百科全书的界定都有道理，综合起来看，史诗就是叙述传说中或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超乎常人的伟大业绩的古代长篇叙事诗。

非洲史诗就是非洲各地人民的史诗。令人遗憾的是，古代埃及没有史诗。因此非洲史诗实际上指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史诗。

非洲史诗的存在

提到史诗，人们首先想到希腊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形成于公元前900—750年）。其实，世界上最早的史诗是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然而，直到1872年发现洪水泥板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它才被认可。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否有史诗，有的学者持肯定态度，有的学者持怀疑态度，甚至否定。露丝·芬尼根女士就持否定态度。她在1970年出版的《非洲口头文学》中说过这样的话：“史诗通常被认为不识字的民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932页。

② 《大美百科全书》，1994年中文版，第十卷，第177页。

族的典型的诗歌形式。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点没有被非洲的证据所证实。至少就更明显的意义，即'相对长的叙事'的意义来讲，史诗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且不说（书写的）斯瓦希里语'谭兹'（即史诗——笔者注）之类的形式，后者归因于阿拉伯文学的影响。"[①]且不说非洲有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中最重要、最高雅的形式的史诗，在芬尼根女士下这个断语之前或之后在非洲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在重大场合吟诵演唱，而且出现在文人的笔端。就是经过整理出版的史诗，也为数不少，令人瞩目。早在1949年，欧洲人类学家就发表了刚果史诗《里安加》；1960年，几内亚作家D.T.尼亚奈整理出版《松迪亚塔：古马里史诗》；1969年，西方学者D.P.比布克和K.马梯尼整理并翻译出版《姆温都史诗》；1974年，查尔斯·伯德整理并翻译出版《塞杜·卡马拉之歌》和第一卷《坎比利》；1977年，尼日利亚作家C.P.克拉克整理出版《奥兹迪》；1979年，南非祖鲁族作家M.库尼尼用祖鲁语写成《恰卡大帝：祖鲁史诗》，尔后亲自译成英文，在1980年出版。至于《李昂戈史诗》，早在13世纪就在民间流传，后由穆罕默德·基儒马整理加工成书；另一部斯瓦希里语史诗《赫列卡利史诗》，据说由布瓦纳·姆威戈整理成书，有一份手稿现存汉堡，注明时间为1728年。全诗有1150个诗节，每个诗节有四个诗行。应该说，这部史诗年代久远，是"相对长的叙事"。

可是，露丝·芬尼根女士还是坚持说："总而言之，史诗似乎不是非洲的典型形式。当然可以找到一些例外的情况……但是几乎所有的例子都需要进一步的阐释。而

① Ruth Finnegan: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1970), p.108.

且，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大洲的北部和东海岸有许多受到阿拉伯影响的历史叙事的存在。”①无庸讳言，《赫列卡利史诗》采用了阿拉伯题材，叙述先知及其同侪的功绩。正像前苏联学者伊·德·尼基福罗娃等人指出的那样：“在欧洲研究人员研究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早期阶段（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的情节和哲学上），便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文学只不过是阿拉伯文学的分支罢了。今天不能认为这种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引进外来的题材和情节，并不影响许多国家文学（例如古俄罗斯文学）的民族特性。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② 其实，《贝奥武甫》早在第6—7世纪就以口头形式在日耳曼族聚居的北欧沿海流传，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把它带入英国，8世纪初具文学规模，10世纪由僧侣修订，也就是后人所看到的本子。可又有谁说《贝奥武甫》不是英国的史诗、英国的文学呢？

芬尼根女士又在《非洲口头文学》的另一个地方说：“在形式上，‘谭兹’（史诗）是以阿拉伯为范式写的。”③中国学者仲跻昆教授指出：“阿拉伯古诗没有史诗、诗剧的形式。”④ 既然如此，焉有师从阿拉伯诗歌范式的道理？斯瓦希里语研究专家简·克纳坡特说得更明确：“斯瓦希里语韵律体系和诗歌形式中没有阿拉伯诗体学的痕迹。斯瓦希里语文学最广泛的分支乃是史诗。这完全是斯瓦

① Ruth Finnegan: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1970), p.110.

②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译：《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1981年版，第10页。

③ Ruth Finnegan: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1970), p.174.

④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上），1995年版，第256页。

希里人的独特发明，因为阿拉伯文学中没有史诗。”[①]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芬尼根女士对非洲史诗抱有偏见，至少可以说无视非洲史诗或者眼界太狭隘，因为她是研究非洲口头文学的专家，史诗乃是非洲口头文学中最高雅的形式，客观存在。

非洲史诗的保存

史诗产生于氏族社会解体或民族初步形成或国家建立时期，通过口耳相传保存下来，其中经过许多个世纪。在保存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格里奥特和其他讲故事的人。格里奥特又译格里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世代相传的诗人、口头文学家、艺术家和琴师的总称。在殖民化以前，一部分格里奥特进入官廷，担当王室要人的史官，他们记下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和国王的王法准则，有时传诵原有的史诗或创作有关国王或头领的史诗。还有一部分格里奥特成为行吟艺人，他们带着简单的乐器周游四方，演唱原有的史诗；他们也善于把枯燥的历史事件、伟人事迹编成史诗，他们被称为语言大师。他们既是风俗、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传诵者，又是民族文学的保存者，当然他们也传诵和保存了史诗。每个王国每个村庄都有这类人。别看他们不识字，他们都有惊人的记忆力，正像当代马里学者 A. 哈姆帕特·巴在《逼真的传说》中指出的那样，他们记忆的材料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像给留声机片

① Jan Knappert: *Four Centuries of Swahili Verse: A Literary History and Anthology* (1979), p.19.

灌音一样，应予记忆的材料一举便铭刻在传统主义者的记忆中，它全部继续留存脑海，永远可资利用。”① 他们正在当时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殖民者入侵非洲之后，格里奥特和其他讲故事的人的地位受到贬抑。但是他们在保存史诗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西方人类学家、旅行家、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也从他们和其他讲故事的人那里记录一些传说故事，其中包括史诗。客观上，这些记录也起到保存的作用。由于这些故事或史诗被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则有更多的人了解非洲的史诗。大致说来，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曾出现过一个搜集、整理、记录口头文学的阶段，其中包括史诗。其间，也有的史诗文本被掠走，比如上面提到的《赫列卡利史诗》，至今保存在汉堡。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又出现了搜集、整理、记录非洲口头文学的阶段，其中包括史诗。如英国女学者戈登·英尼斯整理、翻译和出版《松迪亚塔：三个曼丁凯版本》(1974)；美国学者约翰·威廉·约翰逊亲自到马里实地记录、整理、翻译、出版《松迪亚塔史诗》(1979)；还有一位西方学者丹尼尔·P. 比布克亲自到刚果作实地研究，在当地行吟艺人的帮助下，记录了《姆温都史诗》，而且有四种版本，先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版。然而，在这个阶段中，人们更重视最发达的文学样式，尤其非洲学者尽心尽力记录和整理的史诗，出版《盖西瑞的诗琴(索宁凯人史诗)》、《凯卡拉(富拉尼人史诗)》、《松迪亚塔(古马里史诗)》、《李昂戈史诗》等，且不说文人创作的以

① A. 哈姆帕特·巴：《逼真的传说》，转引自 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 122 页。

书本形式出现的其他非洲史诗。有些史诗还有多种版本，例如《松迪亚塔史诗》，我的朋友、美国非洲学专家南希·J.施密特女士在2001年2月13日来信中说："这部史诗至少已出版37个版本。"就笔者所见，也有三四个版本，有的搜集于马里，有的搜集于冈比亚，有的搜集于几内亚。因为古马里帝国的领土广及今日的马里、冈比亚、几内亚等国家。总之，除了口头流传以外，书本又赋予非洲史诗以新的保存形式，而这些书本形式都是根据世传格里奥特或说唱艺人的口述演唱整理出来的，再经过英文或法文的转译，传至五大洲。

非洲史诗类型

非洲人民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创作了许多史诗。就其类型来说，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史诗一样，分为两大类型：口述史诗和文字史诗。

一、口述史诗，以语言为载体，多是不识字的人集体创作，通过格里奥特或其他讲故事的人演唱或吟诵，甚至加工，逐渐传播开来，又经过若干年代或若干世纪的口耳相传，最后被整理、加工而成。当然，在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格里奥特和其他讲故事的人赋予史诗人物以神性，增添许多传奇色彩，使他们成为非凡的人物，做出常人甚至人类不可能做出的丰功伟绩。用高尔基的话来说："英雄史诗是人民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要求的宝藏。于是，神话与史诗结合起来，因为人民创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精神的一切能力赋予这人物，使他能与神对抗，甚至把

他看作与神同等。”①

有的史诗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为原型。比如:《松迪亚塔史诗》的主人公就是13世纪马里帝国的开国元首松迪亚塔(1230—1255年在位)。是他被他哥哥(实际上是弟弟)曼迪国王驱逐出境,备受艰难,是他应人民的要求,打败残忍的苏苏国王苏马姆汝,恢复社稷,建立了强大的马里帝国。《坎比利史诗》则歌颂了萨摩里·杜尔的传奇世界。萨摩里·杜尔是曼丁哥人,行伍出身,笃信伊斯兰教。他不但在9世纪末建立以比桑塞古为首都的中央集权国家乌阿苏鲁,而且积极领导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达12年(又说17年)之久,最后被俘,囚禁而死。他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有的史诗则以历史传说为根据。比如:《李昂戈·富莫的传说》就是一例。根据威廉·希金斯的说法(见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未发表的打字稿 *Liongo the Spearlord*),李昂戈是斯瓦希里人的民族英雄,生活在1230年以前。是年,篷特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征服了李昂戈的家乡尚盖(Shanga)。李昂戈西行,成了奥兹河下游地区即僧祇七城邦(Kwa, Mwana, Ungiuam, Mwitu, Ukanga, Kau与Shaka)的统治者。李昂戈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西方学者简·克纳坡特在他的专著《四个世纪的斯瓦希里诗歌》(*Four Centuries of Swahili Verse: A Literary History and Anthology*)中,把几百年来一直在东非沿海地区流传的548行诗归于李昂戈的名下,并且分列为18个题目:酒赞美诗、洗浴之歌、豹子之歌、荒原之歌、感激之歌、追逐之歌、穷人之歌、鲍里王李昂戈、

① 高尔基:《个性的毁灭》,见《文艺理论译丛》(一),1975年版,第145页。

弓箭歌、婚礼歌、其他婚礼歌、爱情之歌、姆瓦纳·蒙戛颂歌、沙达之歌、李昂戈之歌、安乐树之歌、椰树歌、献给椰树姑娘的小夜曲以及李昂戈绝命诗。[①]并且强调说，“李昂戈的歌以及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史诗材料属于伊斯兰教之前的传统，非常班图的，或许有些伊利安人的影响。”[②] 后来，穆罕默德·基儒马对这个民间创作中的英雄人物李昂戈的历史传说进一步加工，遂成了《李昂戈史诗》(1913)。[③] 《姆比盖的传说》是斯瓦希里人的文化超人的故事。姆比盖清除有害的野兽，保卫城邑，保卫牛羊，为病人治病。他会魔法，会种植，而且能施放浓雾，同云彩谈话。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其第四代孙死于1896年，但上述奇迹则是后人添加的。[④]

还有的史诗是依据民间传说创作的，歌颂祖先的英雄业绩，赞颂社会所尊崇的优秀品质。其中最有名的史诗是尼日利亚南部伊卓族史诗《奥兹迪》和刚果东部尼昂加人的史诗《姆温都史诗》[⑤]。前者的主人公是奥兹迪。他的父亲被一群同乡人杀死。他在父亲被谋杀后出生，很奇妙地发展起来，又把暗杀者一个一个地雇用，借助巫师祖母的超人般的帮助，把他们全部杀死，后来又把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人物杀死，最后把天花大王和他的扈从砍个粉碎。他自称至高无上，并为此乐不可支。因为无

① Jan Knappert: *Four Centuries of Swahili Verse: A Literary History and Anthology* (1979), pp.60—101.

② 同上，第102页。

③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译：《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1981年版，第15页。

④ Alice Werner: *Myths and Ledgends of the Bantu* (1933), p.130.

⑤ Oyeban Onomoyla: *African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1979), p.6.

仗可打，他放下征伐的剑，恢复了社会的和平。后者的主人公是姆温都，因受到父王的不公平处置，转战陆地、水中、冥界和天空，消灭各种敌人，最后又把对手们复活，救助一些人，恢复了社会的秩序和美德。

二、文字史诗，以文字为载体，是有作者署名的文人创作。在内容与叙事方式上以口述史诗为范式，且有创新。他们赋予人物以传奇性或神性。

最早的宗教史诗则是斯瓦希里人的三大史诗：《哈姆齐牙史诗》、《赫列卡利史诗》和《英基沙非》。

《哈姆齐牙史诗》（*Hamziya*）是斯瓦希里文学中最古老的伊斯兰诗歌，有480对联句。原诗是用阿拉伯语创作的（也有人说是用尼昂兹语创作的），内容取材于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崛起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哈姆齐牙”一词是阿拉伯语诗歌最后一行的韵脚。蒙巴萨的赛义德·阿布达鲁斯根据原诗的题材用斯瓦希里语进行了新的艺术加工。该史诗于1652年在篷特官廷完成。作者在诗中极力歌颂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详尽地叙述了阿拉伯穆斯林克敌制胜的经过，旨在启迪东非人民只要团结协力，共同奋斗，最后一定能推翻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①

《赫列卡利史诗》（*The Epic of Heraklios*），据说由布瓦纳·姆威戈整理而成，在仅有的一份手稿上注明的年份是1728年。史诗的主人公赫列卡利皇帝（610—664年在位），是一位卓越的统帅和政治家，曾经胜利地击退波斯人和阿瓦尔人的进犯，但抵挡不住阿拉伯人的强大兵力，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位拜占庭皇帝终于被迫将叙

①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1993年版，第413页。

利亚割让给阿拉伯人。这部史诗也描绘了阿拉伯人夺取叙利亚(638年)的一段情节,不过,它照例不受史实所束缚,例如,史诗把公元632年死去的穆罕默德写成了主要人物。史诗的作者尽情地歌颂先知的朋友,贬斥先知的敌人。有些学者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揭露伊斯兰教的敌人,实际的原因就是因为葡萄牙人在东非沿海一带搞殖民化。史诗中确实含有对基督教信仰的全面批判。①

《英基沙非》(*The Inkishafi*)是在篷特写出的最后一部伟大的诗篇。作者是哈德拉毛移民的望族出身的萨义德·阿卜达拉赫(?—1820)。他目睹篷特苏丹的王宫废墟,哀叹苏丹们的命运,在诗中劝人要笃信宗教,不要追求尘世的享乐,情与理交融,娓娓而谈,颇能吸引人。因此该史诗甚至至今仍能广泛流传,而且成为后来写这类主题史诗的蓝本。

斯瓦希里人具有伟大的史诗传统,及至20世纪,他们又以重大历史事件创作了三大史诗。1905年左右,赫麦德·阿布达拉赫(生卒年代不详)写出《德国人对斯瓦希里海岸的征服》(*The German Conquest of the Swahili Coast*,1897),用一种非洲同阿拉伯结合的观点描述了阿布希里战争。阿卜杜勒·卡利姆(生卒年代不详)写出《马及马及起义诗》(*The Epic of Maji Maji Rebellion*,大约写于1912年),则站在勇敢的被压迫者的地位上,采用一种民族的而非部族的视角叙说了由金杰凯特勒·恩格威尔所领导的1905—1907年间抵抗德国殖民主义的马及

①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译:《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1981年版,第16—17页。

马及战争。[①] 斯瓦希里语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夏巴尼·罗伯特(1909—1962)还写出了不朽史诗《为自由而战的史诗》(*The Epic of the Freedom War of 1939—1945*),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诗3000个诗节,1.2万行。

非洲人非常重视和尊敬伟大的历史人物。因此,作家们根据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创作史诗,歌颂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里举出两部影响最大的史诗。"图库勒尔人(富尔贝人的一支)哈吉·奥马尔(1794—1864),通过发动圣战而先后灭掉富塔邦杜、富塔贾隆、富塔托罗三个伊斯兰教长国和塞古、卡尔塔、马西纳等国家,建立了以塞古为中心的图库勒尔帝国(Tukulor Empire)。"[②] "穆罕默德·阿留·迪亚姆(约1830—1911)于1890年在塞古用富尔德文写成一部长达1189节(每节是一联句)的史诗(*La Vie d' El-Haji Omar*),详细叙述了他的宗师哈吉·奥马尔的生平事迹。"[③] 恰卡(1787—1828)是祖鲁民族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19世纪黑非洲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原是祖鲁一个小部落酋长的儿子。他出生后,他的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子,他在耻笑中长大。1800年投奔丁吉斯瓦约。由于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善战,得到了丁吉斯瓦约的信任与重视。1816年,父死,他得到了丁吉斯瓦约的武装支持,继其父为酋长。丁吉斯瓦约死后,他又继承姆塞斯瓦酋长的职务。后来,他把各部落统一成祖鲁帝国,进行了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抗击白人殖民主义,后被异母兄弟丁刚所杀。据说,他在遇刺弥留之际

① 伦纳德·S.克莱因主编,李永彩译:《20世纪非洲文学》,1991年版,第288页。

② 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1993年版,第49页。

③ 同上,第54页。

对他的弟弟们说："白人已经来了。"① 于是，出现许多有关恰卡的传说、歌和民间故事。祖鲁族作家 M. 库尼尼根据历史和传说用祖鲁语写下不朽的史诗《恰卡大帝：祖鲁史诗》(1979)，并亲自译成英语，于 1980 年出版。这部有关祖鲁帝国崛起的史诗，的确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巨作，除引言外，包括 17 卷，1.634 万行诗。史诗也体现了诗人的创作意图：表现恰卡"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希望通过这部民族史诗表现人类的一般经验"，"强调人的完整与统一"，"并在史诗中表现恰卡希望同邻近的民族和平生活在一起、尊重白人商人的风俗习惯"，也体现他对恰卡的宫廷诗人马格尔瓦尼的尊敬，他认为后者是"非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史诗中吸收了马格尔瓦尼许多赞颂恰卡的诗。这部史诗既证实祖鲁族伟大的过去，也证实未来民族解放的必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非洲史诗的基本特征

迄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非洲具有伟大而悠久的史诗传统。非洲史诗同世界各地的史诗一样：讲述英雄业绩，歌颂人类伟大，语调高昂，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感，预示着英雄的陨落，善于利用夸张、比喻和被称为公式的现成套语。正如澳大利亚学者肯·L. 古德文在评论《恰卡大帝：祖鲁史诗》时所指出的那样："这部气势恢宏的诗作，像库尼尼的大多数诗作一样先用祖鲁语创作，然

① A. T. Bryant 语，参阅里特著《恰卡祖鲁》，英文版，第 349 页。

后删去有关历史的学术材料，再译成英文。它具有许多口头史诗——在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南斯拉夫、马里或印度所发现的口头史诗的许多共同品性。”① 苏联学者伊·德·尼基福罗娃等人指出：“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斯瓦希里语古体杂诗（即史诗——笔者注）是按照其他说唱诗歌作品——如像《伊达》歌、俄罗斯壮士歌、荷马史诗、芬兰的古代民歌等的共同规律写成的。这些作品的特点就是运用许多被称为公式的现成套语……芬兰古代民歌、俄罗斯壮士歌、古体杂诗等的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善于利用这种数量有限的公式来表达各种不同的内容，在运用公式时又能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② 香港学者杜渐指出：“《松迪亚塔》……就是一部足可与荷马史诗媲美的作品。”③ 一言以蔽之，非洲史诗毫无愧色地立足于世界史诗之林。

然而，非洲史诗是按照非洲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的，所以具有本身的特色。其基本特征是：

一、以人为本位。众所周知，吉尔伽美什这位巴比伦史诗中的英雄三分之二是神，只有三分之一是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则是神与人的儿子。在史诗里，荷马一直把神作为人来描写，神有时变成主角，离开了神，史诗就不复存在。非洲史诗里也有神的出现，但只是次要角色，起辅助作用。史诗中没有神，史诗也还存在。非洲诸多

① Ken L. Goodwin: *Understanding African Poetry*, p. 179.

②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译：《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1981年版，第31页。作者所提到的《伊达》，即冰岛史诗《埃达》；《俄罗斯壮志歌》指的是《伊戈尔远征记》；芬兰的古代民歌指的是芬兰史诗《卡莱瓦拉》；斯瓦希里语古体杂诗指的是斯瓦希里语史诗《李昂戈史诗》等。

③ 杜渐：《书海夜航》，1980年版，第230页。

史诗的主人公，即那些主要英雄们是人：松迪亚塔是国王之子，后来当了帝国的曼萨（皇帝）；奥兹迪是欧汝亚统治家族的人；姆温都是酋长之子，后来做了酋长；坎比利是萨摩里·杜尔的大将坎济之子；盖西瑞是大王的儿子，后来当了英雄和吟游诗人；李昂戈是王子和诗人；哈吉·奥马尔是图库勒尔帝国之君；恰卡是酋长之子，后来建立祖鲁帝国……虽然这些英雄出身显贵，做出惊人的伟业，但他们是人，不是神。因此，非洲史诗歌颂的是人，以人为本位。

二、以社会公众为中心。《吉尔伽美什》强调英雄想要出名且流芳百世的愿望；《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视个人荣誉为第一生命，他们的行为动机都与个人的荣誉、爱情、财产、王位分不开；他们的“冒险也往往出于显示自己的勇敢、智慧和健美，是为了得到权力、利益和荣誉”。最典型的例子是阿基琉斯因为同阿伽门农争女俘而断然退出战斗，足见其以个人为中心。非洲史诗的英雄们非常重视勇敢、荣誉、名声和超越常人，但是他们关注社会公众。姆温都把阻碍他向父亲复仇的一切——人、魔鬼和神们扫荡，但还是关心社会的和谐一致，又把他们复活。坎比利是无往而不胜的英雄，但也是“群体的希望”，在社区危机时刻杀死狮人塞库拉。松迪亚塔应曼迪国人民的要求，打败残忍的苏苏大王，建立马里帝国。“正像人们常常确认的那样：同欧洲诗歌相对照，非洲诗歌不是个人之声，而是社会公众代表之歌，其价值大小是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它认可并表明传统由过去到现在乃至将来的持续。”[①]非洲诗人表达社会公众感觉到的东西和渴望实

① Ken L. Goodwin: *Understanding African Poetry*, p. 174.

现的理想。

三、史诗英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史诗的英雄们不但出身显贵，而且出生不凡。姆温都在娘胎里可以决定从母亲腰间出生。他还有与生俱来的三件宝物。里安加选择自己的出生方式，从自己母亲的腿上出生，而且全副武装。奥兹迪在七天暴雨之后出生。松迪亚塔的父亲是美男子，母亲是长满肉瘤的女人，出生前就从母亲的子宫出出进进。英雄们的童年是不幸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奥兹迪在父亲遇害后出生。姆比盖的上牙齿被砍掉，受到同父异母兄弟的打击，被剥夺了继承权。姆温都因为父亲不喜欢男孩，遭到多次谋杀。“盖西瑞总是最了不起的英雄，盖西瑞总是做出了不起的业绩”，还是被父王剥夺了继承权。李昂戈“他是长子，但是却不能继承父亲的职位，因为他的生母是父亲的妾”。“他的体魄、他的力气、他的胆量、张弓射箭的技艺，还有他的诗才，到处受到传诵和赞扬。本来应属于他的交椅却被弟弟姆瑞格瓦尼占据。”他还一再受到弟弟的迫害，最后死在叛徒手里。松迪亚塔是个残废孩子，九岁才能行走。他和母亲受到侮辱，还被国王流放。但是，在曼迪国亡国之际，松迪亚塔代表人民，大智大勇，消灭了侵略者，建立了威名远扬的马里帝国。奥兹迪消灭了危害人民生活的各种敌人，让人民过上和平的日子。姆温都转战陆地、水中、冥界和天空，不但没被父亲杀死，反而教育了父亲，父亲主动把权力移交给他。他还为他的人通过一系列法律：“……接受酋长吧。怕他，愿他也怕你们。/愿你们协调一致，在这个国家，/没有不和没有仇恨……”他不仅为人民带来法律和秩序，而且带来了民主——姑且称之为原始民主。恰卡早年和母亲被父亲遗弃，流亡他乡，后来才打回老家

继承酋长职位，进行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和祖鲁大帝国。临死时，他预言“白人来了”，真是一代伟人，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西非的萨摩里·杜尔不但建立了乌阿苏鲁王国，而且是抗击法国侵略的英雄。他宁死不屈，表现了非洲人民的民族气节。至于《德国人对斯瓦希里海岸的征服》、《马及马及起义史诗》和《为自由而战的史诗》等史诗中的英雄们，他们也是保卫家乡、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无畏战士。总而言之，史诗的英雄们是特殊类型的人，生在危难之秋，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大任，为人民、为国家贡献一切，他们树立了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维护主权、反对侵略的丰碑！那些因为美女海伦而大动干戈的英雄们怎能同他们相比呢？

四、强烈的神奇色彩。史诗的作者敢于想像、善于想像，不仅虚构英雄出生的荒诞情节，而且在人生的开始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情。里安加在出生的第一天就杀死了杀害父亲的凶手。坎比利刚刚开始走路，他就同鸡鸭打仗，而且一天一天地神奇般地成长，稍大即用“娃娃箭”同豹子和豹崽格斗。奥兹迪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干出一系列的英雄业绩：出生两天，他就把比他大得多的孩子抓起来，摔死在地上；他吓跑了豹子（他叫做猫），把一大棵树当作木头扛回家，不费力气就把它劈开；稍后他又用新铸的剑砍倒一棵丝绵树。至于姆温都，他就更神了：住在母亲的子宫里，他就为母亲先后弄来柴火、水和生菜。“姆温都生来就有的康加节杖——用水牛尾巴做成的、象征王权的权杖握在他的右手里。他还带着一把斧子，握在他的左手里。一个装有卡侯博精灵的小袋子斜挂在他左边的背上，在小袋子里还有一条长魔绳。最惊人的是，姆温都生来能笑能说，已经是男人当中的男子汉。”“姆温都

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由于卡汝盖施符咒，松迪亚塔一直在地上爬。后来得到吉因神的指点，他把两根铁杵弯成弓，他扶着两根树枝，傲然挺立，他“彻底地把巴欧巴树摇晃，/树根啪地断裂，/他把巴欧巴树扛在肩上”。这时候他才九岁啊！别人再也不敢侮辱他和他的母亲！巫术、魔法在史诗中更是屡见不鲜。奥兹迪的超级宝剑是一个铁匠锻造的，而这个铁匠却是他的巫师祖母用魔扇一下子从地球内部扇出来的。姆比盖非常擅长魔法——无恶意的魔术。“他还教给他们狩猎魔法的诀窍，直到今天，大多数土著更相信这些狩猎魔法的诀窍，而不是猎人的技巧或武器的精良。”“他掌握一种秘密，放出浓雾让任何攻击势力看不见，他还能提供符咒保护人和牛群免受狮子和豹子的伤害。”他说：“我同云彩谈话的时候，太阳可能被遮蔽。”后来，一股污雾升起，变成云彩，恰好遮住太阳。姆温都用魔法不仅可以把他父亲所拥有的财产弄到手，而且可以把死人复活。松迪亚塔的妹妹可以除掉苏马姆汝身上的魔力，使他完蛋。松迪亚塔的人还可以把苏马姆汝之子变成一匹马，“他背上坐着库雅泰人的祖先。/巴拉琴也放在他身上。/库雅泰人的祖先弹起巴拉琴”。

五、历史的叙事方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批评家钦提奥(1504—1573)说过：“……正如历史叙述从头说起，描绘一个人的一生事迹的作品也应该从他的第一件辉煌的事迹叙起……维吉尔对埃涅阿斯，荷马对于《伊利亚特》中的阿基琉斯和《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都不曾这样做……这两位诗人所要做的是用单一情节为纲的

诗，而不是遵照历史方式叙述的诗。”① 非洲史诗则采用了历史方式的叙事方法。有的史诗人物从童年就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事迹，有的在娘胎里就干出惊天骇俗的事情，所以他们的事迹就要从童年或在娘胎里时叙起，一直写到死（如《姆比盖的传说》、《李昂戈史诗》、《哈吉·奥马尔史诗》、《恰卡大帝：祖鲁史诗》等），或者写到伟大事业的完成（如《松迪亚塔史诗》、《奥兹迪》、《姆温都史诗》等）。具体地说，这也是一种传记方法。至于以历史事件为素材的史诗，如《哈姆齐牙史诗》、《德国人对斯瓦希里海岸的征服》、《马及马及起义史诗》和《为自由而战的史诗》，在描写人物与事件时则采用编年体方法，以事件的始末为起止。实质上，这也是一种历史方式的叙事方法。历史求真，文学求美。诗人在用虚构摹仿辉煌的事迹时，夹叙夹议，多加穿插，甚至引申哲理，使内容更丰富、更生动，因而听者或读者从中获得的快感更多、教益更多！

六、紧贴时代脉搏，把握社会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由野蛮社会转入文明是“从铁器的冶炼开始的”。② 铁器的使用，使人类生产和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非洲社会由部落向氏族发展，已经是文明的早期。人民渴望战胜施虐于人类的各种势力，渴望改善生活和确保安全，也渴望和谐与秩序，渴望有个贤明的部落领袖。尼日利亚伊卓族史诗《奥兹迪》、东非乌冈巴拉人史诗《姆比盖的传说》和刚

① 钦提奥著，朱光潜译：《论传奇体叙事诗》，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1979年版，第184—185页。《伊利亚特》把十年的战争集中在最后五十一天，《奥德赛》把十年历险故事压缩在四十天。《埃涅阿斯记》叙述希腊联军攻陷伊利昂城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率众来到意大利，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种种经历。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页。

果史诗《姆温都史诗》都紧贴这个时代的脉搏，把握住社会现实。时至13世纪，西非已进入了氏族形成和建立国家的时代，东非出现僧祇七城邦。《松迪亚塔》则反映了马里帝国在西非的崛起；《李昂戈·富莫的传说》则反映了僧祇七城邦时代，成为斯瓦希里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史诗。后来，葡萄牙人入侵东非，受到伊斯兰教深刻影响的斯瓦希里人则借用阿拉伯题材，创作了《哈姆齐牙史诗》、《赫列卡利史诗》和《英基沙非》等三部宗教史诗，旨在教育东非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异族侵略。19世纪80年代英国和德国把东非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人民掀起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斯瓦希里语作家紧贴时代的脉搏，写出《德国人对斯瓦希里海岸的征服》、《马及马及起义史诗》两部史诗，揭露和抨击殖民地统治、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在西非，由于伊斯兰教的扩散，出现“圣战”，《哈吉·奥马尔史诗》做出了反应。在19世纪的南非，出现了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恰卡，他顺应历史的发展，创建祖鲁帝国。《恰卡大帝：祖鲁史诗》则歌颂了一代伟人恰卡。M.库尼尼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这部史诗的时候，正是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最激烈的年代，客观上也起到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作用。夏巴尼·罗伯特的不朽诗篇《为自由而战的史诗》写的就是1939—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庸置疑，史诗也紧贴时代脉搏，把握社会现实。

非洲史诗的现代意义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非洲进入了现代时期。作

为古老的口头文学样式，史诗的现代意义何在？

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继续起教育与娱乐作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许多非洲史诗被整理加工成书，但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还是讲故事的专家们的说唱表演，而不在阅读。《奥兹迪》每隔几年演唱一次，整个社区公众参与其中，载歌载舞，模拟史诗中提到的祖先英雄的生活，学习英雄的优秀品质，庆贺好运。历时数天，其热闹情景可想而知。《姆温都史诗》，为了人民或者造访者的娱乐，经社区领袖提议，即可说唱表演。一般只演出其中的片断。1954年，应研究者的要求，该史诗全部演出，历时十二天。后者尤其强调宽容和传统社会中人民相互依存，更起到增强社区人民凝聚力的作用。①

二、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主题和素材。尼日利亚著名作家约翰·佩珀·克拉克（1935— ）不但花了十五年工夫记录整理出版《奥兹迪史诗》，而且写出剧本《奥兹迪》。这个剧本是“以伊卓族英雄传说为基础的当代政治剧，它把歌曲、演说和舞蹈的礼仪成分糅进剧中，这个剧同时关注两个方面：既有礼仪复生、继承的必要和伦理道德的发展，又有对腐败官吏和某个非洲国家政变频繁的描写”。② 几内亚著名作家卡马拉·莱伊（1928—1980）在1978年出版《语言的卫士》，“虽然大家认为它是根据现存编年史料复述古代帝王松迪亚塔·凯塔童年故事和登基执政的故事，但就某种意义来说，这部著作是对卡马拉一直魂牵梦绕的基本关注事物的扩充，因为强调的重点

① Oyeban Onomoyela: *Africa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1979), pp.6—8.

② 伦纳德·S. 克莱因主编，李永彩译：《20世纪非洲文学》，1991年版，第170页。

是松迪亚塔的漫长而又痛苦的流亡生活。贯彻卡马拉全部文学作品的两个主要主题就是流亡和探索完成大任的主题”①。至于以史诗英雄恰卡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那就更多了，第一部作品是莱索托作家托马斯·莫福洛(1875—1948)的长篇小说《恰卡》(写于1910年，发表于1925年，英文版1931年，新英文版1981年)，把祖鲁族的伟大征服者的生活作为一种悲剧性的史诗记述。被比利时学者艾伯特·S. 杰拉德称为“非洲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恰卡》的发表则标志现代莱索托现代文学的开始。② 此外，还有南非作家约翰·杜贝(1871—1946)写的第一部祖鲁语长篇小说《恰卡》(1936)、萨缪尔·乔纳斯·巴娄伊(1918—1980)写的第一个聪加语剧本《恰卡》(1960)、马里作家塞都·巴迪安(1928—)写的剧本《恰卡之死》(1961)、几内亚作家古布里尔·塔姆希尔·尼亚奈(1920—)写的剧本《恰卡》(1971)，几内亚作家康代托·尼尼卡里—卡马拉(1971—)的剧本《阿马祖鲁》写的也是19世纪时祖鲁大王恰卡。

三、史诗为历史编写提供史料。《松迪亚塔史诗》以马里帝国开创者松迪亚塔的经历为题材，歌颂了他一生的英雄业绩。通过分析、鉴定、考古发掘及其他口头传说相印证，当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史诗反映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是真实的。《松迪亚塔史诗》成为当代史学家编写13世纪20—30年代马里帝国历史的主要依据。史学家经

① 伦纳德·S. 克莱因主编，李永彩译：《20世纪非洲文学》，1991年版，第96—97页。

② 同上，第112页。

过筛选取舍，将该史诗的主要内容，写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非洲通史》和英国著名学者编写的《剑桥非洲史》等权威性的历史著作中。① 其他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史诗，自然也成为相关历史编写的依据。这是因为“事实上，在没有文字，但有着一种组织更严密的社会里，民间艺人以及另外一些正式掌握家谱和传说的人们，就相当于我们古代的编年史家，只须从他们口中去搜集传说就可以获得资料”。②

四、英雄体现民族精神，影响深远。俄国作家别林斯基说：“长篇史诗的人物应该是民族精神的充分代表，但主人公主要应该以自己的个性表现民族力量的充沛，民族的根本精神的全部诗意。”③ 非洲史诗的英雄的确以各自的品格表现出民族力量，充分代表民族精神。代表正义和善良的松迪亚塔受到迫害，迁就忍让，终于由弱变强，所率正义之师终能以弱胜强，从而显扬不畏强暴、正义必胜的民族精神。英雄的伟大成就反映了非洲黑人所具有的建国和治国的伟大力量。姆温都遭遇不平，愤然反抗，叱咤四方，所向披靡，但是他在杀死对手后又把他们复活，建立和平与秩序，从而表现了人类相互依存、反对恃强凌弱的民族精神。萨摩里·杜尔也是史诗英雄，本是平民，由于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政治和外交的才能，使乌阿苏鲁王国成为西非 19 世纪时最强大的国家。萨摩里·杜尔坚决抗法，曾在军前杀死劝他投降的儿子，留

① 这段叙述是宁骚先生在《非洲黑人文化》第 304—305 页的说法。

② 罗贝尔·科纳万著《多哥史》(1974 中文版)第 6—7 页，即引自贝尔·德尚为该书所写序言。

③ 别林斯基：《诗的分类》，见《古典文艺译丛》(三)，1962 年版。

下大义灭亲的美谈。他还成功地运用英、法殖民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巧妙地应用坚壁清野的战略，在西非海岸的崇山峻岭中同法国殖民远征军进行了持续十七年的浴血战斗，直至1898年9月29日在最后一次战役中被俘。他留下的“与其活着受凌辱，不如死了更好”的豪言壮语，迄今仍为国人所传诵。1900年，他在流放中结束了光辉的一生。“萨摩里·杜尔的血没有白流，他那种刚毅勇敢、足智多谋、大义灭亲和坚持抗击侵略的品格传给了他的国人、传给了他的曾外孙塞古·杜尔。”“正是在英雄萨摩里·杜尔领导的王国崩溃60周年的前一天，塞古·杜尔领导人民否决了戴高乐的殖民‘宪法’，摆脱法国殖民控制，实现了民族独立。”恰卡是19世纪非洲历史人物，也是史诗英雄，他曾领导的祖鲁族军队是南非班图人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武力，后来被丁刚和开芝瓦约继承，回击西方殖民主义，表现出勇敢顽强的精神，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英国首相狄斯累利不得不承认：“祖鲁人是一个非凡的民族，它打败了我们的将领，感化了我们的主教，并结束了欧洲一个伟大王朝的命运。”所谓主教是指纳塔尔主教柯伦索，因为他同情祖鲁人而谴责英国人和布尔人；所谓“伟大王朝”是指拿破仑王朝，因为拿破仑三世的独生子路易，当时在英军服役，在这次战争中被击毙。可是他没说这次战争几乎使他的内阁垮台。恰卡那种英勇善战、坚强如铁的品格体现了民族精神，化成了巨大的生命力。“在南非的（欧洲）移民不能像在北美洲那样，把土著居民从他们的道路上扫去。的确，对土著生活的每一次打击都会使白人社会遭到同样的回击。这就是南非历史中的最深刻的

真相。”① 因此恰卡受到尊崇，被当作反殖民主义的旗帜、民族解放的旗帜。

五、史诗雄辩地证明非洲文化源远流长。西方殖民主义者即使承认非洲人用欧洲语言写出了文学作品，也不承认非洲语言写作的文学，更不承认极其丰富的非洲口头文学，虽然后者是非洲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先生甚至断言：非洲黑人“既不能进步，也不能教育，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中”。② 早在13世纪，非洲人就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具有非洲特色的史诗，后来发扬光大这种史诗传统。及至20世纪，用自己的语言整理加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成书，显示了高超的文学水平，令世人惊诧和赞叹。事实证明，非洲人具有非凡的想像力和伟大的创造力，既能创造，又能吸收外来文化。正像用电脑写作的作品决不意味着比用笔和纸写作的作品高明一样，口头创作和流传的作品也不比用文字符号写的作品逊色！用非洲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与用欧洲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同样可以是上乘之作。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西翁奥既用英语创作，又用吉库尤语创作，写出了举世公认的好作品。南非作家M.库尼尼用祖鲁语创作，又亲自译成英文，《恰卡大帝：祖鲁史诗》被公认为伟大的杰作。由于非洲学者和西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在20世纪，许多非洲史诗被整理、翻译成英文或法文等欧洲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更加证明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说得对：“非洲人民并不是从欧洲人那里

① 基尔特：《南非史》，1950年英文版，第24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1937年中文版，第151—166页，译文有改动。

第一次听说有‘文化’这种东西的，非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思想的，它经常具有一种深奥的、价值丰富而又优美的哲学。”①

过去，我国读者对非洲文学与文化了解甚少，甚至受到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误导。这是因为历史原因和语言障碍，再就是我国从事研究或介绍非洲文学和文化的工作做得不够。法国作家伏尔泰说得好：“如果我们要透彻地理解艺术，首先必须了解艺术在不同国家里发展的方式。”“毫无疑问，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考察一下产生于互不联系的各个时代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史诗，这不仅能得到很多乐趣，而且也会得到很大的好处。”研究非洲史诗，更能了解非洲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研究非洲史诗，更能了解民族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

① 英文《尼日利亚杂志》1964 年 6 月号。

松 迪 亚 塔

（古马里史诗）

一　麦　加

皇家的祖先是忠实的仆人江•毕拉里[1]，
他为真主的使者[2] 效劳七年，
不断地往返于麦加和麦地那之间。
那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当时不曾有货币金粉，
那里最早的居民把贝壳[3] 当成金钱。

当时，忠实的仆人江•毕拉里处境凄惨。
他在异教徒手下
目睹了各种各样的苦难。
就在异教徒掌握他的日子里，
一旦夜幕降下，他总要祈祷，
躲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
费提里[4] 时刻到了，

① 江•毕拉里：江，是宗教头衔，相当于“真主的仆人”；毕拉里，即阿拉伯语中的毕拉里•本•拉巴比。据史料记载，他先是不信教者乌马亚•本•卡拉夫的奴隶，在战斗中将后者杀死，又做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岳父、最早信奉伊斯兰教者之一的阿布•巴克尔的奴隶。非洲穆斯林声称他们与他有亲戚关系。毕拉里的坟墓迄今仍在大马士革。

② 真主的使者：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普通称号。

③ 贝壳：在古代西非用作货币。

④ 伊斯兰教一天做五次祈祷，费提里以及下文的拉卡西拉和萨福即是其中三次祈祷的名称。

他躲藏起来，进行祈祷。
拉卡西拉时刻到了，
他躲藏起来，进行祈祷。
萨福时刻到了，
他躲藏起来，进行祈祷。
如果你看见有人弯身坐在某人住处前面，
那人就是搬弄是非的家伙。
……
……
……
……
……
……
抓住他的两条腿猛拖！
对着你村庄呼喊："坚持团结！"
呼喊，"坚持团结！"
福法纳族的祖先布巴克里•萨迪克①
发现忠实的仆人江•毕拉里正在地上祈祷，
跑到真主的使者那里禀告。
他说："啊，真主的使者，
你的一个仆人正在地上祈祷。
他呼喊：'坚持团结。'
他是说只有一个真主！"

① 布巴克里•萨迪克：据认为是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三四个人之一，即阿拉伯语中的阿布•巴克尔。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岳父，也是先知死后第一个正统的哈里发。曼迪人福法纳族声称是这位虔诚信徒的后裔。

真主的使者来赎买忠实的仆人江•毕拉里，
交付一定的金粉，
让他摆脱异教徒的控制，
让他到自己手下服务。
他一直为真主的使者效劳长达七个年头。
他成了商人，往返于麦加和麦地那之间。
无论何时他弄到贝壳，
他就把那些贝壳送到麦加的市场，
然后从那里返回。
他在麦地那弄到贝壳，
也总是把贝壳送到麦加的市场。
然后他回到麦地那。
真主的使者的叔伯来自麦地那。

这个忠实的仆人江•毕拉里
生了马马杜•卡努。
这个马马杜•卡努
生了三个新朋[1]：
卡努•新朋，
卡努•尼欧贡•新朋
和拉瓦里•新朋——
曼迪[2] 人民称他是
新朋•巴塔•尼亚盖塔。

① 新朋："新朋"的本意是"猎人的口哨"，也是一种荣誉称号，用来称呼优秀的猎人。

② 曼迪(Manden，Mande，Madin，Manding)，原是一个王国，是今日马里和几内亚的一部分。最早见于北非的阿拉伯人的记录。——原注。

他生了国王贝里孔。
国王贝里孔
生了国王贝里巴孔。
国王贝里巴孔
生了国王贝瑞穆。
国王贝瑞穆
生了国王贝瑞穆•达纳。
国王贝瑞穆•达纳
生了科马甘，美男子法塔•马甘。
美男子法塔•马甘，
他的儿子就是马甘•松迪亚塔①，
他生了曼迪•布卡里②，
他生了苏古龙•库龙坎③，
他生了吉辛④ 人的祖先丹卡朗•图曼国王。

① 马甘•松迪亚塔：马甘是松迪亚塔的美称，意为“大师”。根据马里穆斯林的习惯，长子有时用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命名。松迪亚塔也被称为马马杜•孔纳塔。马马杜是“穆罕默德”的曼迪发音。松，是松迪亚塔母亲名字的缩写。有人把 sun（松）看成 sunn（窃贼），亚塔的含义是“狮子”。

② 曼迪•布卡里：松迪亚塔的同胞弟弟。

③ 苏古龙•库龙坎：松迪亚塔的同胞妹妹。

④ 吉辛：几内亚西南部一城市。

二　桑卡朗

桑卡朗[1] 的人民出来了，
在曼迪的桑卡朗开会商量。

孔德族[2] 人开会商量。
他们来到一个虔诚的信徒面前，
让他为他们占卜测算。
他说要在杜做一次皇家出生的祭祀。
他说祭祀之后，他们会成为大王。
他们将统治杜的整个领土。

当他们来做皇家出生的祭祀的时候，
……
他说要弄到一只公山羊。
他们宰杀这只公山羊之后，
他们要挖出一个坑，
把一些柴火棒插到那里，
他们在那里熏烤这只公山羊，

① 桑卡朗：几内亚的一条河名，据说流经古代的杜，在史诗中二者交互出现，实指同一地区。

② 孔德族：松迪亚塔的母亲的氏族名。

在坑旁边吃掉公山羊，
这件事他们不可对外讲。
也不能同他人分享，
除非他们也是同族人。

他们是亚拉族。
格里奥特① 们这样唱道：
啊，杜的马甘•亚塔•孔德②。
那些转身的人，法—坎德。③
那些转圈的人，法—坎德。
库—建•法—坎德。
库—建•马孔昂•法—坎德，弑亲的猎手。
我的父老啊，一支没有孔德人的军队
只是一群乌合的猎手！

人民的首领。
亚拉族，
把他们的统治者称作人民的首领。
他们都在杜安家落户。
他们在做皇家出生祭祀的时候，
他们杀掉的，
正是一只公山羊，
他们熏烤公山羊的肉。

① 格里奥特：是古代黑非洲国家宫廷里一种官职，相当于国王、首领的御用顾问、史官和传话人。他们精通文学、音乐，由于当时没有文字，各代历史都是他们口头传教的。殖民者入侵后，他们大多沦为街头说唱艺人。

② 亚塔族：氏族名，等同于孔德（康尼、孔塔）。

③ 法—坎德：天生的继承人。

然后，他们坐下熏烤，
他们的姐姐，
这正是我所想的，
他们的姐姐就是杜•卡米萨[1]。
这个杜•卡米萨
亲自抚养了人民的首领。
就在他出生的那天，
她割下脐带，
把它扔进葫芦瓢，
说道："一件明天有用的东西！"
她用刀割下脐带，
把它扔进葫芦瓢，
说道："一件明天有用的东西！"
他的胎毛[2]，
……
她把它扔进葫芦瓢，
说道："一件明天有用的东西！"
她用稻草灰涂抹脐带，
又把它扔进葫芦瓢，
说道："一件明天有用的东西！"
她用刀割下脐带，
把它扔进葫芦瓢，
说道："一件明天有用的东西！"

① 杜•卡米萨：即杜的卡米萨，后来变成水牛女人，据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巫。松迪亚塔从她身上继承了神秘的力量。他的妹妹将继承这种神秘的力量。

② 照伊斯兰教习俗，小孩第八天要举行命名仪式，剃去胎毛。

有个很接近杜•卡米萨的老太婆。
她来到要塞门前站着，
倾听着孔德族的讨论。
[她跑去告诉首领……]
她跑去告诉杜•卡米萨，
说道："啊，杜•卡米萨，
我亲眼看到
你的后生们做出身高贵的祭祀，
他们把你排除，
或许你不是出身高贵！
他们做出身高贵的祭祀，
把你排除！
我亲眼看到，
所有这些人是你抚育长大，
他们今天毫不感激！
小人们今天毫不感激！
今天的小人们都是寄生虫！
他们来到你背后吞食供品！"

杜•卡米萨惊叫起来，
她说："就这样吧。"
喏，还是很久以前，
在马宁凯[1] 人的国土上，
在举行节日庆祝的时候，
三脚鼓击打着开弓射箭的音乐。
当三脚鼓击打开弓射箭的音乐的时候，

① 马宁凯：松迪亚塔所属种族集团名。

杜所有的有能耐的人都要来
表演开弓射箭的音乐。
他们表演完毕，人们风流云散。
曼迪人的一切宗教仪式
都在开弓射箭的音乐声中完成。
纳瑞·马甘·孔纳塔[1] 对他们说……

当星期四夜晚到来，
他们给杜的人们送去口信，
说他们将举行弯弓射箭音乐会。
[人民首领……]
夜幕降临，杜·卡米萨到达。
她带来人民的首领的胎毛。
胎毛就在葫芦瓢里面，
她来的时候，手里拿着葫芦瓢。
她发现他们十分高兴。
人民的首领走过来
欢迎这位年长的妇人。
他说："啊，我年长的老奶奶，
你就是我的母亲。
你就是我的父亲。
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父亲。
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母亲。
你就是我的大姐姐。
我是你养大成人
我们来做皇家出生的祭祀。

① 纳瑞·马甘·孔纳塔：松迪亚塔的另一名字。

这就是这次宗教仪式的用意。
我们来，把公山羊交给你，
把它交给你，你单独把它吃掉。”
她对他说，
她说：“别管我了！
今天人们都毫不感激！
你这个坏孩子，
放过我吧。
我过来是为了你。
我把你的胎毛剃掉，
把它放进葫芦瓢，
说：‘那是一件明天有用的东西！’
割断你的脐带的大刀，
它就在这里。
我就这样亲眼看见
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先拥有的东西，
我取下放进葫芦瓢，
说：‘那是明天有用的东西！’
今天人们毫不感激！”

她走过来
取出他的胎毛，
出示给他看。
割断他的脐带的大刀，
她也出示给他看。
还有稻草灰，
放进他脐带里的灰，
她也出示给他看。

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先拥有的东西
她都拿来向人民的首领出示。
“今天人民毫不感激!”
人民的首领，
他来到杜•卡米萨跟前，
狠狠地抓住她的脚，
往地上拖，
再把她扔出去，
割下她的乳房①。
他说:“呆在这里吧。你没生过孩子!”
“我要对你说，”他说，“你过去是我的妈。
我要对你说你过去是我的爹，
我要对你说你过去是我的老大姐。
你倾听别人的意见，
不理睬我的忠告。
今天人民毫不感激了!”

这时候杜•卡米萨
来个变身法，
变成曼迪国的一条水牛。
九年里，
没有一个人离开曼迪到麦马②，
没有一个人离开麦马来到曼迪人的国家。

① 乳房表示妇女的主要社会活动，象征她同社会集团的联系。

② 麦马:古代地名，松迪亚塔后来在这里避难。有人说它是今日毛里塔尼亚的一个村子，有人否认。如果存在的话，很可能在莫普提（Mopti）和杰内（Djnné）附近地区。

如果有人胆敢做，她就抓住、吃掉他。
瓦加杜古[1]
和麦马的情况就不一样。
人民总是离开曼迪人，
到麦马的市场，
然后回到曼迪人的国家。
水牛自我变形，
吃掉曼迪人的稻田，
吃掉曼迪人的花生地，
吃掉曼迪人的谷子地。
那儿的檀巴树[2]，
她把檀巴树的果子撞掉，
在曼迪人的国家他们再也找不到檀巴树。
她还把曼迪国的所有灌木吃光。
因为真主的意愿和这头水牛，
曼迪国的人民穷困不堪。
当他们起来反抗，
他们派出猎人
向这头水牛进攻。
“无论谁杀死这头水牛，”
人民的首领宣布，
“我们愿意把一部分土地
给予杀死这头水牛的人，

① 瓦加杜古：意即“瓦加的土地”，在阿拉伯纪年史中称为加纳。在9世纪和10世纪，加纳帝国在索宁凯人统治下达到鼎盛时期。这里提到的瓦加杜古，很可能在今日的毛里塔尼亚，不要同今日布基纳法索首都混淆。

② 檀巴树：一种果树，果子外面呈棕色，里面是绿色。

我愿意留在另一部分土地上。”
无论什么时候三个猎人出发，
说他们向这头水牛进军，
她总是杀掉他们中的一对，
一个猎人回来诉说他们毙命的消息。
除了几个例外，
曼迪国的猎人全都死光。
因为这个老妇人，
杜的人民个个人心惶惶。

杜•卡米萨，
无论什么时候有人向她射击。
子弹总是从她身边落下。
杜•卡米萨，
要是有人捉刀戳她，
大刀总要打弯。
杜•卡米萨，
要是有人拿起手斧
去劈卡米萨，
手斧总是刺不着她的皮，
惟一可以刺她的东西，
除非那是纺锤尖尖[1]，
她自己的纺锤尖尖，
为之祈祷的纺锤。
除非它是这个纺锤。

① 纺锤尖尖：指纺锤轴，木制工具，用于纺线，在当地用作一种神秘武器，刺进水牛致伤，因为金属武器不能伤害她。

这个康尼妇女走过来，
她自我变形，
她变成曼迪国的一头水牛。
曼迪的人民变得穷困不堪，
从桑卡朗到杜，
到曼迪国的一路上，
曼迪的人民受尽苦难。
不幸一直把曼迪的人民羁绊。
于是，人民的……
人民的首领走过来，
把所有的曼迪人集合起来，
他们给特拉沃雷族送去口信，
又到曼迪·宾塔尼亚·卡马兰① 告诉
丹·曼萨·乌兰丁和丹·曼萨·乌兰巴，
请他们过来，
帮助他们在杜的斗争，
说，水牛正在蹂躏人民。
口信送到特拉沃雷族，
特拉沃雷人来了，
他们首先来到他们的虔诚的信徒跟前，
虔诚的信徒就是西塞族的祖先。
他对他们说，
他说："啊，特拉沃雷人！"
他说："当你们过来，
你们要在十字路口过夜，

① 曼迪·宾塔尼亚·卡马兰，指曼迪国中心地带，部分在今日马里，部分在今日几内亚。马里著名的卡巴（Kaaba）则是中心地带的中心。

有个吉因神[1] 住在那里，
他有个膜拜物，
膜拜物的名字叫廷提约•马甘，
他向这位膜拜物献祭。
不要杀害吉因神！
不要杀害吉因神。
吉因神必定为你们念符咒。
[去，到曼迪那儿去，]
到杜那儿去。
当你到达杜的大门，
你会看见一个年长的妇人。
她头上顶着一捆柴火。
你必须想办法
从她头上取下这捆柴火。
就是她变形，
变成曼迪国的一头水牛，
吃掉曼迪人的稻米地。”

他说：“当你到了吉因神那里，
不要对他做任何事情！
丹•曼萨•乌兰丁是勇敢的。
丹•曼萨•乌兰巴，
他是一个人
一个给以抚慰的人。

① 吉因神：伊斯兰教神学中的精怪，人类肉眼看不见。有的与人友善，有的与人为敌，甚至与人类同居产生了像法—科里这样的超级英雄。人们通过物神（膜拜物）向吉因神寻求忠告和指导。

他有一颗穆斯林的心。
丹•曼萨•乌兰丁是勇敢的。
他们来发现吉因神就在那里。
接着吉因神唱起来：
啊，马甘，败鳞般的金脑袋。
廷提约•马甘。
啊，马甘，败鳞般的银脑袋。
廷提约•马甘。
当黄金流出的时候，
你必须为商人们寻求更多。
当白银流出的时候，
你必须为商人寻求更多。
当黄金流出的时候，
你必须同一个商人共同进餐。
当白银流出的时候，
你必须同一个商人交朋友。
……
……
卡拉—珠拉•桑戈依•马穆纳凯[1]！”

丹•曼萨•乌兰丁，
他喊叫，
他说：“啊，我的哥哥，
让我们杀死这个吉因神吧！”
“啊，我的弟弟，

① 卡拉—珠拉•桑戈依•马穆纳凯：传说中的格里奥特，凯塔附近的人相信是他首先创作了松迪亚塔史诗。实际上，有些格里奥特把他描写成松迪亚塔打猎的伙伴。

记住对我们宣布过的话，
让你自己冷静下来吧！
咱们不要杀害这个吉因神，
吉因神必定为我们念符咒[1]，
因为我们必须到杜去。”
他们来询问吉因神，
吉因神对他们这样说，
他说：
“啊，特拉沃雷人，
向前走，
可是当你们去的时候，
在你们去之前，
你们必须想方设法
找到一只黑色的猫，
把它带在身边。
当你们去的时候，
你们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什么事也不会在你们周围发生，
什么事也不会在你身后发生，
什么事也不会在你们面前发生。
可是当你们去的时候，
你们会注意到一个年老的妇人，
你们必须想方设法
把她头上顶的柴火取下来。
当你们去的时候，
你们必须同贝雷塔族的祖先，

① 念符咒：目的在于取得神秘的力量。这是完成一种困难的任务所必须做的事。

同兰苏马•贝雷塔暂时住在一起。
你们必须暂时住在他的宾馆。
当他把客用米饭给予你们的时候，
你们必须把米饭分盛在两个容器里，
把切下的三片肉放在里面。
对着它向真主祈祷，
到杜的西方去，
把它交给杜•卡米萨。
就是她来个变身法，
变成这头水牛。
当你们取悦她的时候，
当你们这样取悦她的时候，
她将把她的生命给你。
不然，没有什么长矛可以把她刺穿，
没有什么大刀可以把她刺穿，
没有什么子弹可以穿进她的皮，
除非某种纺锤尖尖。
什么也不会使这事发生，
除非真主的意志和慷慨让它出现。”

特拉沃雷人走过去，
他们去，发现杜•卡米萨
头上顶着一捆柴火。
丹•曼萨•乌兰巴宣布，
他说：“啊，我的老奶奶，
把你头上的柴火交给我吧。
你是我的长辈，
你年纪老迈。

把你的柴火交给我吧，
我们可以帮助你运送。”
她对他们说：
“你们是爱管闲事的孩子。
放过我吧，
今天的人们爱管闲事。
这捆柴火累不垮我！
虽然我是上了年纪的人！
可我强壮得像小孩子一样！
放过我吧，
今天的人们爱管闲事！”

丹•曼萨•乌兰巴宣布，
他说：“我的妈妈，
要是你明白，
我们对你说这个，
在我们家里有个像你一样的老人。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见到上了年纪的人，
我们都尊敬她。
我们尊敬你。
把这捆柴火交出来吧。”
杜•卡米萨就是不让步。
丹•曼萨•乌兰丁就是犟，
他把柴火从她头上取下来，
顶在自己的头上，
站在他们前面，
杜•卡米萨又站在他们前面。
他们往杜的西部走去。

说来凑巧，杜•卡米萨造了她的陋舍。
她不走访任何人，
任何人也不对她走访。

他们来到杜•卡米萨的茅舍旁边，
把那捆柴火放在茅舍门前。
他们返回。
他们走到兰苏马•贝雷塔家的宾馆。
他们解释说明
为什么离开曼迪•宾塔尼亚•卡马兰，
他们来帮助杜的人民，
同杜的水牛进行斗争。
兰苏马说，
他说："这对我来说再适合不过。
让咱们去向人民的首领解释说明。"

[他们去向人民的首领解释说明。]
[他说："他们……]
[他们来到兰苏马•贝雷塔的住处……"]
当他们来同兰苏马•贝雷塔暂住一起，
他们煮一锅米饭。
分放在两只碗里，
特拉沃雷人
他们端去一碗米，
又把三个肉片放进碗里，
对着碗向真主祈祷，
又把它送给那个年老的妇人。
一个说："啊，老奶奶，

这个夜晚我们受到体面的安置，
我们来，把一些肉给你，
你是我们的长辈。”

她说：“哎呀！”
她说：“啊，孩子们，
你们真是讨我喜欢！
你们从哪儿来？”
“我们打曼迪·宾塔尼亚·卡马兰来。”
她说：“啊，孩子们，
你们到这里寻找什么呀？”
“因为杜里出现的一场斗争，
我们过来。
一头变形的水牛来到这里，
水牛耗掉了曼迪人的稻田，
耗掉了花生地，
又耗掉曼迪国这里的灌木丛。
　　为了同水牛斗争我们来的。”
她说：“啊，孩子们，
青年真的不畏艰辛！
喏，这个自身变形的东西，
变成水牛，
你们认得出来吗？”
一个说：“我们认不出来。”
“唉，就是我自己变形，
变成曼迪国这里的水牛。
没有人能够把我击败！
可你们都是善良的青年。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予你们。
我愿意把生命托付你们。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可是我不会白白地把它给予你们。
直到这个世界终结，直到这个国家完蛋，
一个特拉沃雷人的勇士，
永远不能娶孔德族的姑娘为妻。”
除了现代的时候，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
一个特拉沃雷勇士从来不娶孔德族姑娘。
接着他们拉起小指头[1]，
他们以此赌咒发誓。
两个特拉沃雷青年说道：“我们答应。”
杜•卡米萨
向丹•曼萨•乌兰丁走来，
向丹•曼萨•乌兰巴走来，
她给他们两个鸡蛋，
她给他们一根小棍，
她给他们一捆柴火，
她给他们一个纺锤和一个绕线杆。
她说：“当黎明到来的时候，
你们必须到杜的西部去。
小溪的岸上有一棵树，
八点的时候到了，
我就出来。
你们必须从这里来，
我愿意从小溪的岸边喝水。

① 拉起小指头：这是发誓的传统姿势，在西非很普遍。

当我喝溪流里面的水时，
你们必须弄到一支来福枪……
弄到纺锤轴，
对我射击。
来福枪的子弹刺不进我！
然而，如果你不这么做，
如果你用来福枪，
用来福枪射击我，
当我发现你们的时候，
我就杀死你们！”
两个特拉沃雷人齐声说：“就这样吧。”
众鼓齐鸣：“瓦吉比里—瓦吉巴汝，
我这面鼓，谁在需要我？”
特拉沃雷人离开了。
他们来坐在树下，
眼睛紧紧盯着初升的太阳。
八点钟到了，
水牛离开她的茅舍，
传来她走出来的声音：
“哼哼哼！
吃别人孩子的女巫。
我要是在白天发现谁，
我就把他生吃了！
要是在夜间发现谁，
我就把他生吃了！
我要是在傍晚发现谁，
我就把他生吃了！
曼迪人的稻田我决不放过，

曼迪人的花生我决不放过，
直到曼迪的人知道我是认真的
吃别人孩子的女巫。”

她头上有两只角，
一只是金角，
另一只是银角，
两只都是知识的角。
它们长在水牛身上，
她的耳朵是这样，
她的蹄子是这样，
她的根根尾毛，
有的是金针，有的是银针。
水牛走向前，
低头对着溪流的水，
她猛地喝水：咕嘟，咕嘟，咕嘟。
丹•曼萨•乌兰丁勇敢，
他说：“啊，我的哥哥，
让我们用来福枪射击她，
射击这个硕大的猛兽，
没有人会同意
用纺锤轴
去射击她！”
对方说道：“我的弟弟，
你不听别人的忠告？”
弟弟说道：“我的哥哥，
你太怯懦。”
丹•曼萨•乌兰丁拿起来福枪，

瞄准水牛，
对水牛射击。
几颗子弹落在水牛前面，
几颗子弹没有触动水牛。
水牛摇动着脑袋，
她说："让体格虚弱的人
跟躯干晃动的大树一起倒地吧！"
她走过来，把树干折成两半，
特拉沃雷兄弟和大树迅即倒在地上。
她追逐特拉沃雷兄弟，
她追逐特拉沃雷兄弟，
她追逐特拉沃雷兄弟，
她追逐特拉沃雷兄弟，
就在要抓住丹•曼萨•乌兰丁的时候，
丹•曼萨•乌兰巴
让一只鸡蛋落到地上，
鸡蛋随即变成一片荒原。
吉里纳的卡米索科[1] 人的祖先
荒原的救世大王
早已在荒原中间安家，
他说他什么人也不害怕。

荒原……
这个孔德族女人过来了，
她把荒原一舔而光。

① 卡米索科：铁匠种姓的氏族名。吉里纳，巴马科西南约五十公里的村子，靠近尼日尔河。

在她穿过荒原的时候，
她越过了特拉沃雷兄弟。
她又回头追逐特拉沃雷兄弟，
就在要抓住丹•曼萨•乌兰巴的时候
丹•曼萨•乌兰丁让另一只鸡蛋落在地上。
鸡蛋迅即变成一片湖水。
因此，格里奥特歌唱它：
　　跳进大湖的！
　　了不起的喝湖水的。
　　转动的，法—坎德，
　　转身的，法—坎德，
　　有远见的，法—坎德，
　　寻求梦幻的，法—坎德，
　　杀害亲人的猎人！
孔德族妇人走过来了，
她喝湖水，
咕嘟咕嘟地把湖水喝个精光。

特拉沃雷兄弟走上前来，
他们放下手杖，
手杖变成灌木丛，
乌库兰树[1] 灌木丛。
巴马纳•达法兰塔在那儿镇定自若，
说他什么人也不害怕。
特拉沃雷兄弟走上前来，
拿起柴捆，

① 乌库兰树：一种树名，叶子可配制香辣的酱油。

放到蚁山[1] 上，
弟弟把脚往上面一放，
他就变成猎人的影子。
他手里抓住柴捆，
柴捆也变成猎人的影子。
水牛走向前来，
她让眼睛来回转动。
她让眼睛来回转动，
可眼睛谁也没有看到，
只有影子挡在她和特拉沃雷兄弟之间。
她的眼睛什么人也没有看到。
丹•曼萨•乌兰丁说话，
他说："啊，我的兄长。"
他说："正像你亲自看到的那样，
　　当初我们拿起来福枪，
　　可是子弹没有射中她。
　　于是我念符咒，我错了。"
他说："这一次，
来福枪射击将会把她击中。"
哥哥说："唉，
我的弟弟，
那些向你宣布的话，
那个人说过的话你记不起来了？"
弟弟说："啊，别管我了。
你是胆小怕事的人。"
他又对水牛开枪射击。

① 蚁山：是土丘，热带蚂蚁掘土造成，很坚牢，不怕雨淋。

他与水牛之间的阴影随之消散。
水牛又把他们追赶。
丹•曼萨•乌兰巴
很快地爬到树上。
丹•曼萨•乌兰丁
藏到红色的蚁山中，
转过身来，
两只眼睛盯着蚁山的入口，
手中握着弓和箭筒。
水牛走过来，
眼光投向蚁山，
来来回回地打量，
连个人影儿她也没有看见。
丹•曼萨•乌兰丁，
手里握着弓和箭筒。
紧紧抓住水牛胸下的皮。
水牛的胸部就是耷拉在那里的皮。
他狠狠击打水牛胸下，
她随即倒下，她说："哼！
啊，特拉沃雷人，
这会儿事情解决了，
我放弃杜。"
她呼喊起来，
她说：
"啊，特拉沃雷人，
要是你们的父亲是被红色水牛杀死，
要是她看见一座红色蚁山，
你们将会怀疑它，

要是你们的父亲是被红色水牛杀死，
要是你们看见一座红色蚁山，
你们就会怀疑它。”
这个孔德族妇人倒在地上。
他们走了过来。
丹•曼萨•乌兰丁从蚁山出来。
他说：“我的哥哥，
丹•曼萨•乌兰巴，下来吧！
我已经把水牛杀死。”
哥哥说：“哼哼哼——
我不想下去！”
弟弟说：“下来！
真的，我已经把水牛杀死！”
哥哥说：“你把水牛杀死了？”
弟弟说：“真的，我已经把水牛杀死！”
哥哥唱道：
“你是图拉•马甘！
乌兰，弟弟，长矛乌兰！
黑暗的哈吉①！
光明的哈吉②！
塔生了坎布③！
坎布生了坎布•台纽④！
那个坎布•台纽，

① ② 黑暗的哈吉和光明的哈吉：特拉沃雷族一个祖先的美名。
③ ④ 塔•坎布和坎布•台纽：特拉沃雷族祖先的名字。

他生了特拉沃雷•布拉里①！
有的成了谢里夫，
有的成了特拉沃雷！
有人说到他，
说到他是‘长着两对眼睛的人’！”

他说：“啊，我的哥哥，
你不愿意冷静下来吗？
不要为我唱赞歌。
如果你成了唱赞歌的诗人，
谁也不会拒绝你什么！”
他成了杰巴盖塔歌手的长者。
丹•曼萨•乌兰巴成了杰巴盖塔人的祖先。

他们往前走近，
把水牛的尾巴砍掉，
把她的两只角砍掉，
把她的两只耳朵砍掉，
拔出大刀，
把他们的鞋子脱掉，
放到杜的外面。
真的，古代人的习惯，
建筑休闲时使用的讲坛，
他们坐在那里交谈。

① 特拉沃雷•布拉里：特拉沃雷人的祖先，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阿里•侯赛因的后裔。阿里•侯赛因的孪生兄弟阿里•哈桑的后裔成了谢里夫的祖先，谢里夫家族至今仍在阿拉伯。但阿拉伯人谱系中无此记录。

他们把这种讲坛称为比西西，
喏，他们建筑了这个比西西，
他们有了坐下交谈的场所。
孔德人来了……
特拉沃雷人走过来了，
把水牛的尾巴放在旁边，
他们回到他们的宾馆。
他们对任何人也不说一句话，
他们回到他们的宾馆。

人民的首领……
大王，当时，每个大王从他的城镇穿过，
村长更要从中穿过。
他来了，在城里到处走动，
发现孔德妇人的尾巴狼藉。
像这样的东西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人民的首领害怕了，
他回到他的院落。
他把他院落里的人们召集起来，
他家里的人们集合起来。
他们每一个人都走过来，
看到孔德妇人的尾巴狼藉。
他们都害怕了。
他擂起战鼓。
杜的人民全都来了。
他对杜的人民说：
“我愿意把一份土地
给予杀死水牛的人。”

于是一些年轻的勇士走上前来，
他们开始说大话：
“我们杀死了水牛！”
他说：“这个没有理由否认。
看看刀鞘在那里放着。
那个把刀装进刀鞘的人，
就是杀死水牛的那个人。
看看这些鞋，
把脚穿进这些鞋的人，
就是杀死水牛的那个人。”

几个说大话的勇士忽然出现，
要把他们的大刀插进刀鞘里面。
当他们这样尝试的时候，
他们要把刀插进刀鞘，
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没有一个人能把刀插得正好，
直到每个人尝试完了。
接着，另外一伙说大话的勇士忽然出现，
他们洗脚，
再把脚插进鞋里，
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直到他们尝试完了。
特拉沃雷人正在宾馆里休息。
他们没有出来。
有几个孩子对人民首领说话，
他们说：“啊，人民首领。”
他说：“什么事儿？”

他们说："把口信送到特拉沃雷人那里……
你们为什么不把口信送给特拉沃雷人，
也请他们出来？
可能，就是他们杀死了水牛。"
口信送到特拉沃雷人那里，
到他院子里的陌生人那里，
说："出来！"
说，人民首领说，
他需要他们出来。
特拉沃雷人出来，
丹•曼萨•乌兰丁
和丹•曼萨•乌兰巴。
人民首领问特拉沃雷人
说："谁杀死了水牛？"
特拉沃雷人说："我们杀死了水牛。
你看看鞋子在那里。"
丹•曼萨•乌兰巴走过来，
他把两只脚穿进鞋里，
既不太大又不太小。
丹•曼萨•乌兰丁走过来，
把他的大刀插进刀鞘，
既不太大又不太小。
人民首领说话，
他说：
"哎呀！
啊，特拉沃雷人！
你们是丹•曼萨•乌兰丁
和丹•曼萨•乌兰巴！

啊，图拉•马甘！
795 大刀可以拒绝，
图拉•马甘杀了它！
长矛可能拒绝，
图拉•马甘杀了它！
躺在坟墓里的奴仆[1]！
800 拉弓射箭的奴仆！
啊，穆凯•穆萨和穆凯•丹图马！
我歌唱你，
歌唱图拉•马甘和坎凯—建！
啊，特拉沃雷人，
805 在我领地这里安家吧。
你们愿意住在哪个城镇就住在那里。”
一个说：“我们不能留在这个领地。”

喏，凑巧有个虔诚的信徒告诉过他们，
说，当他们被请求在那里安家的时候，
810 他们应当拒绝。
他们不应当在那里安家。
他来了，把十二个姑娘摆在他们的面前，
这样他们可以在十二个姑娘中挑选。

① 躺在坟墓里的奴仆：这是图拉•马甘的美名。传说松迪亚塔打败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之后，他想从古代冈比亚的乔洛夫王国买些马，可是黑暗的乔洛夫国王拒绝这笔交易，送去几条狗，并且说这对马宁凯人来说够好的了。这令松迪亚塔阵营的人大为惊骇，十二位将军中有十一位把长矛插到松迪亚塔的面前的地上，请战雪耻。松迪亚塔发现缺少一支长矛，就问图拉•马甘在哪里，被告知图拉•马甘正躺在自己掘的墓穴里，问其缘由，图拉•马甘解释说，宁可死掉也不愿受乔洛夫王国的侮辱。这位特拉沃雷人被任命负责征讨乔洛夫王国，结果大获全胜。

喏，有个妇女，
浑身是肉瘤斑斑，
他们应当娶她为妻，
在她子宫里有个孩子，
曼迪国将属于他治理。
他们又问特拉沃雷人
他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特拉沃雷人郑重回答："我们想要一个妻子。"
他们说："就这样吧。
你们可以从站着的十二个姑娘当中
做出你们的挑选。"
被杜拒绝过的那个妇人，
长满肉瘤的曼迪•苏古龙，
在所有曼迪妇人中不讨人喜欢。
如果她从哪里路过，
甚至孩子们拣起石块
从背后向她投掷。
这是因为她丑陋、因为真主的意志。
一些妇女中的这种丑陋
不让男人喜欢，
真的，谁也不喜欢。
丑陋让人讨厌。
丑陋让人作呕。

无论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走近哪里，
总是有一大群人
跟姑娘们并排地站在那里。
一只黑色的猫

在姑娘们中间溜来溜去。
他还没有看到他要挑选的那个女人。
[杜•卡米萨走上前来，]
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走上前来，
说她要进入人群中间。
有些人只是推她的脑袋：
“离开我们，
让我们看看这些曼迪人。
啊，丑陋的家伙，
不要臭得我们站不住！”
只要她走近谁，
谁就抓住辫子往外推：
“离开我！
你这丑陋的人，
让我们看看曼迪的人。
是我们要到曼迪•宾塔尼亚•卡马兰去。”
当这类事情发生，
特拉沃雷人说话了，
他们说：“让开路，让她过来。”
人们为她让出狭窄的羊肠小道。
她来到那里，站在旁边。
那只黑猫溜来溜去，
在人群中间。
它来到这里发现长满肉瘤的苏古龙
纵身爬到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身上，
接着跳下。
又纵身爬到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身上，
然后跳下。

一连三次爬上、跳下。
到了第四次①，
丹·曼萨·乌兰丁，
手中提着金色的大刀。
他走过来，用大刀碰她。
无论什么时候大刀碰上肉瘤，
肉瘤就逐渐消失，
直到苏古龙身上的肉瘤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对人民的首领说：
“同这个姑娘相比，
我们在曼迪国什么也没看见，
在杜这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
我们想要这个姑娘！
我们必须离开。
在曼迪国，坐着什么事也不会解决，
旅行才会解决。
让我们离开吧。”

① 第四次：曼迪民俗传说中，妇女一般计数为四，男子一般计数为三。

三　　达盖·加兰

特拉沃雷人鼓足勇气前来，
他们在曼迪•卡卡马[1] 过夜。
夜幕已经降下，
他们说他们要在曼迪•卡卡马过夜。
他们在曼迪•卡卡马过夜。
丹•曼萨•乌兰丁说话，
他说："我的哥哥，
站在这儿的女人，
属于你。
即使我们再碰上别的女人，
我也愿意娶她为妻。"
哥哥说："就这样吧。"
半夜时分，
丹•曼萨•乌兰巴带着姑娘走进茅舍，
说他同这姑娘共尽义务，分享欢乐。
他用阴茎戳她的乳房，
她的眼睛变得火一般红。
这就是一个巫术的动作。

① 曼迪•卡卡马：有人说是松迪亚塔的父亲搞农业的地方，位于宾塔尼亚•卡马兰。

他围绕这房间转了三圈。
丹•曼萨•乌兰巴
试图从这个房间跑出去，
可是她抓住他的手臂："躺下！
你的妻子就在曼迪人里面。
我的丈夫就在曼迪人里面，仰面躺下吧。"
丹•曼萨•乌兰巴十分害怕。

丹•曼萨•乌兰巴跑出去了，
对着丹•曼萨•乌兰丁说话，
他说："啊，丹•曼萨•乌兰丁。"
他说："什么事儿？"
"这种模样我从前从未见过。
这姑娘比所有的杜的女孩矮小，
[比曼迪人的姑娘高大。]
比所有的杜的女孩矮小，
比所有的桑卡朗的姑娘高大。
她把眼珠变得火一般红，
简直像鲜血一样。
我非常害怕这个姑娘。
要是一个男人娶一个姑娘，
她必须对他很有用处。
这姑娘对我毫无用处，
是她让我担忧。
她说要我仰面躺下，
我的妻子就在曼迪人里面，
她的丈夫也在曼迪人里面，
她不能跟两个男人躺在一起，

但是能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他们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天色开始破晓。
鼓声响亮。
特拉沃雷人说话：
“让我们离开吧。
在曼迪国，坐着什么事也不会解决，
旅行才会解决。
让我们离开吧。”
说来凑巧，
美男子法拉•马甘
正往曼迪国的达盖•加兰[1] 走去，
一个吉因神走上前来，
把一只手放到美男子法拉•马甘身上。
他说：“啊，美男子法拉•马甘。”
他说：“什么事？”
“你不在这里的时候有几个外乡人到来，
回家吧，他们身边带着一个姑娘。
你必须想出一个计划，
把那个女人从他们手中夺过来。
就是她，那个姑娘你必须娶她
在她子宫里有一个孩子，
所有曼迪国将是他的。”

① 达盖•加兰：据说是古代马里的首都，在今日马里与几内亚交界的卡巴以南尼日尔河岸上，也有人说松迪亚塔葬于此，墓还存在。

美男子法拉•马甘
走进他的住宅，
在院子里遇见特拉沃雷人和那个姑娘。
当这件事办完，
特拉沃雷人在美男子法拉•马甘家里
度过整个白天，
黄昏降临。
黄昏降临
特拉沃雷人解释说，
他们说："我们必须离开。"
他对特拉沃雷人说：
"你们得到的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必须成为我的妻子。
我的第一个妻子在这里，
就在我手里，
纳卡纳•提里巴[1]，
我愿意把她给你们，
纳卡纳•提里巴，
我愿意把她给你们。
跟你们在一起的这个姑娘，
我要从你们身边带走。
她是我的妻子。"
特拉沃雷人也说："我们同意。"
他们交换了女人。
谁也没再要求什么。
肉瘤女苏古龙同美男子法拉•马甘在一起，

① 纳卡纳•提里巴：一个了不起的女巫，是九个黑暗女巫的头儿。

呆上一年，
呆上两年。
兰苏马•贝雷塔的女儿，
幸运者卡汝盖，
嫁给了美男子法拉•马甘。
她成了他的大妻子。
苏古龙•孔德成了他的小老婆。
自从她结婚，
她不再同他一起过夜。
卡汝盖把脚放在苏古龙的脖子上。
从那天起，
从那天起她们就开始了争斗。
[幸运者卡汝盖把她的脑袋……]
应该说把她的脚放在苏古龙的脖子上。
于是她们开始竞争。
从那天起她们的孩子们开始争斗。
那天，强大的魔力接近这两个妇女。
开始是幸运者卡汝盖，
她是兰苏马•贝雷塔的女儿。
贝雷塔人的族长就是兰苏马•贝雷塔。
他的女儿就是幸运者卡汝盖。

自从他结婚的时候起，
丹•曼萨……
自从他结婚的时候起，
他不再在她的住处过夜。
美男子法拉•马甘也不再
在苏古龙•孔德的住处过夜。

幸运者卡汝盖说，
她说："啊，美男子法拉•马甘，
你把那个丑姑娘带来，
我们几天前说到的她，
交给我看管。

这个姑娘比所有的曼迪人的姑娘都丑，
你带来交给我看管，
说我和她是同等的妻子，
啊，我现在是何等痛苦！
这么说，你没有同她过夜？"
一个男子娶了姑娘，
另外的妻子又提出请求，
他又不同她过夜，
这就使她成了不受宠幸的妻子。
美男子法拉•马甘，
他没同苏古龙•孔德过夜，
已经六个月了。
就在六个月过去的最后一天，
万能的真主决意要美男子法拉•马甘
同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过夜。
万能的真主
决意要她怀上男孩。
万能的真主
决意要她怀上男孩。
她和幸运者卡汝盖，
两个人同时怀胎，
一直怀上九个月。

马甘•松迪亚塔
一直呆在他母亲的肚子里，
他还是不出生。
曼迪国内每一个孩子出生，
曼迪国的人就带着孩子
到占卜者那里。
占卜者说，
到贝壳占卜者和沙石占卜者那里，
他们说，
说，有个孩子要在曼迪国出生，
所有的曼迪国的人都是他的。
他将统治铁匠。
他将统治格里奥特。
他将统治诵经的人。
他将统治制革的人。
他将统治曼迪人的所有高贵氏族。
施放符咒的人站起来，
用符咒迷惑纳瑞•马甘•孔纳塔，
还对……
这时，纳瑞•马甘•孔纳塔凑巧未出生，
他们又用符咒迷惑马甘•松迪亚塔
马甘•松迪亚塔恰巧也未出生，
在曼迪国，无论什么时候孩子出生，
他们就给起名马甘，
在曼迪国，无论什么时候孩子出生，
他们就给起名马甘，
在曼迪国，无论什么时候孩子出生，
他们就给起名马甘。

直到四十四个人名字都叫马甘。

马甘•松迪亚塔，
一直呆在他母亲的肚子里，
他还是不出生。
每当小孩子出来玩耍，
在傍晚回家的时候，
松迪亚塔才出现。
他在离开妈妈肚子的时候说，
他说："我出来，噼里啪啦！"
然后他出去玩耍。
他说："自己玩儿，
大人物不自己玩儿吗？"
松迪亚塔在曼迪国总是自己玩耍。
"如果人民希望的话，
松迪亚塔将在曼迪国施行统治！
啊，巫术是美妙的！"
他在进入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说：
"我进来，噼里啪啦！"
一年过去之后，
一天，东方破晓，
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坐下，
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身旁，
凑巧她要生孩子，
可是她还没有分娩。
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
[幸运者卡汝盖的……]
幸运者卡汝盖

也到了生孩子的时候，
可是她还没有分娩。
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坐在她附近，
她主管她的分娩。
马甘•松迪亚塔出生。
长满肉瘤的苏古龙喊叫起来，
她说："去告诉美男子法拉•马甘，
他那个来自杜的妻子，
生下一个儿子。"
几个老妇人对肚子的变化却迷惑起来。
她们来找美男子法拉•马甘，发现他正在吃饭。
她们说："啊，美男子法拉•马甘。"
他对她们说："过来，同我一起吃晚饭。"
她们坐下吃饭。
她们对美男子法拉•马甘什么也没说。
她们忘记了她们的差事。
一会儿过后，
幸运者卡汝盖生下孩子。
她送出口信，
口信送到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那里①。
图姆•马尼亚，
去禀告美男子法拉•马甘，
他那个来自贝雷塔族的妻子，
生了一个儿子。
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走上前来，
她拿起她的铁锉琴，

① 图姆•马尼亚：传说中的女格里奥特。据说她发明一种叫做铁锉琴的乐器。

站立在美男子法拉•马甘面前：
“啊，美男子法拉•马甘，
啊，你这个忠实仆人江•毕拉里的后代，
江•毕拉里生了马马杜•卡努，
马马杜•卡努，
生了新朋•巴塔•尼亚盖塔。
新朋•巴塔•尼亚盖塔，
生了曼萨•贝里孔。
曼萨•贝里孔，
生了曼萨•贝里巴孔。
曼萨•贝里巴孔，
生了曼萨•贝瑞穆。
那个曼萨•贝瑞穆，
生了曼萨•贝瑞穆•达纳，
曼萨•贝瑞穆•达纳。
他的孩子就是美男子法拉•马甘。
你的妻子，
你那个来自贝雷塔氏族的妻子，
生了一个儿子！
你那个来自贝雷塔氏族的妻子，
生了一个儿子。”

美男子法拉•马甘坐了下来，
他把手从饭食中抽出来，
又把手洗干净。
他说：“啊，大喜！啊，马宁凯人！
我这个头生、头生的长子！
啊，大喜！啊，马宁凯人！

我这个头生、头生的长子！
他是我头一个出生的孩子！
在此之前我没生过儿子！
他是我第一个儿子！”
那些老年妇人喊叫：
“啊，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
你是个自私的人呐！
我们到达这里你才来！”
“如果我比你们先来到，
你们就要被掐住脖子！”
“无论如何，法拉•马甘，”
其中一个说，“我被吩咐向你禀告，
你那个来自杜的妻子，”
她说，“她就是长满肉瘤的苏古龙，”
她说，“她生下一个儿子。”
他喊叫起来：“啊，大喜！啊，马宁凯人！
我第二个儿子！”
就这样在曼迪国弟弟变成了哥哥。
从这个时刻起敌对就已经开始。
松迪亚塔的确是哥哥。
丹卡朗•图曼国王是弟弟。
可是由于她们贪吃暴饮，
松迪亚塔在曼迪国成了弟弟。

从这个时候起敌对就已经开始。
幸运者卡汝盖，
她站起来。
她走到沙石占卜者那里，

让他们用符咒迷惑松迪亚塔。
她走到贝壳占卜者那里，
让他们用符咒迷惑松迪亚塔。
她走到虔诚的信徒那里，
让他们用符咒迷惑松迪亚塔。
她走到鸡蛋魔术的巫师那里，
让他们用符咒迷惑松迪亚塔，
让纳瑞•马甘•孔纳塔不能行走。
如果你听说一个人要统治，
他必须自己行走，
他的双脚必须有健康的腱。

幸运者卡汝盖，
她用符咒迷惑松迪亚塔。
松迪亚塔留在地上。
丹卡朗•图曼国王，
跟随过来……
一位老太太离开灌木丛中的柴火堆，
过来发现松迪亚塔躺在那里，
她把柴火放在地上，
发现松迪亚塔躺在那里，
单脚跳过年幼的松迪亚塔的脑袋。
单脚跳过年幼的松迪亚塔，
又回来重复一次。
她说：“没有一个人的父亲叫松迪亚塔。
没有一个人的母亲叫松迪亚塔。
大喜啊！啊，马宁凯人！
就是他松迪亚塔：狮子—窃贼！

就是他将统治曼迪人！
纳瑞•马甘•孔纳塔出生了！”

自从松迪亚塔出生，
住在茅舍里的曼迪国的老太太们，
都冲出门来：
“纳瑞纳•亚塔出生了！
无敌的康坎•马甘！
高挺的马甘，高挺的穆图格勒！
尼亚盖•苏马和吉因神马甘！
芬亚—都古•库马甘和坎库•布卡里！
法—库汝和法—坎达！
松迪亚塔今天出世了！”

当一位老妇人要离开，
幸运者卡汝盖一把抓住她的腿：
“啊，你这个傻里傻气的人！
也给我的儿子起个名吧！”
“你儿子的名字就是国王丹卡朗•图曼。”
她离开了，回到她干活的地方。
幸运者卡汝盖用符咒迷惑松迪亚塔。
他在地上爬了九年。
他不能行走。
他身患麻痹症。
他不能行走。
小孩子们无论什么时候摘下巴欧巴树叶[1]，

① 巴欧巴树：又译为“猴面包树”，树干粗，果实呈葫芦状，可食，叶子可用作佐料。

他们总是把它们交给他们的母亲。
苏古龙•孔德从来得不到巴欧巴树叶。
无论什么时候年轻人从松迪亚塔身边经过，
他总是在地上。
他们总是惊叫：
“看看这个瘸子，躺在地上！”
他们总是去采摘巴欧巴树叶，
把树叶交给他们的母亲。
有一次苏古龙•孔德出去，
当她走到，
一个曼迪国人面前：
“给我一点巴欧巴树叶吧，
我把它们煮好，
再交给我的孩子。”
他们对巴欧巴树叶喊叫，
他们对她喊叫：
“走你的路，离开我们的门口吧！
你为什么不去央求你的瘸儿，
去采摘巴欧巴树叶，
把巴欧巴树叶交给你呢？
你有儿子，
我们也有儿子。”
苏古龙•孔德哭了。
马甘•松迪亚塔还在地上，
他不能行走。

幸运者卡汝盖站起来，
走到西亚基铁匠们的族长那里，

走到西亚基氏族的祖先那里，
金坎吉拉[1]，
银坎吉拉，
金坎吉拉
和银坎吉拉：
“去捉住一只小狗，
敲掉它的牙齿，
写一个护符，
围在小狗的脖颈上。”
有牙齿的狗
是一只很大的狗，
没有牙齿的狗
是马甘•松迪亚塔的狗。
这是一只小狗。
国王丹卡朗•图曼的狗是一只很大的狗。
两只狗的脖子上都围着护符，
让两只狗去斗。
让松迪亚塔的狗
去搏斗。
要是国王丹卡朗•图曼的狗
战胜马甘•松迪亚塔的狗，
那么马甘•松迪亚塔将永不统治曼迪人。
要是马甘•松迪亚塔的狗，
战胜国王丹卡朗•图曼的狗，
那么国王丹卡朗•图曼将永不统治曼迪人。
他们让两只狗面面相对，

① 坎吉拉：据说是西亚基铁匠氏族的祖先。

让两只狗进行搏斗。
没有牙齿的狗
它杀死了有牙齿的狗。
幸运者卡汝盖走上前来，
折断两只狗的脖子，
把它们扔进坑里，
因此这件事情将不会有局外人知道。
松迪亚塔对他的母亲说，
他说："啊，母亲，
去给我再找一只狗，
把它交给我，
我就可以给这只狗一个名字。"
他的母亲去了，
去找另外一只狗。
她去弄到这只狗，
把它交给马甘•松迪亚塔。
这只小狗的名字叫
"他们几乎施魔法于每一个人"。
松迪亚塔的狗叫做
"他们几乎施魔法于每一样东西"。
幸运者卡汝盖站起来，
她走到虔诚的信徒那里。
虔诚的信徒们宣布，
他们说："去弄一只黑头公山羊
和一只红头公山羊，
写一个护符。
拴在黑头公山羊的脖子上，
让它是国王丹卡朗•图曼的……

唉，是马甘•松迪亚塔的。
红头公山羊，
把它当作国王丹卡朗•图曼的，
让两只公羊斗起来。
要是红头公山羊战胜黑头公山羊，
国王丹卡朗•图曼将统治曼迪人。”

“要是红头公山羊……
要是黑头公山羊战胜红头公山羊，
松迪亚塔将统治曼迪人。”
两只公山羊放在那里：面面相对。
黑头公山羊弄断了红头公山羊的脖子。
国王丹卡朗•图曼……
幸运者卡汝盖走上前来，
捉住两只公山羊，
弄断它们的脖子，
又挖掘一个坑，
把它们丢进坑里，
因此这件事将不会有局外人知道。

漫长的九年结束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星期五，
马甘•松迪亚塔过来，
他还是在地上爬。
他的吉因神出现了，
把马甘•松迪亚塔保护起来。
他说他们要到曼迪•达盖•加兰那里去。
在那里他对马甘•松迪亚塔说：

“啊，松迪亚塔，
去告诉你的母亲，
从曼迪人那里借些巴欧巴树叶，
从曼迪人那里借些芳尼欧，
再把手放在这种祭品上。
她必须制作这种祭品。
在即将到来的星期五献祭，
不是下一个星期五，
而是这个星期五之后的星期五，
你必须在曼迪国内站起来。
你必须行走！”
松迪亚塔说：“就这样吧。”
他又带着松迪亚塔，
把他放在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当东方开始破晓，
松迪亚塔呼唤他的母亲。
他说：“啊，母亲。”
他说，“到曼迪国妇人那里借巴欧巴树叶，
煮好后全部送给我，
再加上若干芳尼欧，
把我的手放在祭品上，
放在芳尼欧上面，
这就做成了我的祭品。
在下个星期五，
不是这个星期五，
而是这个星期五之后的星期五。
纳瑞·马甘·孔纳塔就会行走……
松迪亚塔就会在曼迪国行走！”

他的母亲接着站起来：
“啊，我的孩子，
你把这繁重的任务放在我的手上！
我不可能从曼迪国妇女那里弄到巴欧巴树叶，
因为真主的意志，我又丑陋！
我从曼迪国人那里根本弄不到芳尼欧，
因为真主的意志，我又丑陋！
我的丑陋决不是件小事！”
他说：“啊，母亲，
别在这里谈这么多，
去到他们那里弄巴欧巴树叶！”
“在那里什么也找不到
是因为从来没有把它们寻找！”
她说：“很好。”
苏古龙•孔德站了起来，
从曼迪国的这边走到那边去寻找。
可是她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弄到巴欧巴树叶，
更不用说几粒芳尼欧了。
苏古龙•孔德回来，
跪在她的孩子面前，
跪在马甘•松迪亚塔面前：
“啊，松迪亚塔，
我不能弄到巴欧巴树叶！
我不能弄到巴欧巴树叶！
我不能弄到芳尼欧！”
苏古龙•孔德伤心地哭了，眼泪簌簌落下。
他说：“啊，母亲，不要哭。

去告诉我的铁匠，
让他把两根铁杵放在一起，
把它们交给我，
说：‘纳瑞•马甘•孔纳塔今天要站起来。’
如果这会让这儿的人民高兴，
即使让他们不高兴，
纳瑞•马甘•孔纳塔今天就要站起来！”
在这之后的星期五，
她去把两根铁杵锻在一起，
铁匠的元老顿•法依里
他就是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1] 的父亲。
她去把两根铁杵锻在一起，
交给他——
纳瑞•马甘•孔纳塔。
松迪亚塔
把右手放在左手上，
他就能起身站立。
两根铁杵弯成弓。
松迪亚塔坐到地上。
苏古龙•孔德痛心地哭诉：
“纳瑞•马甘•孔纳塔永远不会行走！
啊，曼迪国的人民，
松迪亚塔不会……
永远不会行走！”

①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苏苏国的巫术大王，属铁匠种姓，伊斯兰教中带来灾难的人，也是松迪亚塔的主要敌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苏马姆汝的父亲顿•法依里却帮助松迪亚塔站立起来。后来，松迪亚塔打败了苏马姆汝。

这个孔德族妇女不能平静下来：
“要是我白白地生了这个孩子，
那么纳瑞•马甘•孔纳塔将永远站不起来！
松迪亚塔将永远站不起来！
一个凭借铁杵站不起来的人，
拄着木拐杖也永远站不起来。”
松迪亚塔说，
他说：“我的母亲，
别在这里谈这么多，
去找一棵皇家的番荔枝树①。
你可以向真主说出你与真主间的秘密吗？”
苏古龙•孔德，
去番荔枝树那里砍下两个树枝，
修剪平整，
又把这一对树枝放下，
脱掉她肩上的宽大的披巾，
围腰的裙子，
再把它们放到地上，
她两眼盯着东方。
她说：
“啊，真主，
你对一切无所不见。
你是一切的造物主。
一个人无论怎样了解他自己，

① 番荔枝树：曼迪人经常以番荔枝树发誓。原有一种信仰，某人生病在外，用番荔枝树做拐杖，可以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然后回到家平安地死去。松迪亚塔用番荔枝树支撑自己可以站立起来。

比不上真主对他了解更清楚。
啊，真主，
自从我发育成熟，
直到我结婚的时候，
要是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结识另一个男人，
美男子法拉•马甘除外，
就让马甘•松迪亚塔站不起来！
既然我没有亲近过别的男人，
只有美男子法拉•马甘例外，
那么就让马甘•松迪亚塔自己行走吧！
松迪亚塔，
他将要统治铁匠，
他将要统治诵经人，
他将要统治制革人。
他将要统治所有的高贵氏族，
他将要统治四十个种族的人，
他将要统治十二个马拉凯人[①] 氏族。
他将要统治他们所有的氏族，
还有九十个种族的人。
他要在曼迪国统治他们，
要在曼迪国这里定居下来，
要在曼迪国吃掉全羊[②]。
曼迪国属于松迪亚塔，
他将要统治他们所有的人。

① 马拉凯人：马宁凯人对索宁凯人的称谓，后者是古代加纳王国的最后统治者。
② 吃掉全羊：象征松迪亚塔得到绝对权力。

他的脚是白的①。
他的手是白的②。
让马甘•松迪亚塔自己行走吧！
别让他统治他们，
如果我在这里说了假话，
如果我是撒谎，
如果我是亲近过另一个男人，
就别让松迪亚塔自己行走！”
她回到家里，
拿着两个树枝，
把它们交给纳瑞•马甘•孔纳塔。
松迪亚塔过来，
把他的右手放在左手上。
松迪亚塔站起来，挺然屹立。
接着，她唱许多歌。
那么，她唱的头一支歌是什么？
她说：
“啊，今天！
今天是美滋滋！
真主，国王从来没有今天平和！
平和从哪里来？
啊，曼迪国的人民，
平和从哪里来
同我混合在一起？
吹到曼迪人身上的风，
这种新风也吹到我的身上

① ② 来自沙石占卜，意思是一切清楚明白。

震撼了曼迪国的大地！
这个人，他自己行走！
靠铁杵不能行走的这个孩子，
现在拄着木拐杖能行走了！
纳瑞•马甘•孔纳塔自己行走了！”

松迪亚塔接着喊叫起来，
他说：“啊，母亲，
不要在这里谈那么多，
去把父亲的巴欧巴树指给我看，
就在曼迪国的卡卡马里面。”
他父亲的田地是在曼迪国的卡卡马，
美男子法拉•马甘的田地就在那里。
他说：“去把巴欧巴树指给我看。”
她把巴欧巴树指给他看。
她站在他的面前，
她唱出另一支歌：
“啊，曼迪国将不会灭亡！”
有些妇女伸出脑袋，
看他走过去，
又把脑袋缩回。
几个年轻的人跑过去，
他们拍着巴掌。
几个妇女开始跟上，
希望他们遭到不幸的那些人
也把脑袋伸到外面偷看。
丈夫的大老婆坐在她的寝室里，
当她听到纳瑞•马甘•孔纳塔

已经行走，她哈哈大笑。
他们走近巴欧巴树，
松迪亚塔来到巴欧巴树跟前，
彻底地把它摇晃。
这时候顶上有几个青年，
他们掉落到地面，
他们的手臂被折断。
人人惊叫：
“毁坏手臂的亚塔站起来了！
纳瑞•马甘•孔纳塔今天站起来了！”
树顶上还有其他青年，
他们掉落在地上，
把他们的腿摔断。
人人惊叫：
“毁腿的马甘今天站起来了！
松迪亚塔！
纳瑞•马甘•孔纳塔！
松迪亚塔今天站起来了！”
树顶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青年，
他们掉下来伤害了眼睛，
人人惊叫：
“毁坏眼睛的马甘今天站起来了！”

松迪亚塔走上前来，
彻底地把巴欧巴树摇晃，
树根啪地断裂，
他把巴欧巴树扛在肩上。
他的母亲跟在后面。

她唱起一支歌。
她说：
“大蛇，啊，大蛇！
我愿意忍受你的折磨！
小道上的大毒蛇，
我愿意忍受你的折磨！
如果你同我遭遇，
我愿意忍受你的折磨！
如果你同我对抗，
我愿意宽宥你！”

他站到他母亲的面前。
她又唱一些歌。
她说：
“就是根幸福的箭杆！
没有人能站在这里，
除了这最大的！
啊，幸福的箭杆！
没有人能站在这里，
除了这最大的！”
松迪亚塔回来，
把巴欧巴树放在他母亲的门前。
他说：“啊，母亲。”
她说：“怎么啦？”
他说：“听我说话！
现在曼迪人必须向你寻找巴欧巴树叶。
你再也不必在曼迪国借巴欧巴树叶。”
她说：“我想我没听见你说的什么。”

“现在曼迪的人必须向你寻找巴欧巴树叶。
你再也不必在曼迪国借巴欧巴树叶。”

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说：“我想我没听见。”
“他对你说……
现在曼迪的人必须向你寻找巴欧巴树叶。
可你在曼迪国再也不要借巴欧巴树叶。”
她惊叫起来：
“高兴啊！曼迪国的人民呀！
在过去几年里，
我亲耳听见人们说长道短！
今天我亲耳听见的却与往昔不同！
年复一年，经年累月，
我耳朵未听见新鲜事情
今年，我听见的消息却令人高兴！”
她说：
“从前我亲耳听到种种说法！
今年我的耳朵才充满笑声！
我亲耳听到着实令人高兴的消息！”

长满肉瘤的苏古龙站起来。
马甘•松迪亚塔对长满肉瘤的苏古龙说话。
他说：“啊，长满肉瘤的苏古龙。”
她说：“什么事情？”
他说：“到顿•法依里的住地去，
他可以刻制出两支箭，
把两支箭交给我。”
他说：“我需要的

就是出去打猎。”
松迪亚塔……
松迪亚塔停留在那里。
两支箭已经做好，交给了他。
松迪亚塔走进灌木林。
他杀死的第一个野兽
是一只瞪羚。
这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没有管理机构的城镇
是一个不好的城镇。
任何一个没有行政管理的城镇
都是一个不好的城镇。
如果人们把野兽集中起来，
又没人去监护它们，
那是不好的！
松迪亚塔对他的母亲喊叫，
他说：“我的母亲，
这只瞪羚分成两半。

“去把一半送给我的格里奥特，
说就是我送的礼物。
再把另一半送给我的铁匠，
说就是我送的礼物。”
松迪亚塔对他的母亲喊叫，
他说：“啊，母亲。”
他说：“去告诉我的铁匠，”
他说，“打造一支来福枪交给我。”
松迪亚塔成了一名猎手。

他来到国王丹卡朗•图曼跟前。
“不要让我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我将不让你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啊，国王丹卡朗•图曼，
你永远不必再在曼迪国的田地里劳动，
只要我留在这里。
因为你是我的兄长。
啊，国王丹卡朗•图曼，
缺肉的情况永远不再让你紧张，
只要我留在曼迪国这里。
没有人会对你缺少尊敬，
只要我留在曼迪国这里。
不要让我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我将不让你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国王丹卡朗•图曼说很好。

国王丹卡朗•图曼对松迪亚塔说：
“我将不让你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不要让你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国王丹卡朗•图曼……
松迪亚塔拼命地干活。
他为他的母亲建造一座茅舍，
为幸运者卡汝盖建造一座茅舍，
为美男子法拉•马甘建造一座茅舍，
为苏古龙•库龙坎建造一座茅舍，
为他的小妹妹，苏古龙……
苏古龙•库龙坎建造的，
还为他的弟弟曼迪•布卡里建造一座茅舍，

还为他自己建造一座茅舍。
除了他自己，
没有任何人在他们的院子里干活。
诺，邪恶的妇女是危险的。
幸运者卡汝盖大喊大叫，
幸运者卡汝盖对国王丹卡朗•图曼说：
“啊，丹卡朗•图曼国王。”
“什么事情？”
“在曼迪国你的脚连花生壳也碾不碎。
你们成了对手。
曼迪的人拿你开心。
啊，丹卡朗•图曼国王，
松迪亚塔要来统治曼迪人，
留下你坐在旁边。
你将永远不会统治曼迪人！”
说来事情发生得凑巧，
松迪亚塔这时候正在矮树丛打猎。
无论什么时候他杀死野兽，
他总是过来把猎物放在他哥哥身边。

她说：“啊，国王丹卡朗•图曼，
　当松迪亚塔离开打猎的森林，
当松迪亚塔今天回到这里，
告诉松迪亚塔……
你必须将松迪亚塔赶走。
他不可在曼迪国定居。
要是你不把松迪亚塔驱逐，
我将不承认你是我的孩子。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他说：“啊，母亲，
不要破坏我们的家庭关系！”
她说：“要是你不把松迪亚塔赶走，
让他离开曼迪国，
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的孩子！”
他说：“我的母亲，
不要破坏我们的家庭关系！”
国王丹卡朗•图曼对母亲的话感到生气，
可反对生身母亲又谈何容易。

这时候，松迪亚塔离开打猎的森林，
回来把肉放在他的哥哥附近，
他说：“啊，哥哥。”
他说：“当心你的肉。”
他说：“把你的尾巴弄走！
把你的肉和你的尾巴弄走！
你和你的母亲苏古龙•孔德，
把你的尾巴弄走！
你和你弟弟曼迪•布卡里，
还有你的妹妹苏古龙•库龙坎，
找个地方死去吧。
不要让我再在曼迪国看到你们！”

啊，卡拉—珠拉•桑戈依•马穆纳凯！
慢慢地拨弹琴弦吧，
这样我们可以好好地吟诵。
来世不会当众吟诵！

我歌唱这位孔德族姑娘，比利比利巴！
我歌唱这位丑陋的孔德妇人。
夜间闯来的陌生人！
傍晚来到的房客！
房东——破坏者！
一个忍受不了其他房客脚步声的人！
……
……
纳瑞•马甘•孔纳塔！
权力真够意思！

拿起长弓吧！
苏古龙的马甘！
拿起长弓吧，
走他的路！
曼迪国属于你！
曼萨•丹卡朗•图曼，
对松迪亚塔这样说。
松迪亚塔大声说：
“啊，国王丹卡朗•图曼，
不要让我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我也不让你的母亲牵扯在我们中间。”
他说：“把你的尾巴[1] 弄走，
你那只野兽的尾巴。
你和你的弟弟曼迪•布卡里，

① 把尾巴弄走：曼迪人的一种信仰，认为神秘的力量集中在动物的尾巴上，因此动物的尾巴被当作战利品。

还有你的妹妹苏古龙•库龙坎，
找个地方死去吧！
还有你的母亲苏古龙•孔德。
不要让我再在曼迪国看到你们！”
松迪亚塔说：
“啊，我的哥哥，
不要让我的母亲同我们牵连。
我也不让你的母亲牵扯在我们中间！”
他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卷起你的尾巴走吧！
收起你的野兽和你的尾巴走吧！
你和你的弟弟曼迪•布卡里，
你的妹妹苏古龙•库……龙坎，
还有你的母亲苏古龙•孔德。
找个地方死去吧！
不要让我再在曼迪国看到你们！”
松迪亚塔哭着来到他的母亲面前。
“啊，母亲，”
他说，“我的哥哥要把我流放。”
“啊，我的孩子，
不要让这件事搞得你心烦意乱。
要是他把你这个瘸子流放，
你又会到哪里去？
你知道瘸子不能行走！
我的孩子，
在曼迪国，这事坐着仍然不能解决，
旅行将会解决。
让我们离开吧！”

四　麦　马

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
去拿她的铁锉琴，
她本人站在纳瑞•马甘•孔纳塔身后：
“拿起长弓吧！
苏古龙的马甘！
拿起长弓吧！
走他的路！
拿起长弓吧！
他哥哥的眼睛不看曼萨•新朋[1]？
他拿起长弓，
走他的路！
到曼迪国去吧！
从曼迪国出发！
苦难从来不致人死命！
苦难带来和平的结果！
啊，纳瑞•马甘•孔纳塔，前进吧！”

松迪亚塔站起来，

① 曼萨•新朋：松迪亚塔的美名。在曼迪语中，曼萨是“大王”、“君主”的意思，新朋原意为“哨子”，后为猎人的荣誉称号。

他去寻求
在救星——荒原国王那里避难，
从尼亚尼小溪
和盖瑞尼小溪，
卡米索科氏族的这位祖先。
他去他那里寻求避难。
他说："我来你这里寻求避难。"
他说："我来你这里寻求避难。
曼迪国的人已经把我放逐，
他们说我不能在曼迪国安家落户，
因此，我来你这里寻求庇护。"
他对他说："欢迎！"
他说："啊，松迪亚塔，
我愿意为你念咒施魔法。
你必须逃到更远的地方，
你要历尽艰辛逃到远处。
艰辛从来不致人死命，
反而帮助你忍受痛苦。
我的父老，到更远的地方去吧！"
他离开那个地方，
去寻求避难，
在西吉瑞的马盖苏巴人的族长
库拉国王图龙贝那里寻求避难，
他寻求在他那里避难。
他对他说，
他说："啊，马甘•松迪亚塔。"
他说："如果你前往麦马，
在麦马的顿卡拉王子那里寻求避难。"

他说："我会给你提供某种礼品。"
当时有个虔诚的信徒去麦加，
他已经把妻子留在
西吉瑞① 的马盖苏巴人的族长那里，
库拉国王图龙贝那里，
把妻子托付给他。
他说："如果你愿意离开。"
他说："除非我们找到一个办法，
这个怀着孩子的妇女
把孩子从她肚子里取出来，
把它作为你的礼品，
这样你可以离开，
除此之外，你将毫无办法。
你要回来
统治曼迪国的人，
统治六个豪杰氏族，
统治四种人②，四个说唱艺术大师，
还有马马汝氏族中的五个支系，
统治所有曼迪人，
还有九十种人，
在曼迪国统治他们，
吃掉全羊，不让别人分享，
再把牺牲品给你，
可她肚子里的孩子必定是你的牺牲品。"

① 西吉瑞：地名，在今日几内亚东北部尼日尔河上。

② 四种人：指古代马里的格里奥特、铁匠、制革人、诵经人四大种姓，但不同于印度的种姓，他们是平行的，具有行业特点。

[朱比占卜者……]
国王图龙贝找到方法，
把孩子从怀孕妇女身上除掉，
为他……为马甘•松迪亚塔的物神杀死它，
使它成为纳瑞•马甘•孔纳塔的牺牲品。
这样，松迪亚塔离开这个地方。
他去孔纳塔族长
朱比先知那里寻求避难。
在他走后，
那位虔诚的信徒离开麦加，
回到他的家。
那位虔诚的信徒离开麦加，
他去寻求库拉的国王图龙贝。
他问库拉的国王图龙贝：
“啊，库拉的图龙贝国王，
我的妻子在哪里？”
他说：“你的妻子在她的家里。”
他说：“我发现我的妻子已经分娩，
但是我没有看见孩子。
她告诉我，
你把孩子从她肚子里取出，
让它作为某个大王的牺牲品。”
他说：“是我干的。
所以，我不为任何人担心。”
他说：“很好。我们把它交给真主吧。”
他走进他的茅舍，

找到他祈祷用的念珠①
找到他的兽皮②，
兽皮就放在他与真主之间，
他向真主证实。
他说："啊，真主！
啊，上苍我的真主！
啊，真主，
你瞧异教徒与穆斯林平等！
他从我怀孕的妻子身上取走孩子，
让它作为某个大王的牺牲品。
真主！这使我心中不乐。
如果对真主的信仰是真实的，
真主啊，现在为我复仇吧！"
全能的真主让天使降下，
让天使降下，
穆塔里天使们降下。
他们把锁链套在马盖苏巴族长的脖子上，
把他们扔到沼泽里面。
西吉瑞的马盖苏巴人的族长，
他们把他扔进沼泽。
说：
"直到时间的尽头，大地的末日！
马盖苏巴人，马盖苏巴，马盖苏巴！
西吉瑞的马盖苏巴人，马盖苏巴人！

① 念珠：穆斯林祈祷时使用的珠子，一般为九十九颗或三十三颗。在伊斯兰神学里九十九是真主的名字数，念珠一般是三十三颗系成一串，在手中转动三次即表示九十九。

② 兽皮：这里用作祈祷时的地毯。

将不会再成为大王!”
天使把他们诅咒。
现在,松迪亚塔
离开占卜者朱比的住处。
他到九位黑暗女王——九个女巫师那里①,
去寻求庇护。
她们向他发问:
“你到这里寻求什么?
你没听说从来没有人到我们这儿来吗?”

他说他从未听说没有人到她们那里来。
他说:“的确,
他让人人畏惧,
如果你在他那里寻求庇护,
你不会出什么事。
人人害怕你。
因此我来你这里寻求庇护。
对真主来说圣殿是神圣的。”
现在,松迪亚塔
为他的母亲建造茅舍,
为他的妹妹苏古龙•库龙坎
建造一个小茅舍,
为曼迪•布卡里建造一个小茅舍。
他们住在那个地方。
曼迪国的人民
逮住一条长风疹的公牛,

① 九个女巫师那里:即死者的下界,松迪亚塔到此使他更有力量不会受到伤害。

让金坎吉拉和银坎吉拉掌管，
说把公牛送给九个女巫师，
她们会把公牛杀死，
从而杀死马甘•松迪亚塔[1]，
说，她们对他怀疑，
他不必再看到这个曼迪国的人。
金坎吉拉和银坎吉拉站起来，
他们牵走长风疹的公牛。
他们要把它送给纳卡纳•提里巴[2]。
他们说："啊，纳卡纳•提里巴，
你必须杀死这头红色公牛，
从而杀死松迪亚塔。"
说："我们已经对他怀疑，
他必须不再看到这个曼迪国！"

拿起长弓！
他从城市所有者手中夺取城市！
新朋拿起长弓！
拿起长弓！
诵经人和制革人的统治者！
苏古龙的马甘！
拿起长弓，
走他的路！
没有什么国王可以战胜你！

① 女巫师们施行一种符咒，把人的灵魂移入动物体内，一旦动物被杀死吃掉，灵魂无法再回到人体。所以，这里说"把公牛杀死，从而杀死马甘•松迪亚塔"。

② 纳卡纳•提里巴：可能和松迪亚塔的姑妈是同一个人。

啊，纳瑞•马甘•孔纳塔！
曼迪国属于松迪亚塔！

现在，金坎吉拉和银坎吉拉，
把这事向九个巫师说明。
九个女巫师说：
“就这样吧。”
女巫师偏爱肉。
巫婆们偏爱肉。
除了肉，他们什么也不懂，
直到她们吃了肉之后。
她们走上前来，
杀死长风疹的公牛，
分成几份，一份接一份地放在皮上，
分成几份……
把它全部分开，
在皮上分开，
分成九份。
松迪亚塔外出，在矮树丛打猎。
当她们拿着自己的那份肉起身离开的时候，
苏古龙•孔德痛心地哭了，眼泪簌簌落下。
纳卡纳•提里巴惊叫起来：
“啊，你们已经生孩子，
你们也全都是女人！
听见她茅舍里传来姑娘生孩子的叫声。
生孩子是痛苦的。
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不这么认为吗？
不要再拿着肉站着！”
她们又坐下来，
她们什么也没说。

他们没有再站起来。
他们呆了一会儿之后，
马甘•松迪亚塔从打猎的森林出现。
他走上前来。
曼迪人开口讲的头一句问候是“伊路•顿顿”。
他对他们说，说“阿伊•顿顿”。
没有人回答他。
他说：“阿伊•顿顿！”
仍然没有人回答他。
纳卡纳•提里巴大声喊道：
“回应他！”
……
……
“回应他！”

纳卡纳•提里巴大声喊道：
“回应他！”
……
……
“回应他！”
他们一起大声喊叫：“阿—空戈—道戈—索。”
“阿—空戈—道戈—索。”

这是头一句问候的头一句回答。
要说“阿—空戈—道戈—索”，
意思是：“你的亲人好吗？”
纳卡纳·提里巴大声说：“啊，松迪亚塔，
如果你看到
我们不同你对话，
我们就是不尊敬你，
这是什么原因呢？
几个曼迪人带着长风疹的公牛来到了，
他们没有把它交给我们。
说我们计划杀它，
从而把它杀死。
说他们对你怀疑。
说你将永远不再看到曼迪国！”
“说他们对你怀疑，
说你永远不再看到曼迪国。”
他对巫婆们说，
“要表演你们的知识。
我愿意模仿你们。
如果你们能够带着知识表演，
那么就显示你的知识吧。[?]
我，我就愿意仿效你们。”
八个巫婆，
跟纳卡纳·提里巴一齐来，
她们走上前来，
向松迪亚塔表演她们的知识。
但是她们没有做到。
纳卡纳·提里巴说：

“把你们的肉放在一起，
把皮子包在上面。”
她们全部走上前来。
她对女巫们说：
“每个巫师要用自己的手捂住自己的眼睛。”
她们都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她对女巫们说：
“摘下你们的红头巾，
用它们做成三个塔福护符[1]。
　　吉尼-维里-坎亚！
　　人们向我们寻求很多东西，
　　可是我们对他一无所求！”
　　吉尼-维里-坎亚[2]！
　　人们向我们寻求很多东西，
可是我们对他一无所求！

她把红头巾放在水牛……
放在肉上。
长风疹的公牛突然发怒，
它甩动尾巴：嗖嗖作响。
　　“以真主的名义，
　　啊，以真主的名义！
　　我在什么事情上从未失败！”

① 塔福：是马里的一种护符，最常见的形式是用线把稻草紧紧地缠绕成球状，再打成若干结。

② 吉尼-维里-坎亚：一种咒语，含义不详。

她又大声喊叫：
“吉尼-维里-坎亚！
人民向我们寻求许多东西
可是我们对他们一无所求！”
“吉尼-维里-坎亚！
如果有人向你寻求东西，
你不必理睬他！
吉尼-维里-坎亚！”
她们把红头巾放到水……放到公牛身上。
公牛的肉又四处狼藉。
松迪亚塔喊道：
“这就是你们做事情的方式？”
她说：“这确实是我们的方式！”
松迪亚塔勃然大怒，
根根毛发竖立起来。
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头狮子，
走进矮树丛，
在那里要杀死九头水牛，
然后一头接一头地带出来，
把它们交给九个巫婆。
这些女巫不必分享一头水牛的肉。
纳卡纳•提里巴大声说：
“啊，猎人！勇敢的猎人！
纳瑞•马甘•孔纳塔，
你生来就是为了战斗！
没有人能够战胜你！
啊，猎人，你把他逮住！
啊，勇敢的猎人，你杀了他！

曼迪国属于你！
很好，松迪亚塔，
我也有一种魔法，
我把它交给你。
我有一根小手杖。
除了人血，它不会让什么变成红的。
我愿意把它给你。
塔福护符系在中间。
不要把塔福扔掉！
如果我把这根手杖给你，
你必须选择去珠拉•芳杜的路，
这是通往麦马的路。
你必定走到两条小路的交叉口
……站住。
你必须发誓。
在你去麦马的路上，
在麦马的顿卡拉王子那里寻求避难。
如果你要统治曼迪国的铁匠，
如果你要统治曼迪国的格里奥特，
如果你要统治曼迪国的诵经人
如果你要统治曼迪国的制革人，
统治曼迪国所有的勇士，
那么你把这手杖往地上一击，
让鲜血流出！
可是，如果你不打算统治曼迪国的格里奥特，
如果你不打算统治曼迪国的诵经人
如果你不打算统治曼迪国的制革人，
如果你不打算统治曼迪国所有的勇士，

那么你把手杖往地上一击，
让鲜奶流出[1]!”
松迪亚塔大声说：
“啊，金坎吉拉，
还有银坎吉拉
回到曼迪国去。
当你前去，
对我哥哥说，
曼迪国
可能不稳定，
但是曼迪国现在还没有毁灭!”
“去告诉我的哥哥
曼迪国被租出，
但是现在曼迪国还没有毁灭!”
“去告诉我的哥哥，
一个长着漂亮牙齿的人，
无论他的胃口变得多么甜蜜[2]，
它却永远不等于蜜!”
“去告诉我的哥哥，
说：‘如果你请一个放牛的人
去做个星期五祭祀，
他的心思将不在他的星期五的牛奶上[3]。

① 血是“走”的标记，表示在危险的地方寻求权力。鲜奶，是“留下来”的标记。表示静止的，安全的，幸运不大。松迪亚塔得到“走”的标记，所以到麦马去。

② 这是条谚语，暗示丹卡朗·图曼无论在位多久，但他保持不住权力。

③ 放牛人为别人看管牛群，星期五这天的牛奶是放牛人的，算一种报酬。如果他去拿星期五的牛奶作祭祀用，那是不行的。松迪亚塔警告他的哥哥，他不应该统治曼迪国，因为它真不是他的“星期五的牛奶”。

这不是原来的意思。'
去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哥哥。"
他说："我去麦马顿卡拉王子那里避难。"
松迪亚塔向前走，
他看到通向珠拉•芳杜的路，
通向麦马的路。
他站在通向麦马的路上：
"啊，真主，
我的母亲是苏古龙•孔德。
苏古龙•孔德
受到婚姻之苦。
她没有结识其他男人，
除了美男子法拉•马甘。
苏古龙•孔德，
生了松迪亚塔。
如果我要统治曼迪国，
统治曼迪国的诵经人，
统治曼迪国的制革人，
统治曼迪国所有的勇士，
统治九十种人，
统治曼迪国十二个马拉凯家族，
他的脚是白色，他的手是白色。
羊肉，还有分成的各份，
统统拿来给我，给马甘•松迪亚塔。
当我把手杖往地上一击，
让鲜血流出！"

他把手杖往地上一击，

鲜血流出。
松迪亚塔到麦马顿卡拉王子那里寻求避难。

啊，瓦加杜古的布拉人[1] 和尼亚麦人！
啊，麦马•库朗盖和麦马•山卡朗凯！
东阳•吉纳和沙里•库南。
……
……
这是凯塔。
凯塔山和布多福。
啊，高个儿马甘的城市！
啊，虔诚信徒们的城市！
塔亚昆和塔亚巴，
这就是凯塔！
凯塔的古名是几尼山。
现在让我们回头说说凯塔。
当你听说曼迪人，
曼迪的人们就来自这里。
他们从这儿移民出去，
一直向东方走去，
他们在东方安家定居。
说来事情巧合，
这座曼迪城就是他们首先创建，

① 布拉人：指曼迪原来的家族/氏族，其中有卡米索科（Kamisoko）、巴盖尧戈（Bagagogo），包括特拉沃雷（Tarawere）、亚拉（Jara）、孔纳塔（Konatè）和凯塔（Kegta）等。现代马宁凯人和巴马纳人村庄的政治结构是围绕民间信仰建立的，国家的事向政治首领咨询；宗教事务、生育与土地使用期限则向礼仪首领咨询。政治首领来自原有的家族/氏族；礼仪首领来自后来迁入的家族/氏族。

这座古城就是曼迪•吉里，
吉里—科罗尼。
他们从吉里—科罗尼出发。
他们走到更远的东方安家，
在吉里—科罗尼建立神圣的祠堂。
当那些大人物逝……逝世之后，
他们把神圣的祠堂从吉里—科罗尼搬走。
他们带着它
向前走到凯拉。
他们从凯拉出发，
他们又把它带到卡巴，
这个神圣的祠堂现在就在卡巴那里。
松迪亚塔到麦马王子顿卡拉那里寻求避难。
曼迪人又对纳瑞•马甘•孔纳塔采取措施。
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
苏马姆汝上台掌权，
苏苏[1] 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格里奥特们歌唱他：
　　曼达•坎特和科马甘•坎特！
　　曼达•坎特和巴库鲁•坎特！
　　曼达•坎特和高个儿索里•坎特！
　　曼达•坎特和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和他的高个儿儿子索里•坎特！
曼迪人又对纳瑞•马甘•孔纳塔采取措施。
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

① 苏苏：西非历史上的一个王国，国王是苏马姆汝•坎特，后来被松迪亚塔征服，并入马里帝国。

苏马姆汝上台掌权，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格里奥特们歌唱他：
曼达•坎特和科马甘•坎特！
曼达•坎特和巴库鲁•坎特！
曼达•坎特和高个儿索里•坎特！
曼达•坎特和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和他的高个儿儿子索里•坎特！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身上穿着人皮做的上衣！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头上戴着人皮做的头盔！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脚上穿着人皮做的靴子！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下身穿着人皮做的裤子！
富雷大王和往昔的大王！
库库巴和班坦巴[1]！

曼迪国的人们向前走来，

① 库库巴和班坦巴：两个地名。另外，还有尼亚尼-尼亚尼和卡马西盖。它们是松迪亚塔同苏马姆汝•坎特进行重大战斗的地方，而且松迪亚塔占上风，使战斗有了转折。

把黄金交给科多•新朋看管，
说："去把这个送给麦马王子顿卡拉。"
说："去把这个送给麦马王子顿卡拉。
在他们的大门外摆上希翼游戏[1] 的阵势，
这样他们可能摆上希翼游戏的阵势。
在他们玩希翼游戏的时候，
如果对马甘•松迪亚塔来说，
希翼游戏进行顺利，
他们必定不去管他，
你必须把它放在他们面前，
这样没有人能战胜他。
然而，兄长新朋，
当你向前走的时候，
如果你和松迪亚塔在要塞大门相遇，
你必须把它放在他的面前，
说：'如果他这样呼喊：
兄长新朋，已经来了！
我的哥哥已经来了！
兄长新朋，已经来了！
曼迪国土上的人们怎样过活？'
然后你把它放在……
没有人能战胜他！

① 希翼游戏：一种游戏，近似现代的恩帕里。双方用火柴棒大小的棍在沙丘或松土上进行，按照一定的图案运作。玩者可移动小棍或跳越对方的棍消灭对方一定数目的棍，表明他赢了。也有人认为是一种测试血统的方法：在滚烫的钾盐水中放进手镯。双方先背诵家谱，然后把手伸进钾盐水中。如果手被烧伤而又没有拿到镯子，则证明这人说谎。既然不存在亲属关系，即可在战场对阵。因为有了神秘的力量，所以只要半英寸大小的子弹足可杀死对方。

然而，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没在要塞大门前相遇，
你必须把它放在他们的面前，
他将永远不统治曼迪国。”
兄长新朋，向前走来。
一袋金子交给他照看。
当他到达麦马大门的时候，
松迪亚塔正要离开
到矮树丛继续打猎。
他意料不到地碰上兄长新朋。

他遭逢兄长新朋。
他呼喊：
“兄长新朋，来了！
我的哥哥向前走来了！
卡努•尼欧贡•新朋来了！
拉瓦里•新朋来了！
新朋•巴塔•尼亚盖塔已经来了！
曼迪国土上的人们怎样过活？”

兄长新朋大声喊道：
“啊，松迪亚塔！
你已经变成太阳！
没有谁能够伤害你！
你已经变成铁匠的高炉！
没有谁的眼睛能够伤害你！
啊，松迪亚塔！
啊，纳瑞•马甘•孔纳塔！

曼迪国属于你！
我原来不知道你认识我！”

他走进要塞，
发现麦马王子顿卡拉斜倚着。
他说：“啊，麦马王子顿卡拉，
曼迪国的人民派我到这里。
他们对我说进来，
他们对我说给你金子，
这样你可以杀死马甘•松迪亚塔，
让他永远不再回到曼迪国的国土！
但是，这一阵子别杀他。
首先同他玩希翼游戏。”
当时，竟发生这样的事情……
马甘•松迪亚塔……
任何一个旅行的人
应当想方设法
亲近一个老太婆。
如果他办不到，
那么他应该亲近一个老汉。
如果他还办不到，
他就应当努力
找一个姑娘做朋友。
如果这件事做到了，
他将会完全了解这个城市的消息。
现在，松迪亚塔，
麦马王子顿卡拉的大女儿，
麦马•西拉，

他让她做了他的情妇。
无论什么时候松迪亚塔到矮树丛去打猎，
当他杀死一只野兽的时候，
他总是把肉分成两份，
把一份送给麦马•西拉。

麦马王子顿卡拉……
兄长新朋过来了。
他说："啊，麦马王子顿卡拉，
当马甘•松迪亚塔同你玩希翼游戏时，
他必定这样说：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父亲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母亲的人，
必须拒绝杀她！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兄长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弟弟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哟，希翼游戏不允许一个人，
逃离苦难。
希翼游戏不允许一个人，
进入疲劳状态。
希翼游戏不允许一个人，
逃离曼迪国土，
到别人那里寻求避难。
对真主来说，祠堂是重大的事情。’
说：‘啊，希翼，你必须站住！’”

他说：“如果希翼站得住，
你必须不过问他。
但如果希翼站不住，
你必须杀掉他。”

这个称为希翼的游戏是怎么回事儿？
它就是乌里[1]。
他们决定玩乌里。
他继续说：“麦马王子顿卡拉将要说，
他必须说：‘恩库拉默！
如果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父亲，
他会不杀他吗？’
他必须说：‘恩库拉默！
如果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弟弟

① 乌里：非洲人熟悉的一种游戏，从十二个或十二个以上的洞挪动标志。

他会不杀他吗?'
他必须说:'恩库拉默!
如果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同族人,
他会不杀他吗?'
他必须说:'恩库拉默!'
他必须说:'这是派你去的使命,
完成它吧。'
因此,当我被派去执行一个使命,
我将完成这个任务!
啊,希翼,你必须站得住!"

"如果轮到你的时候,
希翼站得住,
那么你必须也让马甘•松迪亚塔
把希翼游戏玩好。
如果希翼就是站不住,
那么杀掉他!
他必须永远不再看见这个曼迪人。"

黄昏时分,松迪亚塔从矮树丛打猎回来,
走到他的茅舍躺了下来。
麦马•西拉流出眼泪:
"啊,明天早晨……"
麦马•西拉痛心地哭了,
她说:"明天早晨,
我的爱人将死在我父亲的手里。"
麦马•西拉离开她的家,

半夜里，
来敲马甘•松迪亚塔的门。
她说："啊，松迪亚塔。"
他说："什么事？"
"明天早晨，
你将被我父亲亲手杀死。"
他说："就是这件事让你心神不安？"
"明天早晨，
你将被我父亲亲手杀死。
有几个曼迪人来了，带一袋金子，
还有希翼游戏。
他们被吩咐把金子交给我父亲。
说让你玩希翼游戏。
说，希翼要是对你有利，
你的希翼要是挺立，
他们必定不理会你。
说，要是你的希翼站不住，
你将永远不再看到曼迪人。"
松迪亚塔笑了。
纳瑞•马甘•孔纳塔笑了。
他说："啊，麦马•西拉。"
她说："怎么了？"
"你只是个孩子。
我怎么看，
希翼游戏来自曼迪国。
我们知道怎样玩希翼。
对他解释的那些话，
它们不是对他说，

我应该说，瓦特阿瓦哈吗？”
她说：“就是！”
他说：
“‘被派去
杀他母亲的人，
必须拒绝杀她。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兄长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的同族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父亲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希翼游戏将不允许一个人，
逃离苦难。
希翼游戏将不允许一个人，
到别人那里寻求避难。
希翼游戏将不允许一个人，
逃离苦难。
啊，希翼，你必须挺立！’”

他说：“这不是说过的话吗？”

她说："这就是说过的话？"
然后，他还说，
他说：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母亲，
他会不杀她吗？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哥哥，
他会不杀他吗？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同族人，
他会不杀他吗？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那个他寄予希望的人
他会不杀他吗？
恩库拉默！
一个人被派去执行一个使命，
就让那使命完成吧！
啊，希翼，你必须站得住！'"

"这就是说过的话？"
她说："就是！"
麦马·西拉大声说：
"松迪亚塔，你生来就是为了战斗！

没有谁能够战胜你！
孔德族女人的孩子是好样的！”
东方破晓。
麦马王子顿卡拉
击打他的王室大鼓：
“管你喜欢不喜欢！
要是它让人人高兴，
你们大家必须走上前。
要是它不让一个人高兴，
你们大家仍然要走上前。”
当东方破晓的时候，
[所有杜的人民都集……]
所有瓦加杜古的人民都集合起来。
人群站立着。
马甘•松迪亚塔
和麦马王子顿卡拉，
开始玩希翼游戏。
松迪亚塔穿着泥——红色泥染布[1]，
他戴着头盔，
他穿着上衣，
他穿着裤子，
他还穿着某种皮靴。
他在那里站着。
麦马王子顿卡拉，
拿着希冀。

① 红色泥染布：一种手工家织布，按照一定图案涂上泥，然后浸进深蓝色染液中，待干燥后抖掉泥土即成。类似贵州蜡染布。过去猎人穿，现代城里人穿，以示时髦。

人群坐下。
三个圣徒在那里。
无所不知的圣徒，
无所不说的圣徒，
无所不见的圣徒。
这三个圣徒就坐在他附近。
他们来，拿起希冀。
麦马王子顿卡拉拿着希翼。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父亲，
他会不杀他吗？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弟弟，
他会不杀他吗？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的同族人，
他会不杀他吗？
恩库拉默！
要是一个人被派去
杀他寄予希望的人，
他会不杀他吗？
恩库拉默！
一个人被派去执行一个使命，
就让那使命完成吧！
啊，希冀，你必须站得住！

希翼挺立。
麦马所有的人感到害怕。
人民胆战心惊，诚惶诚恐。
麦马•西拉走进她的茅舍，开始哭泣，
眼泪簌簌、簌簌、簌簌地落下。
“啊，眼看着我的爱人将被杀掉！
你看，松迪亚塔将被杀掉！”
麦马王子顿卡拉拿起希翼，
把它交给马甘•松迪亚塔。
松迪亚塔接受希翼：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父亲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兄长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被派去
杀他的同族人的人，
必须拒绝杀他。
瓦特阿瓦哈！
希翼将不允许一个人
逃离苦难。
希翼将不允许一个人
向别人寻求避难。
希翼将不允许一个人

在曼迪国土上统治，
啊，希翼，你必须站得住！
啊，希翼，你必须站得住！”
希翼站立。
麦马所有的人都高兴。
他们来到纳瑞·马甘·孔纳塔跟前。
三个圣徒大声说：
“松迪亚塔，你生来就是为了战斗！
没有谁能够战胜你！”

五　　苏　　苏

现在让我们回到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来自古代的苏苏。
苏苏现在在几内亚境内，
可是完全在曼迪人的土地上。
它原来屹立于苏苏山上。
那时候曼迪人没有巴拉琴①，
那时候曼迪人没有津贝鼓②。
那时候曼迪国内什么鼓都不存在，
只有苏马姆汝是个例外，
他有一把巴拉琴：三个键，
两个木槌。
老鹰……
偷食雏鸡的老鹰，
经常守护着苏马姆汝的巴拉琴。

国王丹卡朗•图曼，

① 巴拉琴：近似木琴的一种乐器，用黄檀木制键，大小不同的葫芦系在键下，引起共鸣。当演奏者用木槌击键时，手上常带金属小铃铛，也发出声音。

② 津贝鼓：现代马里的一种特大型鼓。

他来拿住他的亲生妹妹，
把她交给多卡猫[1] ——库雅泰人的族长，
再把她送给苏苏大山苏马姆汝，
让他在麦马把马甘•松迪亚塔杀掉，
说他害怕他，
不要让他再看到这个曼迪人。

多卡猫来了，
发现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已经走掉。
苏马姆汝也是一名猎手。
他的力气、真主的意志真是了不起，
如果有人坐在苏马姆汝的巴拉琴旁边，
他就砍下他的脑袋。
只有苏马姆汝才能弹他的巴拉琴，
唱他自己的赞歌。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总是在矮树丛里面。
他从来不造访别人，
也从来没有人拜访他，
只有他的外甥法—科里是个例外。
他的亲生妹妹是坎昆巴•坎特。
坎昆巴•坎特，
她就是法—科里的母亲。
法—科里就是他的外甥。
法—科里也在古代的苏苏，

① 多卡猫：猫是多卡的绰号，原是松迪亚塔的御用格里奥特，松迪亚塔流亡时被丹卡朗•图曼国王抢去。

屹立在苏苏山上。
坎昆巴•坎特
经常住在古老的几尼。
库雅泰人的这位族长走过来，
发现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仍然在矮树丛打猎，
手里拿着来福枪。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已经把他的巴拉琴放进山洞。
老鹰就坐在入口旁边。
没有人能找到巴拉琴，
除非是一只老鹰。
库雅泰族长走过来，
发现老鹰坐在洞口旁边。

他抓住他，
他抓住他，
老鹰抓住他，
老鹰嗖的一声抓住他：
“我前来
向你问候。
然而我不知道怎样说出这样的问候。
你不愿意把巴拉琴交给我，
让我弹拨吗?”
他说：“我不给你巴拉琴。
你家里有种东西，
我心里妒忌的东西。
直到你把那东西

交给我。”
他说：“那是什么东西？”
他说：“一只小鸟。
它就是我喜欢的小鸡。
我的主食是小鸡。”
他说：“我不会阻拦你。

“要是你捕猎小鸡，
在曼迪国你可以同我分享。
要是你在曼迪国捉拿小鸡，
在曼迪国不会有人，
假如说我的氏族，
在我的氏族中不会有人
对你喊叫：‘嘘！’
高贵的库雅泰族没有人会对老鹰说嘘！”
当他弄到一只小鸡，
他也呼叫：
“如果真主给你什么东西，
但愿真主把你的东西给我。”
当他来到洞穴取巴拉琴
取巴拉琴的时候，
那就是第一次唱《健将出征歌》的日子。
他说：
“我，咿咿咿咿，
啊，曼迪国的格里奥特们，
……
苏马姆汝，说唱艺术大师们到来的时候，
你已经走掉。

库库巴和班坦巴。
尼亚尼—尼亚尼和卡马西盖。
法里纳—迪几尼和亚提马—摩索。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穿着人皮做的上衣！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戴着人皮做的头盔！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穿着人皮做的靴子，
还有人皮做的裤子！
富雷大王和往昔的大王！
苏马姆汝，说唱艺术大师们到来的时候，
你已经走掉。”

苏马姆汝跑着来了，
他离开一个荒原。
他进入另一个荒原。
他离开一个荒原。
他进入另一个荒原。
他把枪筒瞄准这个库雅泰族长，
说他要对库雅泰人的族长开枪。
他说：“不要对我开枪！
不要对我开枪！
我是一位格里奥特！”
“你来自何方？”
“我来自曼迪国的宾坦亚•卡马兰。
丹卡朗•图曼国王，
已经把他的亲生妹妹拿来，

交给我，
说我一定要把她给你，
这样你就可以在麦马把松迪亚塔杀掉。
说，他害怕他。”
他说：“首先背诵我对自己的赞美辞。
啊，库雅泰人的族长，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多卡猫。”
“啊，库雅泰人，
多卡猫不合适。
没有一个人的父亲叫多卡猫。
没有一个人的母亲叫多卡猫。”
他把水浇在这个库雅泰族长的头上，
把他头上的毛剃光，
给他起个名字，叫巴兰•法赛盖•库雅泰，
给他起个名字，叫巴兰•法赛盖•库雅泰，
他说：“啊，巴兰•法赛盖•库雅泰。”
他说：“什么事儿？”
“对着我唱我的赞歌。
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吹牛是可耻的。
自我吹嘘是不合适的。
对我唱我的赞歌吧！”

他说：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穿着人皮做的上衣！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戴着人皮做的头盔！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穿着人皮做的靴子，
富雷大王和往昔的大王！
啊，我，咿咿咿咿，
啊，曼迪国的格里奥特们，
微笑并不分散对男子汉的注意！
啊，苏马姆汝，说唱艺术大师到来的时候，
你已经走掉。”

苏马姆汝说：“呀！我动听的美名！
呀呀！我悦耳动听的美名！
啊，库雅泰人的族长！”
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将不再赞美两个国王！”

“你将不再赞美两个国王，
除了马甘•松……
除了我，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喏，古代的说唱艺术大师们是勇敢的。
他们大声呼喊……
巴兰•法赛盖•库雅泰大声呼喊，
说：“啊，苏马姆汝。”
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不能赞美两个国王，
除了马甘•松迪亚塔。”

他说："什么？"
他说："就是这样！"
他说："很好。"
他说："要是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行走的理由，
你脚上的两根腱是健康的。"

他猛地抓住库雅泰人的族长，
砍掉他两根壮健的要害脚腱，
让他坐在巴拉琴前面。
他生了曼萨•马甘，
和虔诚的哥哥巴图汝。
曼萨•马甘和虔诚的哥哥巴图汝
就是巴兰•法赛盖•库雅泰的孩子。

这个巴兰•法赛盖•库雅泰，
继续进行对苏马姆汝的歌颂。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九次破坏曼迪国，
九次把曼迪国重建，
他起兵，
把丹卡朗•图曼国王驱赶出去，
图曼国王虽然把亲生妹妹送给了他，
让他杀掉马甘•松迪亚塔。
他向他背诵一条谚语，
他说："如果你杀死你自己的恶狗，
另一个人的恶狗将会咬你，
啊，丹卡朗•图曼国王。"

他一路杀来，把丹卡朗•图曼国王
追到瓦苏鲁①。
他失踪了，不再被人看见。
他到处搜寻丹卡朗•图曼国王，
他到处不见他的踪影。
他夜间走上回程，
说他要到苏苏去。
丹卡朗•图曼国王班师回归，
他站在一棵树旁，
瞭望着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出发的情景。
他说："嘿，苏马姆汝，我得到你的宽恕，
若是这被加在他们的家族名字上，
他们被叫吉辛人②（被宽恕的人），
这就是在曼迪国做一个吉辛人的意义。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回到苏苏。
喏，苏马姆汝经常有四十四个妻子，
两个二十加上四个妻子。
无论她们什么时候煮饭，
她们总是把饭送到苏马姆汝的军营。
当时，法—科里只有一个妻子。
格里奥特们歌唱她：
　　来自塔朋的卡马拉，
　　来自西比的卡马拉，

① 瓦苏鲁：地名，在巴马科以南，靠近几内亚边界（部分在几内亚），因富饶的农业而著称，首府是布古尼。

② 吉辛人：传说国王丹卡朗•图曼和他的随从逃离曼迪国，住在几内亚，因为曼迪国已属于苏苏国的主权。这些人成了一个新的种族集团即吉辛人，意即被宽恕饶命的人。

啊，法朗·卡马拉，
一个入口之翼！
一个出口之翼！
在他玩耍时，一支箭杀死长翼！
早上砍下一个翅膀，
夜间复生一个翅膀，
晚上砍下一个翅膀，
早晨复生一个翅膀！

西几尼·塔朋①
经常有个碗状的容器。
她的这个小碗不怎么大。
她经常用它煮饭。
可她是法—科里的妻子。
法—科里的舅舅是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她对法—科里喊叫，
她说："啊，法—科里，
我要煮一些小米饭，
把小米饭送给你舅舅的部队。"
她独自一人，
用她的小碗做饭，
她把它放在火上，
拿起一把小米，
放进这个碗里，
拿起一把芳尼欧，

① 西几尼·塔朋：法—科里的妻子的名字。她是一位著名的巫师，有巨大的魔力，因此苏马姆汝强占她，逼得法—科里走进松迪亚塔的阵营。

放进这个碗里。
拿起一把尼亚里马[1]，
放进这个碗里。
这些食物共有四十四盘。
她走过来，
把这些盘食物
统统送给他们舅舅的勇士，让他们进餐。
这个舅舅就是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苏马姆汝大声呼叫：
“法—科里，过来。”
法—科里走过来：
“啊，亲爱的外甥，
你没有穷人的妻子，
你有的这个妻子，
应当侍奉我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因为我是国王。
今天曼迪人属于我。
你没有穷人的妻子，亲爱的外甥！”
“啊，我的舅舅，
你怎么能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在这之前，你有四十四个妻子。
我可只有一个。
你羡慕我的妻子。”
“在你妻子身上的那种力量，
就是我羡慕的那种力量。
我要把你的妻子从你的手中拿过来。”

① 芳尼欧和尼亚里马都是马里的食品。

他说："啊，舅舅，就这么说吧。
如果你从我手中拿走我的妻子，
今天会对你有利。
今天会对我不利。
今天是你得意的日子，
可是明天将是我得意的日子！"
他把法—科里赶走、放逐。
法—科里走开，
到麦马的马甘•松迪亚塔那里寻求庇护。
他说："我的舅舅把我的妻子偷去。
我来到你这里寻求庇护。
那么，让我们团结起来，一同共事吧。
让我们对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战斗吧！"

六　　库鲁—科罗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留在原地不动。
马甘•松迪亚塔留在麦马。
他们在玩希翼游戏，
希翼游戏到了结局。
松迪亚塔留在麦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把葫芦塞进穷人和权势者的嘴巴[1]，
说谁也不能公开讲话，
说大家都对着葫芦说话，
他是个例外，因为
他是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只有他是例外，因为
他是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说："谁也不可公开讲话，
只有我例外，因为，
我是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还有我的一个妻子例外，
她就是西几尼•塔朋。"

① 把葫芦塞进穷人和权势者的嘴巴：象征言论控制。

他们说："就这样吧。"
现在法—科里
走过来，
他把葫芦从他的嘴巴摘下，
从他的嘴巴上拿下来。
现在图拉·马甘……
图拉·马甘和坎凯—建！
穆凯·穆萨和穆凯·丹图马！
当河水高涨，
河后的大王！
当河水干涸，
图拉·马甘的渡津[1]！
大刀可能拒绝，
但是图拉·马甘杀了它！
长矛可能拒绝，
但是图拉·马甘杀了它！
英勇的墓中奴隶，还有拉弓射箭的仆人！
格里奥特们歌唱他，
……
割下大脑袋的大王！
劈开大嘴巴的大王！

现在图拉·马甘
把葫芦从他嘴巴上拿掉。

① 图拉·马甘的渡津：图拉·马甘，是特拉沃雷人最著名的成员，曾征服冈比亚。图拉·马甘的渡津位于凯塔附近的巴乌莱河上或在同塞内加尔交界的法莱梅河上。这两条河都是塞内加尔河的支流。

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
把葫芦从他嘴巴上拿掉。
西塔•法塔——亚瓦拉[1] 格里奥特们的先人，
2855 把葫芦从他的嘴巴上拿掉。
四大族系的亚塔拉[2]，
把葫芦从他的嘴上摘下。
他到达里马科尼小溪这里，
里马科尼小溪在曼迪国境内，
2860 死神把他带到那里。
他留在里马科尼那里，
他从未到达麦马。
他停留在里马科尼，
甚至明天早晨，
2865 圣祠在里马科尼收到祭品。
小溪那里的蜜从未被取走！
如果你要提取它的蜜，
那么蜜蜂就会蜇你，
你只有在另一个世界讲述这个故事。

2870 他们走来

① 西塔•法塔：亚瓦拉人是与索宁凯人有关的一个种族集团，位于马里西北部，靠近毛里塔尼亚边界。西塔•法塔，据传说曾经陪图拉•马甘征服冈比亚，被奖赏黑暗的乔洛夫国王的金宝座。1964年，移到卡巴圣城的亚瓦拉人皈依伊斯兰教，熔化大量金器到市场出售。人群中的长者解释，这些金器原来就是黑暗的乔洛夫国王的金宝座，也有人称，它们原来是图拉•马甘的“长矛”和“短剑”。

② 四大族系的亚塔拉：根据曼迪传说，他是传说中的富拉尼族、普尔贝族、颇耳族和图阿雷格族的祖先。另外一个版本说，亚塔拉是摩尔人，也许是阿拉伯人，来到马里娶黑人老婆，生的孩子是第一批富拉尼人，后来回到北方，娶白人老婆，生的孩子成了图阿雷格人。

得到曼迪国土上的一些古代的东西：
玉米，
芳尼欧，
小米，
花生。
他们取走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番荔枝，
费尼昂
和卡萨瓦块茎，
走到麦马每周一次的集市，
当他们到达麦马的集市，
他们走过来把这些东西放下。
在麦马，苏古龙•库龙坎
正在集市上，
正在麦马集市闲逛。
她过来，发现曼迪国的人民坐在那里。
他们都坐在他们的食物旁边，
在番荔枝和檀巴树前面。
她喊叫起来："嘿，西盖！"
还有一些布雷果。
"这些都是曼迪国古代出产的东西！"
她询问他们：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曼迪的宾坦亚•卡马兰来。"
"你们来这里寻求什么？"
"我们来请松迪亚塔，
现在就去统治曼迪人！
我们来请松迪亚塔，

现在就去统治曼迪人!”
啊,松迪亚塔•马甘•孔纳塔!
权力可爱!
啊,比里比里巴!
我歌唱你呀!
无敌的康坎—马甘!
高个儿马甘,高个儿穆图格勒!
奇才尼安盖和吉因神马甘!
费尼杜古•科马甘和坎库•布卡里!
法—库汝和法—坎达!
尼亚马甘和吉因神马甘,
移居到凯塔这里。

结果是,曼迪人留下来。
[麦马•西拉对曼迪人呼喊……]
苏古龙•库龙坎对他们呼喊,
苏古龙•库龙坎对曼迪的人们呼喊,
她说:“啊,曼迪的人民,
过来,让我们到家里去吧。
你们是从曼迪的宾坦亚•卡马拉来的吗?
如果你们来是为了带松迪亚塔,
而不是别人吗?”
他们说:“不是别人,
只有松迪亚塔。
现在必须回到曼迪国,
治理曼迪国,
统治曼迪国的铁匠。
苏马姆汝使得曼迪国的人民穷困不堪。

曼迪国已经遭到毁坏。”

喏，事有巧合，
松迪亚塔已经到矮树丛打猎，
他，还有他的弟弟曼迪•布卡里。
他们到矮树丛去杀死野生动物。
曼迪国的人民把它叫做坎索里[1]。
他们杀死了坎索里，
就把它藏在野草里面。
他们继续漫游，走进一个荒原，
在矮树丛里到处走动。
苏古龙•库龙坎来了，发现他们已经走掉。
既然她是个女巫，
在他们不在的时候她到了那里。
她来了，嗖的一声把野兽拿走，
她也就迅速离开。
她把肝脏从它的肚子里扒出来，
去把肝脏放在米上，
和着大米一起煮饭，
再把它放到曼迪人跟前。
“这是用来欢迎你们的。
吃饱肚子！”
当他们正在那里会话，
松迪亚塔
他们回到家。
曼迪•布卡里大声呼喊：“啊，我的兄长！

① 坎索里：一种羚羊。

谁来到这里把我们的野兽拿走?”
他说:“我的弟弟,
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们不在的时候,苏古龙•库龙坎来过,
把你哥哥的猎物拿走,
去为陌生人煮欢迎的客饭。”
曼迪•布卡里跑着回家
去寻找苏古龙•库龙坎。
喏,事有凑巧,
这个野兽的肝脏已经放到米上。
曼迪的人们还没有吃掉。
他对着肉大声呼喊,
肉蓦地跑掉,
又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苏古龙•库龙坎也对这块肉呼喊,
这块肉跑着回到米饭那里。
对着曼迪国的人民,
对着曼迪国的人民,她说:
“吃饱你们的肚子!”
曼迪•布卡里说,
他说:“肉啊,你要停留在那里,
我就要诅咒你!”
他对着肉大声呼喊,
肉又跑掉了,
跑到曼迪•布卡里那里,
跑到曼迪•布卡里的两只手里。
苏古龙•库龙坎说,

她说："啊，曼迪•布卡里。"
她说："要是你不冷静下来，"
她说："要是我诅咒你，
你的脚甚至踩不碎一个花生壳。"

他对苏古龙•库龙坎大声叫嚷。
她裹在下身的裙子
落在地上。
他对苏古龙•库龙坎大声叫嚷。
她的头巾，正在朝地上飘落时，
她猛地抓住。
苏古龙•库龙坎说，
她说："啊，曼迪•布卡里，
我诅咒你！
但愿你生的孩子像蝗虫！"
苏古龙•库龙坎……
"可你的子孙，后代……
但愿你的子孙后代永远做不了国王！
要是你到西吉朗
和迪吉拉去，
那里的人们就是他的后代，
就是曼迪•布卡里的后代。
他们生了许许多多孩子，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国王。"

图拉•马甘大声喊叫，
他说："啊，马甘•松迪亚塔。"
他说："什么事儿？"

“啊，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
对松迪亚塔说，
我们来这里要把他带回去。
他必须去统治曼迪国，
统治曼迪的铁匠，
统治曼迪的诵经人
统治曼迪的制革人
统治曼迪所有的高贵氏族。
苏马姆汝使得曼迪人穷困不堪。
如果你不去治理曼迪……曼迪国，
曼迪国将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唉，”他说，“很好。”
他说：“我母亲年纪太大！
长满肉瘤的苏古龙，
她再也不能骑驴，
她再也不能骑马，
她再也不愿意步行。
她再也不能用吊床抬着。
她年纪太大。
她再也不愿意旅行了。”
长满肉瘤的苏古龙大声叫喊……
马甘•松迪亚塔来到他母亲跟前，
说：“我的母亲，
曼迪的人民来了，要把我带回去，
他们说我必须治理曼迪国。”
她说：“我的孩子，
就这样吧。
我再也不能骑在驴背上了，

我再也不能骑在马背上了
我永远不会被别人用吊床抬着了。”
事情如此凑巧，
那时候汽车的日子还未到来。
她说：“三天过去之后，
走进矮树丛，
砍下一棵木棉树。
上面覆盖一件柩衣，
把它放在我的茅舍后面。
你自己守在那里，
连续三天。
请真主决定推迟的时间。
你必须发……发誓。
请真主决定推迟的时间。
等这三天过完，
我必须站立，同另一个世界的仆人团聚。”
他说：“就这样吧。”
松迪亚塔走进矮树丛，
砍下一根木棉树枝，
上面覆盖着一个柩布，
让它看上去好像一个人的死尸，
再把它放在他母亲的茅舍后面，
他自己守在那里。
到了夜间，他对真主发誓：
“啊，真主！
我的母亲是苏古龙·孔德。
她再也不能骑在驴背上，
她再也不能骑在马背上，

她再也不能被别人用吊床抬着。
我的母亲太老了。
我的母亲，
从她发身的时候起，
直到她结婚的时间，
除了我父亲她没结识别的男人。
她的脚是白的，她的手是白的。
我愿意……
我愿意……我愿意统治所有的曼迪人，
统治所有的高贵的氏族。
统治四个种族，
曼迪国的四个说唱艺术大师，
统治马穆汝的五个氏族，
还有四个氏族的虔诚信徒，
统治九个种族的人，
还有曼迪国土上的十二个马拉凯氏族。
我将独吞独享这块曼迪的羊肉。
她的脚是白的。
她的手是白的。
三天过去之后，
我母亲必须同另一世界的仆人聚在一起，
可是我如果不打算统治曼迪国，
我如果不打算统治格里奥特，
我的母亲却是个倔强的女人。
要是我的母亲
用她的眼睛看不见苦难，
不要让她死掉。
让她留在悲惨之中，

让松迪亚塔留在悲惨之中。
让我永不统治曼迪人。”
三天过去了，
松迪亚塔的母亲死了。

在母亲的茅舍里，他为她挖墓穴，
把他母亲放进墓穴里，
然后去告诉麦马王子顿卡拉。
“啊，麦马王子顿卡拉，
赐给母亲土地……
赐给我一块土地，
我可以把我的母亲埋葬。”
他说：“我不会赐给你土地，
直到你付出土地的价钱。”
正是从这天起，
人们必须为土地付钱。
他说：“我不会赐你土地，
直到你付出土地的价钱。”①
他说：“很好。”
松迪亚塔走进了矮树丛。
他砍下一根做箭杆用的树枝，
放进一个袋子。
他去砍一些野生芦苇，
把它们放进这个袋子，
还有松鸡和珍珠鸡的羽毛，

① 麦马人要钱的本意可能是泄松迪亚塔的气，免得留下他母亲尸体给松迪亚塔制造要求什么衔头的条件。

一把斧头，
一把大刀，
一股脑儿放进，
一股脑儿放进他的皮袋子，
带来送给麦马王子顿卡拉：
“你瞧这就是买地的东西。
我现在要回家去了。”
这时候，有三个圣徒在那儿。
无所不见的圣徒，
无所不说的圣徒，
还有无所不知的圣徒。
麦马王子顿卡拉
走过来拿起皮袋子，
把它弄个底朝天。
松鸡毛和珍珠鸡毛
和一些破碎片倒了出来。
一把斧头，
一把大刀，
它们都扑通一声落在地上！
麦马王子顿卡拉吓得胆战心惊。
无所不见的圣徒，
无所不说的圣徒，
无所不知的圣徒……
无所不知的圣徒说这个人人都懂。
无所不见的圣徒说：
“这个任何人都看得见。”
还有无所不说的圣徒说：
“这个人人都知道？

那是撒谎！
这个人人都解释清楚？
那些话全是谎言。
这个任何人都看得见？
这本身就不真实！
啊，麦马王子顿卡拉。”
他回答：“什么？”
“如果你不赐给他土地，
他就要毁掉麦马。
箭杆这个东西，
它就是废墟中的东西。
如果你不赐给他土地，
他就要把麦马毁掉。
这松鸡羽毛，
这珍珠鸡羽毛，
它们都是废墟中遗留的东西。
在这里只有松鸡去争夺食物。
在这里只有珍珠鸡去争夺食物。
刀片这东西，
它就是砍掉脖子的大刀。
斧头这东西，
割断脖子流出血！
如果你不赐给他土地。”
麦马王子顿卡拉十分害怕。
他传唤马甘•松迪亚塔。
他对松迪亚塔说：
“我愿意把麦马的所有土地给你。
如果蜥蜴的尾巴不被割掉，

它将永远不会再知道他的墙壁。”

松迪亚塔对着曼迪国的人们呼唤，
“让我们离开吧。”
麦马王子顿卡拉说：
“我们给你顿卡拉的士兵，
我们把顿卡拉氏族的许多人交给你。
带他们到这里来……
带着他们去曼迪国吧，
他们会在曼迪国帮助你作战。”
麦马王子顿卡拉，
他们，还有马甘•松迪亚塔，
还有曼迪•布卡里，
还有图拉•马甘，
还有法—科里，
还有四个族系的亚塔拉人，
还有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唉，
还有西塔•法塔，
还有格里奥特图姆•马尼亚，
他们都向前走来……
还有法—科里。
他们来到大河的岸上，
来到船上人家的族长那里。
来到沙兰亚•科诺那里，
船上人家的族长就是沙兰亚•科诺。
他们去住在沙兰亚•科诺那里，
住在沙兰亚•科诺家里。
说来事有凑巧，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给他送来口信，
给沙兰亚•科诺送来口信。
马甘•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不能过河。
他们绝对不能过河！
他们在附近站了整整三天，
他们就不能过河。
这时候又有事情发生，
马甘•松迪亚塔，
当他的母亲正往麦马去的时候，
她摘下她的白色银手镯，
把它送给沙兰亚•科诺，
拿着他的手臂发誓，
直到时间的尽头，国家统统灭亡，
马甘•松迪亚塔不需要付他摆渡钱。

正当他们坐着谈话的时候，
马甘•松迪亚塔大声呼喊，
他说："今天的事情人们毫不感激！
在我们先到麦马去的时候，
我母亲摘下她的白色银镯，
套在一个船工的手臂上。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船工。"
沙兰亚•科诺接着大声喊叫：
"啊，马甘•松迪亚塔，
你是苏古龙•孔德的儿子吗？"
他说："正是。"
"明天早上你和你的朝臣过河。
白色银镯是给我沙兰亚•科诺的。

我不是不感恩！
我只是不认识你。
明天你和你的朝臣过河，
到曼迪国去。”
他说：“那就这样吧。”
沙兰亚•科诺把一切准备停当，
又向真主祈祷。
一只松鸡从天外飞来，
他抓住这只白色松鸡的腿，
写了个护符，
还写下神圣的信。
说：“去告诉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谁也不愿得到这个消息！
去告诉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说：‘明天马甘•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过河。
我这里没有丝毫差错。
我的亲人没有丝毫差错。
我之后没有。
我之前没有。
明天纳瑞•马甘•孔纳塔和他的朝臣过河。’”
啊，勇敢的猎手！
我在达盖•加兰为你歌唱！
拿起长弓！
诵经者和制革人的统治者！
松迪亚塔拿起长弓，
走他的路！
啊，勇敢的猎手！
你抓住他！

啊，勇敢的猎手！
你杀掉他！
……
直到另一个世界！
如果你不是任他自以为是，
……
……
松迪亚塔将从外面把曼迪国打个稀烂，
孔德女人的孩子，有求必应！

白色松鸡飞下来，
栖息在一棵树顶上。
他说："晚上好，苏马姆汝，
啊，苏马姆汝，我这里没有丝毫差错。
我的亲人没有丝毫差错。
我之后没有。
我之前没有。
我被吩咐来这里告诉你这个。
沙兰亚•科诺吩咐我
来这里告诉你这个。
说：'明天马甘•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过河。'"
库雅泰人的族长宣布：
"啊，苏马姆汝，
要是吉因神说出来，
那可能是真实情况。
要是天使说话，
那可能是真实情况。
可是当一个松鸡说话，

谁可曾见过这类事情？
啊，苏马姆汝，你为什么不抓住这只松鸡？
你必须杀掉它。
这个松鸡后面有文章！”
苏马姆汝走向前，
抓住这只松鸡，
割断它的脖子，
拔下它的羽毛，
把它放进碗里，
把它烧煮。
在他们，他和库雅泰族长，
坐在那儿谈话的时候，
松鸡又从碗里喊叫起来：
“苏马姆汝，晚上好。
沙兰亚•科诺吩咐我
过来告诉你：
‘明天马甘•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要过河，
我这里没有丝毫差错。
我的亲人没有丝毫差错。
我之后没有。
我之前没有。
马甘•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明天要过河！’”
库雅泰人的祖先大声说：
“要是吉因神说出来，
那可能是真实情况。
要是天使说话，
那可能是真实情况。

要是你，亚当的儿子[1]，讲话，
那可能是真实情况。
可是一只松鸡被切开，
放进碗里，
准备烧煮，
要是它说出来，
这类事情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苏马姆汝，我不想分享这只松鸡。
你可以单独把它吃掉！”
苏马姆汝走过来，
把这只松鸡吃掉。
这只松鸡被施上魔法！
马甘•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过来了。
他们来进攻苏马姆汝。
苏马姆汝驱赶他们。
他们进入卡里法雅。
说唱艺术大师们宣布：
“今天松迪亚塔进了卡里法雅[2]！
纳瑞•马甘•孔纳塔进了卡里法雅！
孔德女人之子，有求必应！
松迪亚塔进了卡里法雅！
松迪亚塔没有逃跑！
啊，荣誉！

① 亚当的儿子：人类的别称。

② 卡里法雅：该城建城象征松迪亚塔不能打败苏马姆汝，但从此有了转折：松迪亚塔的神秘力量逐渐加强，苏马姆汝的力量则逐渐减弱。松迪亚塔在曼迪国取胜，决定于巫术而不是军事力量。

宁死也比受辱好！
啊，荣誉！”

这就是那天歌唱的。
对于一个勇敢者来说逃离并非耻辱，
因为他必须留意后方。
纳瑞•马甘•孔纳塔，
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又往前进。
他们前进，
放火烧苏马姆汝的要塞。
苏马姆汝把他们赶走。
他们走到曼迪的卡卡马。
关于松迪亚塔，
说唱艺术大师们说：
“纳瑞•马甘•孔纳塔进入曼迪的卡卡马！
孔德女人的孩子，有求必应！
孔德女人的孩子，比里比里巴！
松迪亚塔今天进入曼迪的卡卡马！”

这就是说一个勇敢者从来不逃离
跟他一样勇敢的人。
这些话是不真实的。
松迪亚塔逃离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这时候，碰巧
苏马姆汝走过来，
抓住一只小鸡，
一只白净的小鸡，

把它活活地塞进坑里，
拿它献祭，
对马甘•松迪亚塔施魔法，
这样马甘•松迪亚塔就不会战胜他。
苏马姆汝走过来，
拿一百支箭杆献祭，
作好准备，把它们放进坑里，
对马甘•松迪亚塔施魔法，
这样松迪亚塔就不会战胜他。
除非松迪亚塔弄到一只白色小鸡，
他杀它，
流出的血，
他把它流出的血抹到要塞的各个大门上，
接连抹上三次，
再弄些箭杆，
排在要塞各个大门的周围，
接连排上三次，
如果这些事做停当，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
松迪亚塔就会战胜他。
但是这些事没有做停当，
松迪亚塔就不会战胜他。
松迪亚塔声泪俱下，
来到苏古龙•库龙坎跟前：
“啊，苏古龙•库龙坎，
我的对手们现在压倒我！
啊，苏古龙•库龙坎，
我在格里奥特们面前感到羞耻。

啊，苏古龙•库龙坎，
我也在我那些曼迪的对手面前感到羞耻。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战胜我了！”
“苏马姆汝逼得我逃跑。
我进入曼迪国的宾坦亚•卡马兰。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逼得我逃跑。
我进入曼迪的卡卡马。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逼得我逃跑。
我进入曼迪的达盖•加兰。
有什么大王能战胜苏马姆汝？”
苏古龙•库龙坎说：“自我安慰吧。
我们的母亲经受的苦难，
那种苦难不是白白经受的！
啊，苦难！
一个流亡者不要因苦难而自毁。
没人知道苦难引向哪里。
啊，纳瑞•马甘•孔纳塔！
权力可爱！”

苏古龙•库龙坎走过来。
只有一个女人能战胜一个勇敢的男人。
晚上，她过来站在他面前，
过来找到苏马姆汝：
“啊，富雷大王和往昔的大王，
你晚上好啊！
库库巴和班坦巴！
尼亚尼—尼亚尼和卡马西盖！
……

你晚上好啊！
向苏马姆汝致敬！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穿着人皮做的上衣！
苏马姆汝进入曼迪国，
戴着人皮做的头盔！
穿着人皮做的裤子！
啊，富雷大王和往昔的大王！
没有任何大王可以战胜你！”

他说：“嘿，你是个嘴甜的姑娘。
放过我吧。
我已经用一百支箭杆献祭。
无论谁把它们从地上拿起来，
放在我的要塞大门旁边，
谁就能战胜我。
没有人能战胜我。
我用一只白色的小鸡献祭，
如果有人杀死另外一只白色的小鸡，
用它的血在我的要塞大门上抹上三遍，
那个人就会战胜我，
可是他做不到这一切，
他就不会战胜我。”
这些话一说完，
苏古龙•库龙坎就哈哈大笑。
苏古龙•库龙坎离开这些要塞大门，
逃之夭夭。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的人追她。

她来到松迪亚塔跟前，
她说："啊，松迪亚塔。"
他说："怎么回事儿？"
"去折断一百支箭杆！"
他去折毁一百枝箭杆。
"去弄到一只白色小鸡。"
他去捉住一只白色的小鸡。
她说："当这只公鸡杀掉以后，
谁能用它的血在要塞城门上涂抹三遍？
并不是要把全部鸡血用完。"
法—科里说："我能！"
大脑门法—科里和大嘴巴法—科里！
大脑门法—科里
和大嘴巴法—科里！
大个子科里！
戴着葫芦的科里，
摘掉葫芦的科里，
珠马•冈耶和珠马•坎亚[1]！
最早的英雄氏族是五大王族。
来自苏鲁巴提的曼迪族。
顿布雅族是最早的氏族。
还有苏索科族，
苏索科族是一个原有的氏族。
法—科里无所畏惧！
新纳尧戈是一个原有的氏族，

① 珠马•冈耶和珠马•坎亚：指桑卡朗河上的两个村子，在今几内亚境内。含义分别是"激流"和"缓流"。

还有一个最早的氏族是丹索科，
五大王族就是最早的英雄氏族！

法—科里站起来。
于是那只白鸡被杀掉，
交给法—科里。
法—科里拿了那只鸡，
他用这只鸡的鲜血把苏马姆汝的要塞大门
涂抹三遍。
当苏马姆汝认出法—科里，
法—科里受到追捕。
法—科里过来，
把三支标枪插在树顶上，
又把几支标枪插在地上，
再把一些箭杆竖在要塞大门附近。
苏马姆汝和他的人马出来，
说他们要迎战法—科里。
只要法—科里投出标枪，
不是击中两个人，
就是四个人被击中。
只要法—科里投出标枪，
不是击中苏马姆汝的五个人，
就是六个人被击中。
松迪亚塔和他的朝臣过来了，
包围住苏马姆汝的要塞，
破坏苏马姆汝的要塞。
他们来进攻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当苏马姆汝认识到

他不可能取胜的时候，
他把西几尼•塔朋放到背后，
放在他的马上。
他飞也似的掠过他的敌人。
如果一个勇敢者不逃离同等的对手
他就会战胜对方。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走上战场。
他们冲过来，
追赶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追赶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苏马姆汝跑得更快，超过他们。
苏马姆汝跑到库鲁—科罗附近的大河，
——这里的又一个库鲁—科罗——
在大河岸上坐了下来。
他说："我要休息休息，
等我休息好了，
我再过河。
诸位大王愤怒，我不会受到伤害。"
他还继续坐在那里。
图拉•马甘，
法—科里，
马甘•松迪亚塔，
他们后面是格里奥特图姆•马宁亚，
他们后面是加巴特格里奥特们的祖先，
长弓手桑戈伊①，
他带着他那古老的班卓琴。

① 长弓手桑戈伊：和卡拉—珠拉•桑戈伊是同一个人。

他们大家都来了，
找到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把长矛对准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把大刀对准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把标枪对准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标枪不能刺中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大刀不能刺中他。
长矛不能刺中他。
大刀……斧头都不能刺中他。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耻辱在库鲁—科罗找到了他。
他在这里智穷才尽。
班巴拉人过来了，
用物神把他包围住，
用森林把他包围起来，
他变成了库鲁—科罗的神圣的物神。
要是生孩子的麻烦困扰一个姑娘，
要是她去库鲁—科罗，
她必须去库鲁—科罗，
到库鲁—科罗的人民那里。
她必须到大山旁边发誓。
全能的真主将给出生孩子的办法。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死了。
曼迪国的人民回来了，
回到曼迪国，
回到曼迪国的达盖•加兰。
这时候那里的人民高高兴兴，喜气洋洋。

七　西　比

伟大的西拉•马安•科伊塔[1]，
从金迪亚[2] 的加瓦拉人那里出发。
他走过来了。
这时候，事有巧合，
曼迪国没有马匹。
迪马[3]
离开加兰，
过来和马甘•松迪亚塔会合，
松迪亚塔已经在达盖•加兰驻扎。

长翼[4]
过去经常住在西比[5]。
长翼给松迪亚塔送去口信，
请他过来。

① 西拉•马安•科伊塔：可能是瓦拉人的先人达曼纪勒的儿子。据说达曼纪勒是个巨人，他的墓有二十至二十五英尺长。

② 迪亚：几内亚境内地名，紧靠塞拉利昂边界，离科纳科里约六百公里。

③ 迪马和达曼纪勒可能是同一个人。

④ 长翼：西比河塔朋地区卡马拉氏族大王。也有传说他是尼亚尼著名的卡拉•卡马拉王的儿子。

⑤ 西比：村名，与曼迪大山相连，远离尼日尔河，位于巴马科西南四十五公里。

当松迪亚塔到达要塞，
恰巧，
他们离开追逐苏马姆汝的平原，
因为他们曾在这个平原杀死了苏马姆汝。
他们进攻坐在那里的苏马姆汝之子，
进攻曼萨•马甘•坎特，
他们抓住曼萨•马甘•坎特，
把他变成一匹马。
这个库雅泰人的祖先骑到他的背上。
马甘•松迪亚塔来到库雅泰祖先跟前，
说："起来，让我们走吧。
现在曼迪国是你们的了。
我们已经战胜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他说："我两只脚站不起来。
苏马姆汝砍断两根要害的筋腱。
我不能站起来。"
他们捉住曼萨•马甘•坎特，
让他弯着身子，
把巴拉琴放在他的背上，
这位库雅泰祖先可以唱松迪亚塔的赞歌。
他们往曼迪国走去。
他们离开苏苏，往曼迪国走去。
他大声说：
"拿起长弓！
他把这座城市包围！
新朋拿起长弓，
走他的路！
拿起长弓！

他从这个城主人手里接管了它！
松迪亚塔拿起长弓，
走他的路！”

“你来这里是为了曼迪国，
如果你不是对他不管，
如果你不是对来福枪和子弹放任不管，
松迪亚塔就会来把曼迪国雕刻！
让曼迪国完善优美！
松迪亚塔，你来这里是为了曼迪国！”

他们捉住曼萨•马甘•坎特，
把他放在他们面前。
他是一匹马，
他背上坐着库雅泰人的祖先。
巴拉琴也放在他身上。
库雅泰人的祖先弹起巴拉琴。
他们往曼迪的达盖•加兰走去，
当他们到达达盖•加兰，
伟大的西拉•马安•科伊塔开始出发。
他从金迪亚的加瓦拉人那里
来了。
他和他的马离开加兰。
他和他的马离开金迪亚。
他来了。
马甘•松迪亚塔派送他的格里奥特们
赞颂伟大的西拉•马安•科伊塔。
……

加瓦拉人和科伊塔人并不一样！
伟大的西拉•马安•科伊塔来自库苏杜！
……

格里奥特们歌颂伟大的西拉•马安。
达曼纪勒离开加兰。
他来了，
来到西比和塔朋①。
长翼给马甘•松迪亚塔送去口信，
叫他前来，
他们可以玩玩小乌里②。
他果真来了。
当他们玩小乌里的时候，
马甘•松迪亚塔宣布："哎啊！
在这里我是外乡人，
我来自瓦加杜古，
我在这里时间不长。
没有谁同外乡人玩乌里。"
他坚持说："现在让我们玩玩乌里吧！
啊，马甘•松迪亚塔，
你害怕吗？
让我们玩玩乌里。"
他说："没有谁同外乡人玩乌里。

① 塔朋：村名，西比西南十公里处。西比和塔朋的主要居民是卡马拉族。

② 乌里：一种游戏，实际上是一种决斗，在古代马里很普遍，而又很严肃，这些事件象征对权力的武力挑战。

你不谈这个好吗？
说真的，咱们还是测试彼此的知识吧。”
马甘•松迪亚塔过来了，
追击这个卡马拉人的族长，
他围绕这座大山① 转了三遭。
当对方知道做什么也无济于事，
知道他不能找到出口的时候，
他看看庞然巨石，
一下子把岩石劈成两半，
一头进口，一头出口。
格里奥特们歌唱：
说，
进口之翼！
出口之翼！
单箭刺死长翼！
男巫就是有风度！
这才是我唱歌的巫师！
往昔的男巫！

啊，苏马雷②！
让我们把曼迪国的故事留在这里，
稍稍休息一会儿，
话语变得太难不再往下说了！

① 大山：靠近西比有座天然桥，名字叫长翼拱门。松迪亚塔占了上风，追逐长翼到这座大山。当这个卡马拉看到没有逃路的时候，便抽剑在岩石上劈出一个洞。

② 苏马雷：马里人的名字，就是在凯塔这个人的院子里，我们作为客人听完了这个史诗的演唱。

附一

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江·毕拉里　Jon Bilal
布巴克里·萨迪克　Babakari Sidigi
马马杜·卡努　Mamadu Kanu
卡努·新朋　Kanu Sinbon
卡努·尼欧贡·新朋　Kanu Nyogon Sinbon
拉瓦里·新朋　Lawali Sinbon
（新朋·巴塔·尼亚盖塔）（Sinbon Bata Ngagate）
国王贝里孔　King Belekon
国王贝里巴孔　King Belebakon
国王贝瑞穆　King Beremu
国王贝瑞穆·达纳　King Berem Dama
科马甘　Komagan
美男子法拉·马甘　Fata Magan，the handsome
马甘·松迪亚塔　Magan Sun-jata
曼迪·布卡里　Manden Bukali
苏古龙·库龙坎　Sugulun Kulunkan
丹卡朗·图曼国王　King Dankaran Tuman
马甘·亚塔·孔德　Mangan Jata Konde
法一坎德　Fa-Kande

库一建·法一坎德　Ku-jian Fa-Kande
杜·卡米萨　Du Kamisa
纳瑞·马甘·孔纳塔　Nare Magan Konate
曼迪·苏古龙　Manden Sugulun
丹·曼萨·乌兰丁　Dan Mansa Wulandin
丹·曼萨·乌兰巴　Dan Mansa Wulanba
廷提约·马甘　Tintijo Magan
卡拉一珠拉·桑戈依·马穆纳凯　Kala-jula sangoyi Mamunaka
兰苏马·贝雷塔　Lansuma Berete
巴马纳·达法兰塔　Bamana Dafaranta
图拉·马甘　Tura Magan
黑暗的哈吉　the Dark Hajji
光明的哈吉　the Bright Hajji
塔　Ta
坎布　Kenbu
坎布·台纽　Kenbu Tenew
特拉沃雷·布拉里　Tala Wara Bulali
穆凯·穆萨　Muka Musa
穆凯·丹图马　Muka Dantuma
坎凯一建　Kanka-jan
纳卡纳·提里巴　Nakana Tiliba
幸运者卡汝盖　Karunga，the fortunate
图姆·马尼亚　Tumu Maninya
康坎·马甘　Konkan-Magan
尼亚盖·苏马　Nyaga Suma
坎库·布卡里　Kanku Bukari
芬亚一都古·库马甘　Finya-dugu Kumagan
穆图格勒　Mutugele

法一库汝　Fa-Kuru
法一坎达　Fa-Kanda
顿·法依里　Dun Fayiri
苏苏大山苏马姆汝·坎特　Susu Mounain Sumamuru Kant
图龙贝　Tulunbe
顿卡拉王子　Prince Tunkara
穆塔里　Mutari
朱比　Jobi
麦马·库朗盖　Mema Kurange
麦马·山卡朗凯　Mema Sankarenka
东阳·吉纳　Tonyon Kena
沙里·库南　Sali Kunan
富雷大王　King Fure
库库巴　Kukuba
班坦巴　Bantanba
科多·新朋　Koto Sinbon
麦马·西拉　Mema Sira
多卡猫　Doka，the cat
坎昆巴·坎特　Kenkunba Kente
曼萨·马甘　Mansa Magan
虔诚的哥哥巴图汝　Baturu，the Holy Elder
法朗·卡马拉　Faran Kamara
西几尼·塔朋　Sigini Tabun
法一科里　Fa-Koli
西塔·法塔　Sita Fata
尼安盖　Nyanga
费尼杜古·科马甘　Finedugu Komagan
坎库·布卡里　Kanku Bukari

尼亚马甘　Nyamagan
坎索里　Kansoli
迪吉拉　Degela
沙兰亚·科诺　Salenya Kono
加巴特　Jabaate
西拉·马安·科伊塔　Sira Maan Koyte
曼萨·马甘·坎特　Mansa Magan Kante
达曼纪勒　Damangile
尼亚尼—尼亚尼　Nyani-niyani
卡马西盖　Kamasiga
法里纳—迪几尼　Farina digeni
亚提马—摩索　Jatima-moso

附二

地名中英文对照表

麦加　Mecca
麦地那　Madina
桑卡朗　Sonkaran
杜　Du
麦马　Mema
曼迪国　Mandenland
瓦加杜古　Wagadugu
曼迪·宾塔尼亚·卡马兰　Manden Bintanya Kamaran
吉里纳　Kirina
卡卡马　Kakama
达盖·加兰　Daga Jalan
尼亚尼小溪　Nyane Creek
盖瑞尼小溪　Gereni Creek
西吉瑞　Sigiri
库拉　Kura
马马汝　Mamaru
珠拉·芳杜　Jula Fundu
凯塔　Kita
凯塔山　Mount Kita

布多福　Budofo
塔亚昆　Tayakun
塔亚巴　Tayaba
几尼山　Mount Geni
曼迪·吉里　Manden Kiri
吉里—科罗尼　Kiri-Koroni
凯拉　Kela
卡巴　Kaaba
几内亚　Guinea
几尼　Geni
瓦苏鲁　the Wasulu
塔朋　Tabun
西比　Sibi
里马科尼　Limakoni
西吉朗　Sigiran
马穆汝　Mamuru
卡里法雅　Kalifaya
库鲁—科罗　Kulu-Koro
金迪亚　Kindiya
迪马　Dema

附三

族名中英文对照表

孔德族　The Konde clan
亚拉族　The Jara clan
马宁凯人　The Maninka
曼迪人　The Manden
康尼族　The Kone
特拉沃雷族　The Tarawere clan
西塞族　The Sise clan
贝雷塔族　The Berete clan
西亚基族　The Siyaki clan
马拉凯人　The Maraka
马盖苏巴人　The Magasubaa
尼亚麦人　The Nyame
加瓦拉人　The Jawara
科伊塔人　The Koy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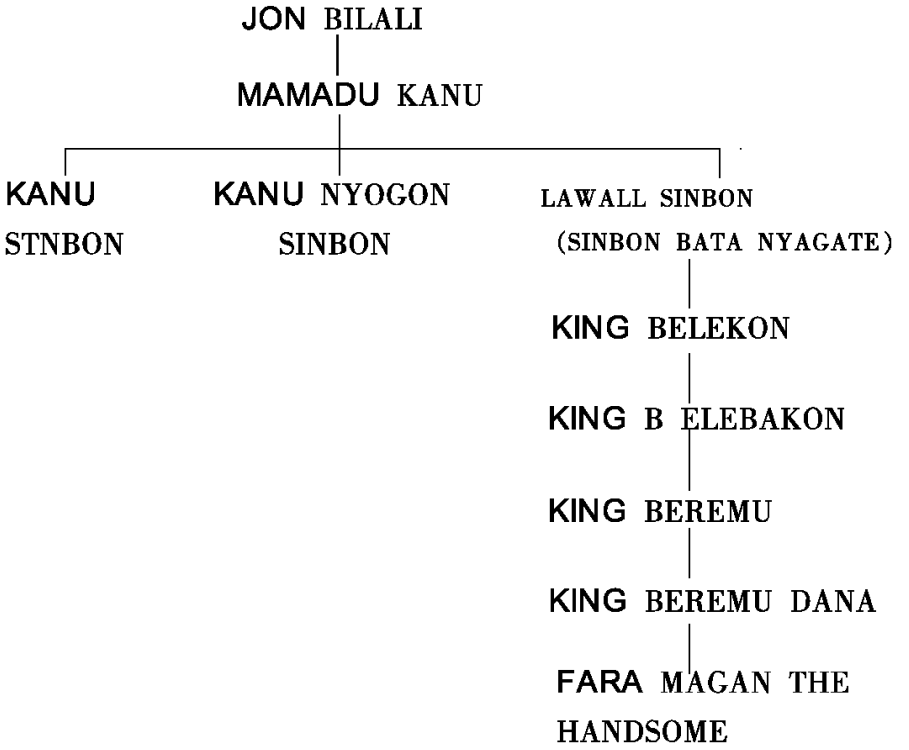
附四

主要族谱中英文对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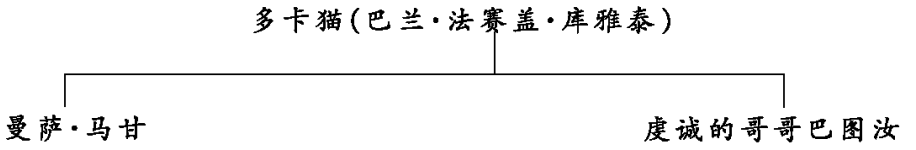
1. 孔纳塔(尼亚盖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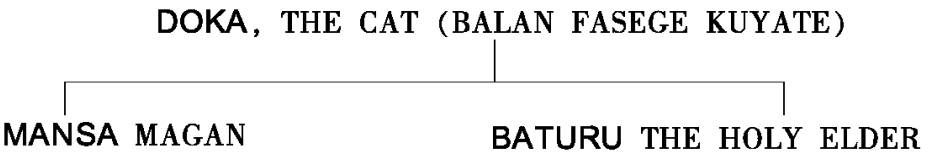
A. THE KONATE(NYAGATE)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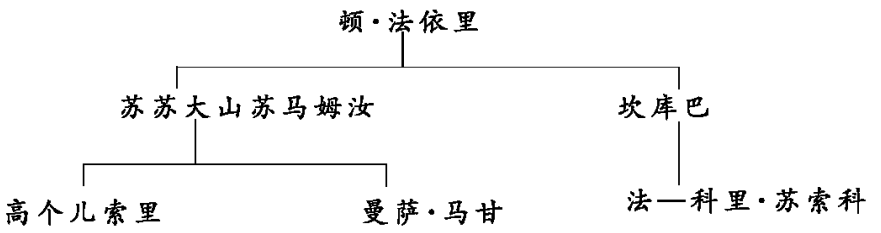
2. 库雅泰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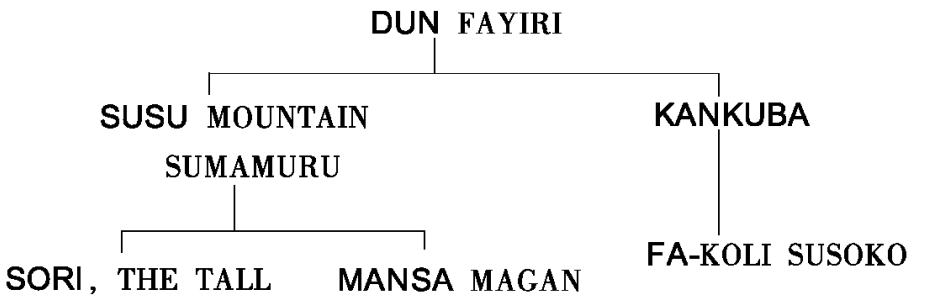
B.THE KUYATE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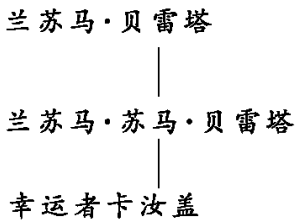
3. 坎特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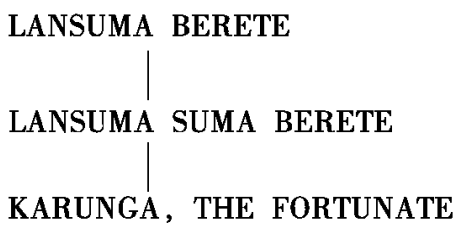
C.THE KANTE L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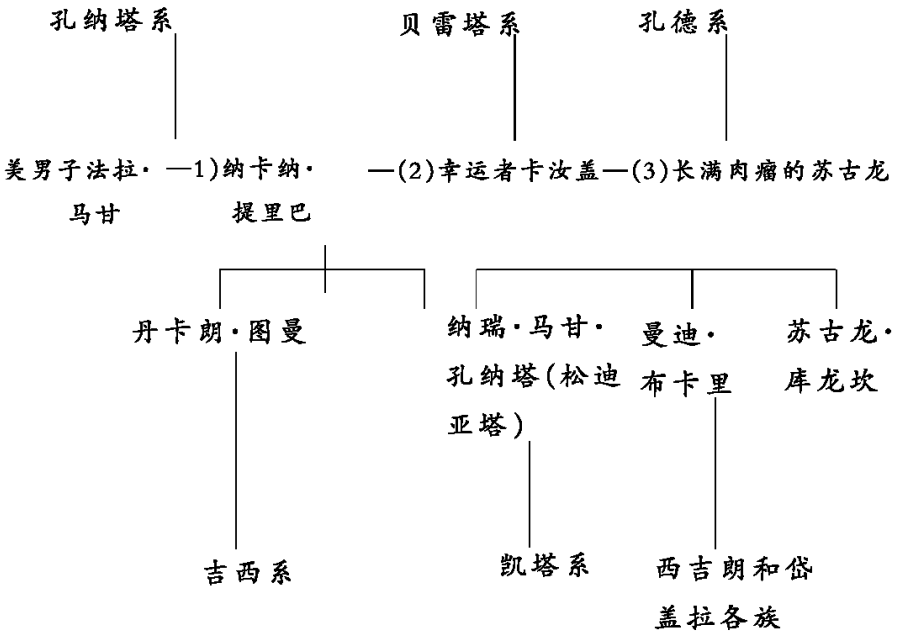
4. 贝雷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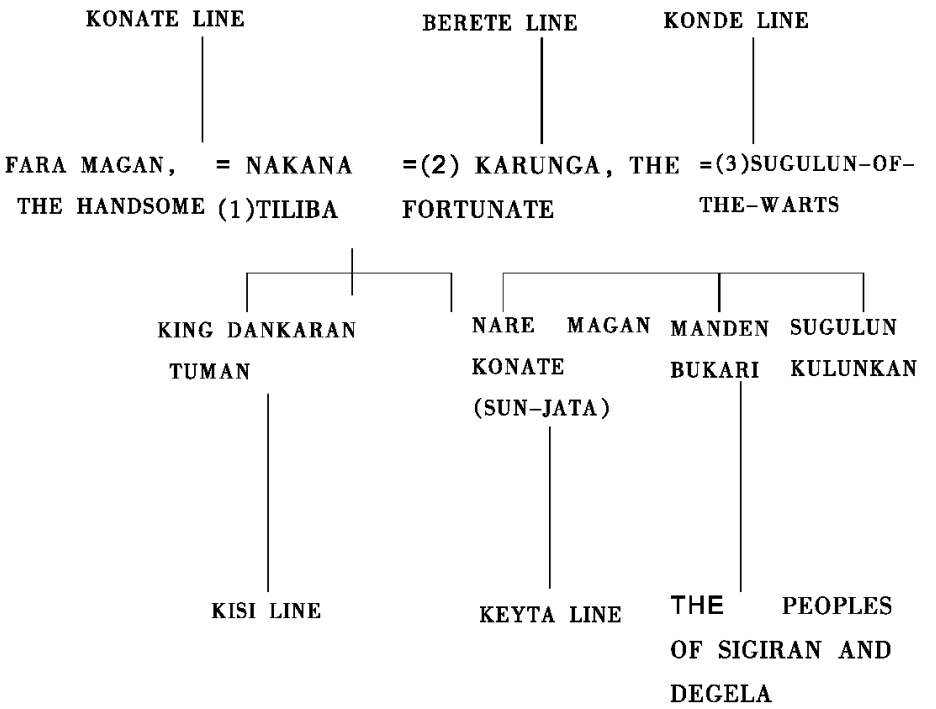
D. THE BERETE LINE



5. 松迪亚塔家族


孔纳塔系
贝雷塔系
孔德系
美男子法拉·马甘
(1)纳卡纳·提里巴
(2)幸运者卡汝盖
(3)长满肉瘤的苏古龙
丹卡朗·图曼
纳瑞·马甘·孔纳塔(松迪亚塔)
曼迪·布卡里
苏古龙·库龙坎
吉西系
凯塔系
西吉朗和岱盖拉各族

E. SUN—JATA's FAMILY



盖西瑞的诗琴

（索宁凯人史诗）

盖西瑞的诗琴[①]

瓦盖都四次站在那里光彩照人，又四次消匿令人类肉眼看不见踪影：第一次是因为她子女们的虚荣，第二次是因为她子女们的虚伪，第三次是因他们贪心，第四次是因为他们纷争不已。然而四次瓦盖都都要改换名字。第一次她叫迪尔拉，后来叫阿盖达，再后来叫甘纳，最后叫西拉。每一次她都要改变面对的方向：先对着北方，后来对着西方，再对着东方，最后对着南方。人们不论什么时候看她，瓦盖都总是有四个城门：时而面向北方，时而面向西方，时而面向东方，时而面向南方。这些方向都是瓦盖都力量的来源，无论她是由石头、木头或泥土构成，她都能以这些力量承受，或者她像影子一样存在人们的脑海里想念她的孩子。说真的，瓦盖都是生活在人们心中的力量，有时可以看得见，那是因为眼睛看得见她，耳朵听得见刀剑的撞击和盾牌的挥动；有时又看不见她，那是因为人们的坚韧不拔，使她过分疲乏，她睡着了。瓦盖都第一次睡觉是因为子女们的虚荣，第二次睡觉是因为子

① 《盖西瑞的诗琴》是西非少数民族索宁凯人的史诗《道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索宁凯人是非洲大地上的一个古老民族，具有至少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史诗反映了索宁凯人祖先法莎贵族（即所谓“第一等级”）从沿海向内陆迁移的史实，这一事件的发生在公元前的二三百年间。《盖西瑞的诗琴》歌颂了一个为荣誉而战的英雄。

女们虚伪，第三次睡觉是因为他们贪心，第四次睡觉是由于他们的纷争所致。如果第五次发现瓦盖都，她肯定强有力地活在人们心里，再也不会消失，而且非常强而有力，以致她子女们的虚荣、虚伪、贪心和纷争再也不能伤害她了。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瓦盖都第一次消失是因为她子女后代的虚荣。这次瓦盖都面对北方，叫迪尔拉。迪尔拉的最后的一位大王叫恩甘安巴•法莎。法莎族强而有力，但是法莎族的英雄们渐渐老了。他们每天都跟布达马人和博罗马人战斗，他们是天天打月月打，从来没停止过战斗。通过战斗，法莎仍能获得力量。法莎族所有的男子都是英雄好汉，所有的妇人都可爱，都为瓦盖都的男子们的力量和英雄气慨感到骄傲。

法莎，所有的人在同布达马人作战中都是无往而不胜，可是他们渐渐老了。恩甘安巴已经很老了，他有个儿子叫盖西瑞，也是老得很，盖西瑞有八个成年的儿子，儿子也有了儿子。他们都活着，恩甘安巴统治着他的家族，而且是法莎和狗似的博罗马人的大王。恩甘安巴太老了，因为他，瓦盖都第一次消失了，博罗马人又成了布达马人的奴隶，后者用刀剑攫取了权力。如果恩甘安巴早些死掉的话，瓦盖都还会消失吗？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恩甘安巴没有死。盖西瑞的心像豺狼嚼食一样痛苦，他每天都在扪心自问："恩甘安巴什么时候会死？盖西瑞什么时候会成为大王？"盖西瑞就像情人盼着晚上星星升起一样注视着他父亲的死期到来。白天，盖西瑞像英雄一般跟布达马人作战，用一种皮带把虚伪的博罗马

人赶走，他想到的只是战斗、刀剑、盾牌和战马；可到了夜晚，当他伴着暮色策马回城坐到他的夫人和他的孩子中间时，盖西瑞听到他的英雄们怎样赞颂他的战绩。可是他的心却不在谈话上，他的心倾听着恩甘安巴困难的呼吸，充满着悲哀和渴望。

盖西瑞满心渴望得到他父亲的盾牌，因为只有他父亲死去他才能佩带；也满心渴望得到他父亲的刀剑，因为只有他当上大王才能抽出那刀剑。盖西瑞的愤怒与渴望与日俱增。他睡不着觉，只是躺着，心里像豺狼嚼食一样痛苦。盖西瑞痛苦极了，简直忍受不下去。一天夜里，盖西瑞跳下床，离开屋子，朝一位智慧老人走去。智慧老人比别人知道得多。盖西瑞走进智慧老人的家，那人说道："啊，盖西瑞，恩甘安巴要死了，但他不把他的刀剑和盾牌留给你。你要拿一把诗琴。刀剑和盾牌将由别的兄弟继承。可您的诗琴能使瓦盖都完蛋！啊，盖西瑞！"盖西瑞说："基科罗，你撒谎！我知道你不聪明。瓦盖都有那些英雄天天打胜仗，怎么会完蛋呢？基科罗，你是个傻瓜！"老人说道："啊，盖西瑞，你不能相信我。可你会走到田地里的鹧鸪那儿去，你会了解它们说些什么，那就是你的出路和瓦盖都的出路。"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第二天早上，盖西瑞又同他的英雄好汉出去，同布达马人作战。盖西瑞满肚子火气，对英雄好汉们喊道："呆在后边吧，我将单独同布达马人作战。"英雄们留下，盖西瑞继续走去，同布达马人单独作战。盖西瑞猛投长矛。盖西瑞向布达马人冲击。盖西瑞挥舞刀剑，时而向右，时而向左。盖西瑞的刀剑像割麦子的镰刀一般。布达马人害怕了，惊讶了，他们喊道："这不是法莎人，这不是英雄，

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布达马人调转战马，掷出长矛，每人都掷出自己的两根长矛，尔后逃跑了。盖西瑞则呼唤骑士们。他说：“把长矛收集起来。”骑士们收集长矛。骑士们说：“法莎人是英雄。盖西瑞总是最了不起的英雄，盖西瑞总是做出了不起的业绩。可是今天盖西瑞比盖西瑞更了不起。”盖西瑞策马进城，英雄们跟在后面。英雄们唱道：“瓦盖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赢得这么多长矛。”

盖西瑞让女人们为他洗浴。男人们集聚一起，可盖西瑞并没有在人群之中坐下。他径直往田地里走去。盖西瑞听到鹧鸪鸣叫，朝它们走去。它们坐在灌木丛里唱道：“听道西歌！听我的业绩！”鹧鸪唱颂了同蛇的战斗。鹧鸪唱道：“一切产物都要死，都要被埋葬，而且腐烂掉。大王和英雄要死，要被埋葬，要腐烂掉。我也要死，要被埋葬，要腐烂掉。但是道西——我的战歌将不会死亡。它会被一唱再唱，寿命比所有的大王和英雄都要长久。嚯，我倒想做这类事情！嚯，我可以高唱道西！瓦盖都将要完蛋。可是道西将会持久活下去！”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盖西瑞朝智慧老人走去。他说：“我在田地里。我懂鹧鸪的意思。鹧鸪吹嘘说颂扬它业绩的歌将比瓦盖都长久。鹧鸪高唱道西。告诉我，人们知不知道道西、道西要比生和死还要长久？”智慧老人说：“盖西瑞，你正在加速走到你的末路。谁也阻止不了你。既然你不能成为大王，你就成个吟游诗人吧。啊，盖西瑞。从前，当法莎人住在海边的时候，他们也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也同有诗琴唱道西的人战斗。敌人常把对道西的恐惧打进法莎人的心里，虽然他们本身也是英雄好汉。但是法莎人从来不唱道西，因为他们是第一等级，是豪罗阶级，因为道西

只有第二等级的人唱，迪亚尔阶级的人唱。迪亚尔不像英雄们打那么多仗，只是为了白天的运动才打仗，但为了夜晚的荣誉他们饮酒发醉。可是你，盖西瑞，既然你再也不是大王的副手，就要用诗琴唱道西，瓦盖都也会因此而失去。”盖西瑞说：“瓦盖都可以见鬼去了！”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盖西瑞朝一个工匠走来。他说：“给我造个诗琴吧。”工匠说：“我愿意造，可是诗琴不会唱。”盖西瑞说：“师傅，你造吧，其他的事情由我来干。”工匠造了诗琴。工匠把诗琴带给盖西瑞。盖西瑞击打诗琴，可是唱不出歌来。他说：“喂，诗琴不唱。”工匠说：“我告诉过你它不会唱的。”盖西瑞说：“让它唱吧。”工匠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其余的事由你做好了。”盖西瑞说：“那么，我能做什么呢？”工匠说：“它是块木头做成的，如果没有心脏，它是不会唱的。你必须给它心脏。当你去战斗的时候，要把这块木头扛在肩上。木头必须同你刀剑的撞击一起鸣响。木头必须吸收滴下的血，你身上的血，你呼吸的气就是它呼吸的气。你的痛苦必定是它的痛苦，你的荣誉也必定是它的荣誉。这个木头再也不是一棵树的一部分，而是你的人民的一部分，是你的一部分。因此它不仅同你生活在一起，而且同你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它发出你心的回响，响在你儿子们的耳里，生活在你的人民中间。而且你儿子生命的血，从他们的心里滴出来，将进入诗琴。你的情感也将进入诗琴，在这块木头里永远活下去。可是瓦盖都将因此而完蛋。”盖西瑞说：“瓦盖都见鬼去吧！”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盖西瑞叫唤他的八个儿子。他说：“我的儿子，今天

我们去战斗。但剑击的声音再也不单独地在沙漠中引起回响，而将在我的诗琴中永远保留其洪亮的声音。你们和我，儿子们，我们将比其他英雄能够活得长久，能够在道西中持久。大儿子，今天我俩，你和我，将首先奔赴战场！”

盖西瑞和他的大儿子先于其他英雄们开始战斗。盖西瑞把诗琴扛在肩上。布达马人走近了。盖西瑞和他的大儿子向前冲，首先奔赴战斗，把其他英雄远远抛在后面。盖西瑞打起仗来不像个人类，而像不可思议的神。盖西瑞开始同布达马人扭打起来。八个布达马人狠狠地压着他。他儿子上来帮助他，把四个布达马人打倒。但是一个布达马人却把一根长矛刺进他的心脏。盖西瑞的大儿子从马上摔下来死了。盖西瑞气火了，喊叫起来。布达马人逃跑了。盖西瑞跳下马，扛起大儿子的尸体。接着他又跨上马，慢慢地回到其他英雄那里。大儿子心脏流出的血滴到他的诗琴上，诗琴正背在盖西瑞的背上。因此，盖西瑞冲进迪尔拉城，走在他的英雄们前面。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盖西瑞的大儿子被埋葬了，迪尔拉城在哀悼。盛着尸体的缸被血染红。当天夜晚，盖西瑞拿起他的诗琴，击打木头。诗琴还是不唱，盖西瑞生气了，他呼唤他的儿子们。盖西瑞对他们说：“明天我们骑马跟布达马人打仗。”

一连七天，盖西瑞和英雄们一起骑马作战。每天儿子们都伴随他首先出击，每天盖西瑞都要扛着诗琴和一个儿子的尸体回来，儿子的鲜血滴在诗琴上。经过七天的战斗，在迪尔拉举行大型的哀悼。所有的女人和英雄都穿着红白衣服。奴隶们的鲜血（显然是为了祭奠）随处流淌。所有的女人都痛哭，所有的男人都气愤。在开始

第八天战斗前，迪尔拉的男人们集合起来，对盖西瑞说道："盖西瑞，这将要结束了。如有必要，我们愿意战斗下去。可是你，由于愤慨，还会无限地打下去。不要再离开迪尔拉！还有些人会伴随着你去干的。带着你的奴隶和你的牲畜吧。我们其他人把生命看得比荣誉重要。我们不希望无声无息地死去，我们也不希望单纯为荣誉死去。"

智慧老人说道："啊，盖西瑞！今天瓦盖都就要完蛋。"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盖西瑞和他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妻子们、朋友们，还有他的博罗马奴隶们进入了沙漠。他们穿过撒哈拉大沙漠。许多英雄们和盖西瑞进入了旷野。许多人又掉回头，只有少数几个人陪伴着盖西瑞和他的最小的儿子进入发拉哈地区。

他们日夜兼程，走了很远。他们走进荒凉孤寂的地方停下来休息。所有的英雄、所有的女人和所有的博罗马奴隶都睡了。盖西瑞最小的儿子睡了。盖西瑞是个倔强的人，他坐在篝火旁边，坐得很久。现在他也睡了，可他又猛不丁地跳了起来。盖西瑞细心地倾听着，听到他身边有种声音，听起来就像他本人发出的声音。盖西瑞开始颤抖。他听见诗琴在歌唱。诗琴唱道西歌，歌颂伟大的业绩。

当诗琴第一次歌唱的时候，恩甘安巴王死在迪尔拉城里；当诗琴第一次唱道西的时候，盖西瑞的愤怒消失了，他哭泣了；当诗琴第一次唱起道西的时候，瓦盖都消失了——第一次消失了。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瓦盖都四次站在那里都是光彩照人，瓦盖都也消失了四次令人类肉眼看不到。有时是因为她子女们的虚荣，有时又因为他们虚伪，有时是因为他们贪心，有时又是纷争导致。然而四次瓦盖都都改换了名字。第一次她叫迪尔拉，后来叫阿盖达，再后来叫甘纳，最后叫西拉。每一次她都要改变面对的方向：先对着北方，后对着西方，再对着东方，最后对着南方。无论人们什么时候看她，瓦盖都总是有四个门：时而面向北方，时而面向西方，时而面向东方，时而面向南方。这些方向都是瓦盖都力量的来源，无论她是由石头、木头或泥土构成，她都能以这些力量承受，或者她像影子一样存在人们的脑海里想念她的孩子。说真的，瓦盖都不是石头，不是木头，也不是泥土构成的。瓦盖都是生活在人们心中的力量，有时可以看得见，那是因为眼睛看得见她，耳朵听得见刀剑的撞击和盾牌的挥动；有时又看不见，那是因为人们的坚韧不拔，使她过于疲乏，她睡着了。瓦盖都第一次睡觉是因为她儿女们虚荣，第二次睡觉是因为他们的虚伪，第三次睡觉是因为他们贪心，第四次睡觉是由于纷争所致。如果第五次发现瓦盖都，她肯定强有力地活在人们心里，再也不会消失，以致虚荣、虚伪、贪心和纷争再也不能伤害她了。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人的罪愆每次都使瓦盖都消失，她都赢得新的美，使她下次出现时更加光彩夺目。虚荣带来吟游诗人的歌，受到今天人们的赞赏以致加以模仿。虚伪又带来雨水般的金子与珍珠。贪心带来书写，正像布达马人当今仍然实践的，在瓦盖都则是女人们的事。纷争将能使第五个瓦盖都像南方的雨和撒哈拉的岩石一样的耐久，因为每

个男人心里都有瓦盖都，每个女人的子宫中都怀有瓦盖都。

嚯！迪尔拉，阿盖达，甘纳，西拉！嚯！法莎！

姆比盖的传说

（乌闪巴拉人史诗）

姆比盖的传说

不吉利的孩子姆比盖

在通常情况下，姆比盖活不长久，因为他的上牙齿首先被砍掉了。在大多数班图人看来，这样的婴孩是极端不幸的，因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信仰：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成为罪犯，在以前的时代必定要把他处死。在拉珠，也就是山丘顶端那个有防护的旧村子废墟上，有一个陡坡就是扔这类有不幸之兆的孩子的地方。然而姆比盖的父母对这个风俗不屑注意，无疑是因为他的父亲鄙视这种迷信，反而对他百般关照。他渐渐长大，结实而英俊，除了同父异母的兄弟之外，谁见谁爱。只要父亲活着，同父异母兄弟的仇视不可能伤害他。可是他年幼的时候，父母死了。但是他还有同父同母的哥哥当他的保护人，这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纽带。可是后来哥哥死了，其他人来分哥哥的财产以及老婆和孩子的监护权，而这些本来应当自然归属姆比盖。可是连举行葬礼的时候，他们也没向他打招呼。

各种仪式举行了，葬礼结束，于是杀牛设宴款待全部

族的人。在宴会上或宴会后要确立继承人，所以所有的亲属都集合起来，可是关于合法继承人的消息一丝一毫也听不到。自然，姆比盖深受伤害。据记载，他说："啊，要是我的亲哥哥还活着该多好！没有人给我忠告，一个人也没有。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死了！"于是他回家，在床上哭，要绝望了。

姆比盖被取消了继承权

那些兄弟们挑选比较远的亲属继承财产和娶寡妇，把死者的房屋转交他，把死者应有的牛群转交给他，其他东西就被他们自己分享。姆比盖听到以后，不能不做些事，于是同村子里的老人们磋商，派他们到兄弟们那里，到整个部族人那里，让他们带去口信："他们为什么不把我的继承权交给我？家里的人死了，他们从未叫我参加葬礼。我做过什么错事？"

当这些传信人说了这些话以后，那些兄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你回答。"最后他们当中有一个发话说："你们听着，你们到这里来的人，我们愿意告诉你们。你们的那个姆比盖疯了。为什么要派你们来而不是他本人来呢？告诉他，我们部族没有叫姆比盖的人。我们不要见他，不要同他打什么交道。"

老人们问姆比盖干过什么，他们竟这样恨他。发言人郑重回答，他是个男巫，给部族带来多次死亡。谁都知道他不是正常人，因为，他先砍掉上面的牙齿；可他的父母原来软弱，掩盖这个事实，把他像别的孩子一样养大。他继续说，当姆比盖的母亲死去的时候，他和其他人请教过占卜者，占卜者告诉他们姆比盖应当对其母的死负责。他的异母兄弟们向他们的父亲提出，姆比盖应当被杀掉，可是父亲十分疼爱他，没有同意。既然姆比盖的父母和他的亲哥哥已经不再活着，他们只有亲自动手处理这些事情，更不用说，他还会消灭整个部族。他们不希望他的

血流在他们的手上，就让他离开这个国土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至于传信人，他说："你们不要再带姆比盖的什么口信到这里来了。"传信人以年老参事的尊严十分得体地回答，"我们不会再到你们这里来了。"于是，他们回到姆比盖身边。姆比盖按照通常礼节接待他们，也没询问他们这次差使的情况，让他们休息、吃饭和抽烟。后来，他们把全部情况告诉他，他说："你们的话和他们的话我听到了，事实上我不必再派人到他们那里去了。我也不想同他们打什么交道。"

伟大的猎手姆比盖

现在，姆比盖尽管被近亲厌恨，却受到部落里其他人的爱戴，尤其是年轻人的爱戴。他带领他们远征打猎，教他们使用受过训练的狗，这在当时确是那个国家的新奇事。有些狗是他父亲从篷巴带来的。姆比盖喜爱的那只狗的名字“坎福莫”至今还保留着。纪年史家说：“这只狗就是他的心。”这是说他对狗的感情深厚，还是暗示他的生命同这只狗有密切的联系，似乎没有说清楚。在旧时乌闪巴拉地方，图腾动物当成“外部灵魂”的观念可能不足为怪吧。

这块土地被野兽折腾得不成样子：它们掠夺羊群，毁坏庄稼。我们听说许多野猪，至今东非许多地方还有许多野猪，使得耕种者的生活成了负担。姆比盖和他忠心的追随者带着狗迅速穿进树林，结束了动物的劫掠活动，而且给村里的人提供肉食。

当姆比盖的传信人报告了他的兄弟们的回答之后，他把他的朋友们召集起来，把整个情况告诉他们，并且通知他们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他们问他到哪里去，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是他会通过占卜弄清楚的，然后再把他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辞行。

姆比盖非常擅长魔术——无恶意的魔术。他玩沙盘[①]，从中得知他出发的方向。可是青年人反对他离开

① 玩沙盘：指阿拉伯人的占卜方法，把沙子撒在板子上用来占卜，可能是姆比盖的父亲从篷巴带来的。

他们，宣布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他决心不允许这样，他知道这样会给他们的父母带来麻烦。接着，他请教神谕，决心到基林迪去，他在那里很有名。第二天，他把朋友集合起来，告诉他们他必须离开他们。他不愿意告诉他们他要往哪里去，免得他们万一受到他的兄弟们的诘问会泄露出去。他们很不同意他的做法，坚持跟他一道去，可是最后还是被说服了，让步了。他派人把他所有的狗找来，分给那些年轻人，最后给自己留下七对，当然其中包括了不起的坎福莫，它是他的心嘛。他还教给他们狩猎魔法的诀窍，直到今天，大多数土著更相信这些狩猎魔法的诀窍，而不是猎人的技巧或武器的精良。

姆比盖到基林迪去

于是，姆比盖带着他的大大小小的长矛、狗铃和护符袋子出发了，后面跟着他的七对狗。第二天晚上，他到了基林迪城门，因为夜晚城门关闭了。虽然城里的人回答了他的呼唤，但是他们迟疑，直到他让他们相信他确实是恩古的姆比盖——射杀野猪的猎手时，才答应他的要求。城门霍地开了，全城的人都跑来欢迎他，喊了起来："是他！是他！"他们护送他觐见酋长，酋长热情地向他问候，给他安排住处，并且发出命令尽一切可能向他表示敬意。于是他们给他房子，里面有床位和兹古拉席，这些都是常用的室内用品。所有应召来参与这个欢迎活动的人这时候高高兴兴地分几路回家了，姆比盖接连休息了两三天。

他在基林迪呆了许多个月，不仅清除了乡下有害的野兽，而且用他的魔法对付人类敌人和其他敌人以确保这个城的安全。他掌握一种秘密，放出浓雾让任何攻击势力看不见，他还能提供符咒保护人和牛群免受狮子和豹子的伤害。他似乎有药师的某种技巧，因为他常为病人治病。由于这些，还有其他的事情，所以他受到普遍的爱戴。尤其是酋长的儿子，他坚持同他做亲兄弟，以一个青年所有的全部热情崇拜他。

酋长之子之死

随着时间的进展，基林迪附近所有的野猪不是被杀掉就是被赶走了，种植者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可是有一天有人报告说，在离城两三天路程的一个树林里有大量的特别大、特别凶猛的野猪。姆比盖立刻准备出发，酋长的儿子希望同他一块去。姆比盖不愿意冒这个险，他的伙伴们都竭力劝说这个年轻人不要去，可他一味坚持。最后他们让步了，但是有个条件，他要得到他的父亲的允许。父亲同意了，他加入这个打猎队伍。

那些野猪被他们发现了，它们确实凶猛，吼叫起来像狮子。那些猎狗由于姆比盖的刺激物异乎寻常的激动，也是同样的凶猛。当猎手们带着长矛向里冲的时候，有几个在搏斗中被打翻了，还有些猎手被迫到树林里避难。虽然有许多野猪被杀死，但是有五个人受到伤害。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他们发现酋长之子死了。

返回基林迪则是不可能的。姆比盖知道，别人要让他对这小伙子的死负责，而且头一次使他感到十分困惑。当其他人说："我们怎么办？"他回答："我没什么要说的，由你们决定吧。"他们说他们必须逃离这个国家，至于他，一个陌生者，不知道到哪里去，他们愿意指引他。于是他们动身了，总共十五个人和十一只狗。他们流浪，最后到了乌沙巴班边界上的济拉伊，他们在那儿安顿一些时候，姆比盖的名声传遍这个国家。邦布里（在乌闪巴拉境内）的长者们派人邀请他成为他们的酋长，他统治全国，他却

以擅长魔术、为人和善、漂亮的脸庞以及他具有的法律知识而驰名。如果谁因债务受到压抑，他总是替他付债。他还娶了邦布里人的一位年轻姑娘为妻，无疑他期望在那里度过他以后的日子。

姆比盖应召做伍盖的酋长

伍盖是乌闪巴拉的最重要社区，相当一段时间同巴尔的山人处在交战状态。头人图里听到关于姆比盖具有了不起的才干的报告，尤其是关于他的战争魔法的报告，首先派出使者去调查这些报告的虚实，尔后亲自出马，正式邀请他做他们的酋长。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卡兰吉安营扎寨，那儿距离邦布里不远，一边擂鼓一边吹战号。姆比盖听说他们已经到达，准备去迎接他们，也准备向他们显显神通。穿上小公牛皮革做的长袍，佩带好刀剑、长矛和棍棒，他就派出一个送信的，吩咐他说："让我们的客人稍加原谅，我同云彩谈话的时候，太阳可能被遮蔽。既然天气这么热，所以我们相互问候也不能舒服了。"因为这时候正是"卡斯卡济"季节，刮东北季风，太阳最毒的时候。

伍盖人听到这个口信，很吃惊，可是不一会儿，他们看到一股污雾升起，逐渐扩散，变成一大块云彩，恰好遮蔽了太阳。姆比盖把水装进他的魔葫芦，摇晃起来，接着又拿起燃烧着的木头，朝地上砸了砸，发光的余火就飞散了，再用葫芦里的水把它们浇熄。升腾的蒸气形成云，给伍盖的长老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后，当他们同他面对面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被告知的关于他的全部情况是真实的：他的脸孔是那么标致，他的举止是那么高雅。图里说明他为什么来，姆比盖在采取正常步骤招待宾客以后，同意有条件地接受邀请。

条件主要是：给他建造房子；把原来藏在野林营地基林迪朋友手中的护符取来。那些护符要由一个可靠的使者拿到伍盖，藏在城外他将路过的某个地点。

一切商定好了以后，姆比盖去告知他的岳父，请求准许带走他的妻子。岳父本人同意，只是说，必须同他妻子商量。然而，她也没有从中作梗。

然后，姆比盖向邦布里的长老们告别，坚持说，他不愿意同他们失去联系，责成他们把重要好消息送到伍盖那里。他要他妻子的兄长陪他去，免得她可能感觉同她所有的亲戚切断关系；另外还有四位老人同行。

这一行人出发了，夜间行走，白天休息。姆比盖杀只绵羊祭祀，还搞了各种秘密礼仪，他把这些向他内兄作了解释。

第二天早晨，他们到了原来寄存护符的地方，藏匿护符的那个人把它们拿出来递给姆比盖，姆比盖又把它们交给他妻子保存。白天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扎营休息。当夜晚到来的时候，一只狮子出现了。人们四处奔逃，姆比盖却紧紧追赶这只狮子，投掷长矛，一下子戳死它。当他的人员回来时，他非常仔细地指示他们扒下狮子的皮，再进行加工。至于什么原因，以后还会说到。接着，他们又出发了，经过几个不小的陡坡，一大早就到了伍盖。战鼓擂起，先是最近处的鼓声响应，再就是远处的鼓声响应，向全乡下宣布酋长已经来到。人们从远远近近的村子里蜂拥而来迎接他。他的房子已造好了，加了茅草房顶，还有一层装饰，当然这些都是根据他的指示办的。房子完工的时候，他还让人杀牛款待男女工匠。接着，他派人拿来狮子皮（这时候已经加工好了），用它给他妻子做成一张床，不久，他妻子就怀上了第一个孩子。

在她上床不久，图里的妻子也被派来，她还叫了另外几个内行的妇女侍候酋长夫人，不久，像往常一样，欢快的哭叫声传了出来。所有的人都来了，又是送礼又是祝贺。姆比盖叫人杀了头小公牛，把一些肉送给里面的看护们。他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是不是在狮子皮上生的。当被告知是在狮子皮上面生的以后，他又问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说是男孩。他又问："你们给他起'雅号'了吗？"他们回答还没有，因此他说这孩子的名字就是辛巴(狮子)，于是人们用这名字祝贺他。姆比盖原来的名字，也就是他孩提时代被人叫的名字，是姆温尼，因此他儿子被称为姆温尼的辛巴，从此，这个称呼就作为这个族系的男子的头衔传下来。可是像正常时候那样，这孩子的正式名字叫布吉。

这孩子一长大，他母亲的亲人就来要孩子，他是在邦布里由舅舅们养大成人的。后来，姆比盖至少又娶了另一个妻子，有几个孩子。但是布吉的母亲是"大老婆"，她的儿子就是继承人。当他长大成人、是个男子汉的时候，他在邦布里的亲人请姆比盖允许立他为他们的酋长，这是理所当然的。小伙子明智地管理，走他父亲的路子是很有希望的。他的弟弟们在长大成人后，也被安排负责各个地区，作为姆比盖的代表进行管理。这种做法延续下来，对瓦基林迪的酋长来说成了习俗。同时酋长们也把一些地区分给他们的儿女们。

姆比盖的去世与安葬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姆比盖生病了。可这件事除了贴身服侍他的五位老人谁也不知道。他不在公众面前露面，也没有让人们感到惊讶，因为他过去有个习惯，间或十天闭门谢客，传说他在搞魔法，确实是这种情况。他生病，连他的儿子们也不知道。他生病只有三天就死了。至于他去世的消息，老人们保守了一段时间的秘密。他们派使者夜间到邦布里，告诉布吉他父亲病得很重，派人来找他。布吉立即动身，到达之后，得到的消息是姆比盖已经死了。于是秘密地举行葬礼——毫无疑问，这是为了在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前确保继位的缘故。首先杀一头黑公牛，剥下牛皮，用牛皮圈出墓地；继而找一只黑猫，把它杀掉；再找一对童男、童女，让他们并排躺在墓穴里，一直呆到尸体下葬。这无疑是旧时活人殉葬的象征做法。尸体下葬之后，这对童男、童女就出来，但是有禁忌：从此这对童男、童女不能再相见。最后把猫放在死者身边，把墓穴用土填盖。

这些事情都是在城里的人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办的。长者们一致同意立布吉为他父亲的继承人，还派人把他妻子从邦布里找来。第二天凌晨她来到了。天一放亮，鼓声齐鸣，宣布酋长驾崩的消息，布吉杀两头公牛在他父亲的坟墓旁边祭奠。接着，他被庄严宣布为新的酋长，他在邦布里的位置由他的弟弟津威里取而代之。

李昂戈·富莫的传说

（斯瓦希里人史诗）

李昂戈·富莫的传说

李昂戈·富莫是尚盖“谢赫”家族的人。虽然他是长子，但是却不能继承父亲的职位，因为他的生母是父亲的妾。但从各方面看，他似乎比他的异母弟弟姆瑞格瓦里——合法的谢赫——强得多。他的体魄、他的力气、他的胆量、张弓射箭的技艺，还有他的诗才，到处受到传诵和赞扬。本来应属于他的交椅，却被弟弟姆瑞格瓦里占据，他非常气愤，信口作诗表达他的心思：

给我一把椅子我可以坐下，
安慰我的姆瓦瓦兹，
我可以安慰我的妻子，
她排除了我的痛苦和我沉重的心情……

他同姆瑞格瓦里的仇恨愈来愈厉害，甚至他想要姆瑞格瓦里的命才算解恨。

有一天，几个盖拉人来到篷特做生意，听苏丹讲到李昂戈的事迹，不胜惊奇，表示了他们要见他的愿望。于是苏丹派人给尚盖的李昂戈送去一封信，渴望他来一趟。李昂戈谦恭有礼地作了回答，他要来。第二天他动身了，全副武装，而且带着三个喇叭。从尚盖到篷特是四天的路程，可他出发的当天就到达了。到了城门口，他用劲一

吹，喇叭裂开了。盖拉人问道："这是什么？谁喊出这么大的声音?"他回答："是李昂戈来了!"

李昂戈又吹第二个喇叭，第二个喇叭又劈开了。他接着拿起第三个喇叭，城里的人都一齐跑了过来，盖拉人也夹在他们中间。他派一个信使说："我们的李昂戈大人请准许进城。"城门一下子打开，他被请进去。几个盖拉人看见他不禁又惊又怕。"这是战争老爷。"他们说，"他能使一百支军队望风披靡、仓皇逃跑。"

他坐了下来，同时把他随身带来的旅行袋放到地上。歇息一会儿之后，他从袋子里取出杵臼、磨石、大小不同的饭锅，还有用来支锅烧饭的三块石头。盖拉人站在旁边，目瞪口呆。后来终于镇静下来，他们对苏丹说："我们想要他当王子，同我们的一个女儿结婚，他的儿子可能给我们部族带来荣耀。"苏丹开始把这件事透露给李昂戈。李昂戈同意了，当然还有些条件。于是在盖拉人的村舍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片喜气洋洋。后来随着时间的进展，果然生了个儿子。儿子逐渐长大，很有希望像他父亲那样漂亮，那样威武有力。

因为他同弟弟争吵，可能在篷特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并没有永久同盖拉人生活在一起。不知是姆瑞格瓦里的使者还是他触犯的某个盖拉人挑起麻烦，当地人产生了对他的敌意。他还发现苏丹已下定决心要他死，所以就离开篷特到大陆去了。在那里同森林里的人——瓦撒尼耶人与瓦达哈鲁人一块儿避难。不久，那些人接到篷特送来的口信：要是他们能把李昂戈的头带来，就给他们一百块银元。他们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但又不敢同他面对面地作战，所以就想出一个奸诈的阴谋杀害他。有一天，他们走近他，建议搞一次会餐，每个人拿出一种食品放在

一起共餐，因为在流浪式的森林生活中难得吃顿像模像样的饭。要求每个人轮流爬树为会餐采摘果子，他们的企图是趁李昂戈处于不利情势时把他射死。但是轮到李昂戈的时候，他却挑选一棵最高的椰树，当站稳了的时候，他向下面投椰子，一个接一个地投，把他们全都打败了。

李昂戈从牢房逃跑

这时候，瓦撒尼耶人绝望地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给苏丹送去口信：不论用强迫办法还是用阴谋诡计都没有可能打败李昂戈。李昂戈再也不信任他们，就离开他们回尚盖，在那里见到他的母亲和儿子。他的盖拉族妻子则留下来同她的族人在一起。在尚盖，他终于被他弟弟的人捉住了。据说是在他熟睡的时候被抓住的，他被灌了酒，说不定里面就有毒药。他被关进牢房，给他上了脚镣、手铐，而且还有许多勇士被派到牢房，日夜不停地看守他。为了对付他，看守们经常为采取的办法争论不休。可是姆瑞格瓦里的顾问们却认为他太危险，没办法直接对付他。他们想，要是让他统率军队到前线作战，死在那里，倒是个上策。姆瑞格瓦里反倒认为那样的话，风险更大，虽然他戴着脚镣、手铐，还是没有人能把他杀死。

同时，李昂戈的母亲派她的女仆沙达天天到牢房去给她儿子送饭。可是那些饭总是不可避免地被看守们抢夺过去，留给她儿子的只是些残渣。

姆瑞格瓦里终于做出了决定，派一个童仆到牢房去，告诉李昂戈他必须在三天内死去，但是他要是还有最后的愿望，倒可以让他满足。李昂戈也送出口信：他希望有一次贡古舞表演，让他能够看见和听到。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接着，他开始编一支歌词，直到今天人们还知道还在演唱：

啊，女仆沙达，今天要把我的话记下！
你赶快到我母亲那里，告诉她我说了什么。
我请求她，给我烤一块谷壳糠饼，
把铁锉藏在中间，把我的束缚锉断，
解放上镣的双脚，我尽快锉掉，
接着我像蟒蛇的儿子一样溜走，我将暗自发笑。

当沙达又来到的时候，他又对她唱了几遍，直到她完全记在心间。但是看守们听不懂，他们又忙于吞食抢到手的食物，根本没有注意李昂戈的歌词。沙达回到家里，把歌词向女主人重复一遍。女主人迫不及待跑了出去，买上几把锉。第二天早上，她做了比往常还好的饭，而且根据儿子的要求做了个糠饼，里面放上那几把锉，再用破布把糠饼包上。

沙达到了牢房，看守们像平时一样把食物拿去，又瞥一眼那个糠饼，鄙夷地把它扔给李昂戈。李昂戈绷着脸接了过去，好像听天由命一般。

舞蹈安排停当以后，他把主要演员召集起来，教他们一支新歌——也许就是在他名下传下的《贡古舞歌》之一。伴奏的管弦乐器也不同寻常地应有尽有：号角、喇叭、铙钹、锣，还有成套的鼓，在李昂戈亲自领唱的时候都合奏起来。在乐队演奏声音最大的时候，李昂戈动手锉镣铐，由于乐器的声音甚嚣尘上，所以锉镣铐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乐队演奏停歇，他也不再锉，反而提高嗓门放声唱歌。就这样，他时停时续地锉断了镣铐，用上气力站立起来，接着冲到门外，抓住两个看守的脑袋猛撞，又一下子把他们摔死在地上。乐师们丢下乐器就跑，人群就像

散了群的绵羊似的四处奔逃。李昂戈先到城外向母亲告别，接着往树林走去，谁也不敢制止他。

李昂戈终于毁在叛徒手中

在森林里，李昂戈过着绿林好汉的生活，袭击城镇，抢掠行人。姆瑞格瓦里已经智穷才尽，没能达到消灭李昂戈的目的。最后，他把李昂戈的儿子争取过来，诱使他刺探李昂戈具有魔法的生命秘密，因为这时候人们已经发现长矛和箭头都伤害不了他。小伙子左询右问，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无限深情地向他问候。可是李昂戈没有被欺骗。但是，李昂戈却毫不费难地揭示他的生命秘密——或许是他感觉自己的大限到了，抗拒命运是无济于事的。他儿子略微迟疑一下对他说："父亲，我有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望，既然我害怕你会遇到危险，我可以知道是什么东西可以杀死你吗？"李昂戈郑重地回答："我认为，既然你问我这个，你是寻找方法杀死我。"儿子当然要提出抗议："我当着最慷慨者[1] 发誓，我不是干这种事的人！父亲，你要死了，我到谁那里去？我要成为一贫如洗的穷光蛋了。"

李昂戈回答："我的儿子，我知道你怎样受到指示，知道你反过来受到欺骗。现在利用你的那些人将要嘲笑你咒骂你，你要为你干的这种事后悔和痛苦的。虽然如此，我还愿意告诉你！能杀死我的办法，就是一根铜钉插进肚脐里。除了这个，什么武器也伤害不了我。"儿子在父亲那里等了两天。第三天，他以担心母亲的健康为借口

① 最慷慨者：指最高神。

就匆忙地赶回篷特。姆瑞格瓦里得知这个情报以后，立即派人找一名工匠，让他制造所需要的那种铜质尖钉。他儿子一连十天受到宴请，受到夸奖，后来被派去执行任务，而且得到许诺：要是他成功地完成任务，回来后即安排结婚的事。他到达尚盖以后，受到他父亲衷心的欢迎，也许他认为原来怀疑儿子是错误的。他同父亲在一起呆了一个月，还没有动手，也许他没有机会，也许人们还有一线希望，可能是良心发现，有种内疚吧。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姆瑞格瓦里变得不耐烦，于是给这年轻人写信，含沙射影地指责他拖延任务："我们这里，一切都准备停当。"也就是说，答应的结婚喜庆活动安排妥当，而且排场最大。真是事有巧合，就在信到的那天，李昂戈打猎回来累得精疲力竭，在炎热的中午，他睡得比以前什么时候都香。他儿子抓住机会，鼓足勇气走近他，偷偷地往他最不堪一击的部位刺了进去。

死的剧痛把李昂戈惊醒了。他抓住弓箭，猛地跳起，走出家，走出城镇。当他走到从城门到人们习惯去取水的井之间的半路上，再也没有力气了：一条腿跪下，把箭装在弦上，对着脑袋射去，他死了，可是脸朝着井。

城镇的人看见他跪在那里，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一连三天，无论男女谁也不敢走近井。他们使用贮存在清真寺外面水缸里的水，那水本来是供沐浴仪式用的。后来也就用光了，城里出现大麻烦。年长的人纷纷到李昂戈母亲那里，请她向儿子说情。她同意了，在三个头面人物陪同下出发了，而且念诵着旨在安慰他的诗。从远处看他，她用哀婉恳求的方式向他发话，可他们走近他时却发现他死了。她不相信。"他不能被杀死；他是生气，所以他不讲话。他是在反思自己做过的错事，拒绝听我

的。”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可是他倒下了，人们知道他是真死了。

他们走近他，察看他的遗体，拔出那根杀死他的铜钉，然后把他运到城里，为他守灵，最后把他埋葬。尚盖的人更是悲痛，他们说：“李昂戈是我们的剑，我们的长矛和盾牌；现在他走了，再也没有人保卫我们了！”

叛徒的下场

消息传到篷特，姆瑞格瓦里为除掉心腹之患暗自高兴，派人去找李昂戈的儿子马尼·李昂戈。这时的马尼·李昂戈正在王宫里受到豪华的接待，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时高高兴兴。姆瑞格瓦里没有悲哀的表现，佯装大为吃惊，立时翻了脸："你是十足的不忠不孝的家伙！从我的王宫滚出去，从城里滚出去。把我给你的衣服脱下来，穿上你自己的，你这个上帝的敌人！"马尼·李昂戈从篷特被驱逐出来。他回到盖拉人那里，受到冷遇，甚至他的母亲也把他抛弃。他又悔恨又伤心，最后病倒死去。人人都说他是罪有应得。

姆温都史诗

（刚果伊昂加人史诗）

姆温都史诗

穆吉提和伊扬古拉的求爱

很久很久以前，某地有个酋长，名叫席姆温都。这位酋长在伊辛比国建了一个村子，名叫图邦都。席姆温都出生的时候，有个姐姐名叫伊扬古拉。

在席姆温都的村子里有七个供人民聚会的地方。席姆温都成为酋长的时候，娶了七个妻子。在他娶了七个妻子之后，他召集他的许多亲人：年幼的、年长的、顾问、参事和贵族，不论男女老少，还是官员和平民，所有的人都应召来宫廷同他聚会。

人们集合起来以后，席姆温都就在他们中间坐了下来。他向七个妻子发布命令，说："你们，我的七个妻子，谁要是生男孩，我就杀掉；你们每个都只能生女孩。"发布命令以后，席姆温都就匆忙走进妻子的住屋，在妻子住的地方撒种。

在七个妻子当中，有一个最得宠，也有一个最受鄙视。最受鄙视的妻子的住房靠近垃圾堆，其他妻子住在村子中央的开阔地。过了一些日子，七个妻子都同时怀

了孩子。

靠近席姆温都的村子有一条河，河的上游有个水塘，水塘里有个大水蛇，他是个奥秘大师。大水蛇穆吉提在他水塘的住处就听说，在下游有个酋长，酋长有个漂亮的姐姐，名叫伊扬古拉。她漂亮极了，就像露珠反映阳光，光彩夺目。伊扬古拉这个年轻女子的美貌，传进了穆吉提的耳朵，他去向她求婚。

水蛇穆吉提到达图邦都，席姆温都安排他住进宾馆。天已到了黄昏，他们吃了晚餐，穆吉提对席姆温都说："你，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兄弟，我来这里是为了你的姐姐伊扬古拉。"席姆温都给穆吉提一只黑山羊作为款待的象征，并且对穆吉提说，明天他将回答他。穆吉提说："好吧，我亲爱的长辈，我心里满意。"

夜晚过去，变成白天。早上，穆吉提的穿着打扮就像蜗牛的后部一样，非常非常的整洁。手臂和腿上戴上一束束酒椰叶子，系着大羚羊皮带，头上有个大铜盘，里面有豹子的胡须，还有大象尾巴的尖尖。而席姆温都和他的姐姐伊扬古拉也在打扮，打扮得比以往都好。就在穆吉提和席姆温都相见的时刻，穆吉提对他舅舅说道："我觉得惊诧。自从我到这里，我还未曾同伊扬古拉相见。"听了这番话，席姆温都召集他所有的人：参事和贵族，同他们一起商量。席姆温都对他的人说："咱们姐妹的孩子已经来到这个村子，在找我的姐姐；而你们必须给他回答。"参事们和贵族们听了以后，取得一致意见，说："你首先让他看伊扬古拉还是有好处的。"他们带着伊扬古拉从穆吉提面前经过。穆吉提看到伊扬古拉迸射成熟美的那种样子，不禁扪心自问："喏，她就是我盼着要见的那个人，她那么美，那么有魅力，就像恩采比树一样。"说实在

的，伊扬古拉穿戴着两块树皮衣，而且染过红粉，抹过姆比亚油。穆吉提和伊扬古拉相互见面之后禁不住相互拥抱表示敬意。相互问候之后，伊扬古拉对穆吉提说："你真爱我，穆吉提？"穆吉提告诉她："不要再大声说，我的妻子；你看我怎样跳舞，我的脊背像酒椰幼树一样颤动，我的两颊挂满笑容。"

在穆吉提和伊扬古拉这样相看之后，席姆温都的参事和贵族回答穆吉提，说："穆吉提，我们听到你的话，感到满意。现在你要去寻财宝和纪念品。不论你弄得多，还是弄得少，反正从现在起你要为我们弄来。"在人们用这种方式对他说话之后，穆吉提心里得到安慰，就回家了。在他离开的日子里，村民们为他安排七天盛宴，预祝他为婚姻带来宝贵的财富。

穆吉提回到家里，把他的亲人集合起来，告诉他们他求婚回来，女方要他拿出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多至九千，还要一头白山羊、一头泛红的山羊和一头黑山羊，一头用作牺牲，一头用于神圣的葫芦，一头给母亲，一头给年轻的人。参事和贵族听了之后，拍着巴掌对他们的主子说，他们很满意，他们不能不认为付出这些东西是合理的，因为姑娘是不能丢的。七天结束了。一大早穆吉提带着随从和这些求婚的东西出发了，而他的人民却留在村子里。

第二天，他来到班尼雅纳人的村子里过夜。班尼雅纳人给他一头公山羊作为款待的象征。穆吉提和随行的人就在他们的村子睡觉。到了早上，穆吉提醒来，继续赶路，走进巴纳米坦迪人的村子。巴纳米坦迪人是蜘蛛的亲戚，也是帮助英雄的人。他们也给穆吉提一头山羊作为款待的象征。于是，穆吉提在那里过夜。到了早上，他的随行人员又抄小路走出这个村子。最后，他们来到他

妻子家所在的村子图邦都，来到席姆温都的村子。

他们到达图邦都，席姆温都指定一座宾馆让他们睡觉，而且给他们一只公山羊作为款待的礼物。到了晚上，伊扬古拉为她丈夫温水，他们一块儿洗（上床前妻子为丈夫洗脚是他们的一种风俗）。洗完之后，他们往身上抹油脂，接着爬上床，伊扬古拉把一条腿横放在丈夫身上。

到了早上，适逢一个假日，席姆温都把他所有的人集合起来，他们坐在一起。接着，穆吉提带着彩礼出来，把彩礼放在长者面前，村里的长者非常高兴，他们对他说："好了，你是个男子汉——一个什么也难不倒的男子汉，一个能够战胜恐惧、克服怀疑的男子汉。"他们收下彩礼之后，席姆温都的人吩咐穆吉提回到他的村子，他们将把他的妻子带给他。听了这些话，穆吉提说："这一切绝对好。要是说有糟糕的事，那就是骗人。"他回到他的村子，召集他所有的人准备大量的食物，以便款待即将到来的客人。

席姆温都呆在村里，等穆吉提离开一天之后，他才带着伊扬古拉动身。在路过泥泞或者有水的地方，侍从们就抬着伊扬古拉，不让她的脚着地。侍从和伊扬古拉到了穆吉提家里，穆吉提把他们引到宾馆，他们坐下。接着捉住一只公鸡熬煮，"清扫牙齿"。在宾馆里，长者们让伊扬古拉坐在凳子上，表示婚礼是多么隆重。

她坐下后，就取出在娘家村子里作为早饭吃剩的香蕉糕。她和穆吉提一起吃。他们一边吃，一边还有更多的香蕉糕以及芋头叶为他们作准备。当这些东西准备好以后，长者们吩咐穆吉提也坐在一条凳子上，他们把香蕉糕放在他们两人中间，他们吩咐伊扬古拉用右手抓香蕉糕，再让她丈夫把香蕉糕和羊肉一块儿吃。伊扬古拉从

盘子里取一片香蕉糕，放到丈夫嘴里，她丈夫也取一片香蕉糕放进妻子嘴里。在丈夫和妻子完成吃香蕉糕的仪式之后，穆吉提的参事们把一头强壮的小公牛送给席姆温都和他的随行人作为款待的礼物。

他们吃了小公牛之后，对穆吉提说："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也就是你刚刚结婚的妻子，变成衣衫褴褛的人，不要把她变成专门侍奉你的奴仆。"

他们说了这些之后，一大早，也就是他们醒来之后，他们动身走了，穆吉提给他们钱作为离开的礼物。当陪送新娘的人到达图邦都的时候，他们，还有他们的酋长席姆温都，都很高兴。在河边，穆吉提和他的人、他的妻子伊扬古拉早已留步。穆吉提宣布说："我所有的人，如果有一天你们看见一个人在下游溯河而走的时候，那么你们就扯掉他的脊柱。因为这么走是禁止的。你们，各个家族的人，马卡的人、比如如姆巴的人、安科摩的人、图布沙的人，还有姆厌古的人，都要牢记。这儿还有另一条路，顺着河流的方向，这是人们必须走的大路。"这时他村子里还住着他的一个头人，叫卡西亚比。在穆吉提说出有关两条路的禁令之后，他又告诉他的大头人卡西亚比："因此，你必须同我妻子伊扬古拉住在水塘边缘，而我穆吉提，将住在干叶集中的地方，从现在起，直至永远。这里所有倒下的大树干围挡着水塘中央。"

姆温都的出生和他的童年

因为权力和美德，席姆温都，还同他的妻子和人民一起，不仅在图邦都大名鼎鼎，而且驰名全国。许多日子过去了，他的妻子们都临产了。她们只生女孩。只有一个妻子，也就是第七个妻子，他最宠爱的妻子分娩拖在最后。当这位最得宠的妻子看到她的同伴都生了孩子的时候，她却还怀着孩子，腆着沉重的肚子，便抱怨说："多么糟糕！只有我还拖着怀孕的肚子。那么我怎么办？我的同伴，我是和她们同时怀孕的呀，她们都完成了全过程，可我还带着这负担。这次怀孕将是什么结果呢？"

她悲伤地思索着。她发现门口有捆柴火，她不知道这捆柴火从哪里来的。原来这是她的孩子，住在她子宫里的孩子刚刚弄来的。

过些时候，这位得宠的妻子环顾一下屋子，发现那里有一瓮水，竟不知它是从哪儿来的，好像自己跑来似的。又过一些时候，她发现屋子里有些生菜。这时她更是惊诧。原来是她子宫里的孩子正为她干奇迹般的事情。

村子里的居民看到这位得宠的妻子怀孕拖得很久，开始讥诮她："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才会生呀？"他们总是嘲笑。那个孩子，住在母亲子宫里的那个孩子，暗自思忖起来说，他不能从母亲的腹部出来，因为人们可能会开玩笑，说他是女人生的孩子。他不要从母亲的嘴里出来，因为他们可能开玩笑，说他像一只蝙蝠那样被吐出来。

怀孕时间太长，超过了期限，年老的助产婆、参事们

的妻子都来了。正是最得宠的妻子发生产痛的时候，她们到了。那孩子，在母亲子宫里朝着肚子爬，顺着她的肢体和身躯漫游，最后从她的腰部出来。当老助产婆看见他在地上哭的时候，她们很惊讶。她们指着他，说："这是啥样的孩子？"其中一个老助产婆看到他是个男孩，很是担忧，想在村子里喊叫。其他助产婆则不同意，说："没有人会说这孩子是男孩的，因为席姆温都听到这消息，会杀死他的。"和席姆温都坐在一起的参事们大声问道："生了个什么样的孩子？"可是坐在屋里的老助产婆们却保持沉默，就是不给回答。后来，助产婆们给他起个名字姆温都——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因为在他之前这个家庭还未生过男孩子。

那天在生孩子的屋里，一只蟋蟀出现在墙上，这是可怕的大事将要发生的征兆。在席姆温都问生了什么孩子而且助产婆拒绝回答以后，蟋蟀却离开生孩子的屋子向席姆温都报告消息："酋长，给你生了个男孩。他们叫他姆温都，第一个男孩，因此在茅舍中的人拒绝回答你。"当席姆温都听说宠妻给他生了个男孩时，立即拿起长矛。他在磨石上磨利长矛，向这孩子出生的屋子走去。就在他准备把长矛刺进孩子出生的茅舍时，那孩子从里面喊叫起来："每次投掷长矛，只能击中屋柱的底部，那里住着屋子的精灵。但愿它不落在老助产婆就座的地方，但愿它达不到母亲所在的地方。"席姆温都向这个屋子投掷六次长矛，可每次只击中柱子。当老助产婆看到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时，她们蜂拥一般从屋里出来。她们一边逃跑，一边祷告说她们不要死在那个地方。

当席姆温都精疲力竭而又怒不可遏的时候，他掂着长矛来回跑动，可又完全杀不了姆温都，他对参事们说，

他们应当挖个墓穴把姆温都扔进去。参事们听到村中主人的命令，不但没有同他争论，反而走向前去挖墓穴。他们挖好墓穴，就去捉拿姆温都这个孩子。他们轻轻地抬着人，就像抬一个婴孩那样，去活埋他。姆温都却在墓穴里嚎叫起来："啊，我的父亲，你要死的，可首先你要忍受许多悲伤。"当席姆温都听见这个小弃儿的咒骂时，就破口大骂他的人，告诉他们立即盖上墓穴。他的人按照习惯去寻些芭蕉和香蕉树放到墓穴上面。他们把这些树木放在孩子头顶上，然后又堆上厚厚的土。可人们不知道，姆温都生来就有的一支康加节杖——用水牛尾巴做成的、象征王权的权杖握在他的右手里。他还带着一把斧子，握在他的左手里。一个装有卡侯博精灵的小袋子斜挂在他左边的背上，在小袋子里还有一条长魔绳。最惊人的是，姆温都生来能笑能说，已经是男人当中的男子汉。

当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那些坐在户外的人朝着当天早些时候姆温都被抛弃的地方望去，看见有光出来，仿佛太阳从里面照耀着。他们跑去告诉村里其他的人，其他人就跑过来了。他们看见光在发射，可又不能站立不动，因为大量的热，就像火一样，灼着他们。一个人从那里经过，他总要放眼看看光亮，可他总是不得不走开，因为亮得让人受不了。

到了夜间，大家入睡之后，姆温都从墓穴里出来，偷偷地溜进他母亲的屋子。在那里，他开始哭了。席姆温都在他家里听见那孩子在宠妻屋里哭，十分惊讶，说："这是从来没见过的事。一个孩子又在那屋里哭，莫非我妻子又生了个孩子？"由于恐惧，他拿不定主意，甚至也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站得起来，心里难受极了。席姆温都终

于拿出男子汉的勇气，站立起来，朝宠妻的屋子走去，不吭一声。他到达茅舍，从敞开的门向里偷看，眼光正落在躺在地上睡觉的孩子身上。他进了茅舍，盘问他的妻子，说："这孩子从哪里来的？莫非你子宫里还有一个孩子，你又生了一个？"他妻子回答他："这是姆温都。"姆温都这时坐起来，他保持沉默。席姆温都亲眼看到这个奇异的事件，嘴唇翕动着直想说什么，可是他没有再说一个字，就离开了这间屋子。

他去唤醒他的参事们。到了他们那里，他说："我不是受骗，他已经回来了。真是骇人听闻！"他还告诉他们："明天，在天色发亮的时候，你们去从树干上砍下一段木头，你们再把它雕成一个鼓的壳子。然后，你们要把羚羊皮放到河里让它变得柔软。"

天空发亮时，所有的人相互呼唤着集合起来。接着，他们一块儿到姆温都的母亲的茅舍去看他。许多只渴望的眼睛几乎吞食了姆温都。参事们看到他之后，就到森林里砍木头。他们砍了一块木头，把它带回来了。然后，他们把它雕空，把它变成鼓的壳子。

他们又去找姆温都。他们轻轻地抬着他，把他放进鼓的空壳里面。姆温都说："这次，我父亲无情得很。为什么一个小孩子这样受虐待？"席姆温都的人又去给鼓拿来皮子。他们把它贴在鼓的顶端，用它封住鼓。当席姆温都看到他的儿子被放进鼓里以后，他向人们宣布，他需要两个潜水员，第二天把这只鼓扔进水潭里。当潜水员找到之后，他们便举起鼓。接着，他们离开村子，把姆温都扔进水里。

他们到达水潭的时候，潜水员就带着鼓在水里游。当他们到了潭中央，他们大声问道："我们把他丢进这

里?”那些坐在河边的人回答:“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把它丢进那里,你们就不会因为他返回受到责骂了。”他们把鼓丢进潭中央,沉进深潭里面。水在鼓进潭的地方打了个漩涡儿。

在潜水员把鼓丢进潭里以后,他们回到岸上。席姆温都对他们很满意,说:“你们干了件好事!”他奖给他们每人一个姑娘。那天在姆温都被扔掉之后,大雨倾盆而下,天地连在一起。雨一连下了七天,雨给图邦都带来很大的饥荒。

在把姆温都扔掉以后,人们回到村里。他们到达图邦都的时候,席姆温都则威胁他的宠妻尼亚姆温都,说:“不要为你儿子流泪哭泣。你要是哭,我就把你送到你儿子被扔掉的地方去。”打这天起,姆温都的母亲尼亚姆温都就变成了一个受鄙视的人,尼亚姆温都不能哭,只能不停地啜泣——可她一小滴眼泪也滴不出来。

就在姆温都被扔进潭里的地方,就在水底的沙上,他在鼓里呻吟。他用头撞击鼓的一边。他注意地倾听着鼓发出的声音,说:“我不必在河里顺流冲去,我必须提醒把我扔掉的父亲和其他人,扔掉我的后果是什么,否则我是不能离开的。他们必须听到我的声音。如果我冲走的话,我就不是姆温都了。”于是,鼓自动升到潭的表面——在潭在中央——停在那里,既不顺流而下,也不溯流而上。

从图邦都来了一队姑娘,她们到河里汲水,在涉水的地方汲水。她们到了河边,目光一投到潭水中央,就看见水面上有个鼓在那儿转来转去。她们相互询问:“伙伴们,我们碰上了令人目眩的幽灵。你瞧!那个同姆温都一起扔进去的鼓就在那里!”鼓里的姆温都自语说:“如果

我不在姑娘们汲水的时候歌唱，那就没有人会把这消息带到我父亲所在的地方。”

就在姑娘们从河里汲水的时候，就在她们的注意力集中看着鼓的时候，住在潭水和鼓里面的姆温都嘴里有了甜美的词句，他唱：

我在向席姆温都说再见，
我在向席姆温都说再见，
我将要死去，啊，比拉！
我的渺小父亲把我扔进鼓里！
我将要死去，姆温都，
参事们将抛弃席姆温都；
参事们将变成枯叶。
席姆温都的参事们，
席姆温都的参事们，
他们的计策已经失败；
我的渺小的父亲，渺小的席姆温都，
我的渺小的父亲把我扔进鼓里！
小东西还活着，我就不死。
小东西将和伊扬古拉联合在一起，
小东西将和伊扬古拉联合在一起，
伊扬古拉，就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当姑娘们听见姆温都在潭中鼓里这样唱的时候，她们赶快爬上岸回村子，又是爬又是跑，把水瓮杂乱地丢在后面。男人们看见她们出现，在住区边缘奔跑，立时拿起长矛，以为姑娘们正被一只水兽追逐。姑娘们看见长矛，就恳求她们的长辈：“住手！我们带来个消息，你们扔进

水潭里的鼓还留在那里。说实在的，它在唱：‘席姆温都的参事们，参事们的计策失败了，参事们将变成枯叶。’”席姆温都听了以后，指责姑娘们撒谎：“什么？那个扔进潭水深处的鼓又出现在水面？”姑娘们证实这是真的：“姆温都还活着。”席姆温都听了以后，又把他的人集合起来。每个人都拿着长矛、箭和火把到河边去。村子里空荡荡的。

从姆温都在河里浮动的地方，他能够看到姑娘们从河边往村子跑去的样子。他停止歌唱，对自己说，等一会儿再唱，等姑娘们把村里人引来了之后再唱。村里所有的人：孩子、年轻人、老头和老太婆，到了河边，看见潭水中央的鼓，凝目注视着它。当姆温都看见他们站在岸边时，嘴里就有了甜美的词句，他唱：

我在向席姆温都说再见，
我将要死去，啊，比拉！
参事们将抛弃席姆温都；
参事们将变成枯叶。
什么要死，什么将安然无恙，
都要同伊扬古拉遭遇。

姆温都这样唱完以后，就向他父亲和席姆温都的所有的人告别，鼓沉进潭里。水波在上面打起漩涡来。席姆温都和他的人站在岸上，立时困惑了，不知所措。他们摇了摇头，说：“多么可怕呀！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生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他们亲眼看到这个异乎寻常的事件以后，又回到他们的村子图邦都去了。

姆温都要直奔上流。当他到达金昆都里那里，就在

那里寄宿。他说他要去同他姑母伊扬古拉做伴，他唱道：

蒙盖鱼，不要挡我的路！
伊库库西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同姆温都相比，你软弱无能，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我要去见伊扬古拉。
卡布莎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同姆温都相比，你孤苦无助。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坎塔鱼，不要挡我的路！
同姆温都相比，你软弱无能。
我要去同我姑母伊扬古拉相见。
穆塔卡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同姆温都相比，你孤苦无助！
我要去会见我姑母伊扬古拉。
吉图鲁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你看，我要去和我姑母伊扬古拉相见。
螃蟹，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同姆温都相比，你软弱无能！
瞧，我要去会见我姑母伊扬古拉。
伊扬古拉，就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尼亚如意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我要去会见我的姑母伊扬古拉，
伊扬古拉，就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凯约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瞧！同姆温都相比，你软弱无能。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谁敢起来反对我，他就死在路上。

姆温都每次到一个有水生动物的地方，他就说那动物不要挡他的路，说同他相比它们软弱无能，还说他要去见他的姑母伊扬古拉。姆温都到了凯约鱼的住处，就在那里过夜。及至早晨，他一醒来就又继续旅行。他又唱道：

恩祖卡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你看我要去会见伊扬古拉。
你明白，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吉如昂巴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你看我要去会见姑母伊扬古拉。
你明白，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穆绍瓦鱼，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你看我要去会见姑母伊扬古拉。
你明白，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同可怕的穆吉提不期而遇

穆苏卡是邪恶的穆吉提的小妹妹，早已离开可恨的穆吉提到下游住了。

穆苏卡，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当穆苏卡看见姆温都到达她那里，就派使者告诉穆吉提，说有一个人在她那里，他要同伊扬古拉会面。使者立即跑着到穆吉提那里去。到了那里，他讲出新闻："那里有一个人正要同伊扬古拉相见。"穆吉提回答，使者应该告诉穆苏卡，那人不必从她那地方越过，"不然的话，我干吗把她安置在那里？"使者又回到穆苏卡那里，告诉她穆吉提是怎么对他说的。接着，穆苏卡封锁了姆温都的通路，她并不知道他是穆吉提妻子的外甥。穆苏卡对姆温都说："穆吉提拒绝让你通过。你如果能够通过，那就证明你是个男子汉。我穆苏卡，正在这里设置障碍。你不会找到通路的。"姆温都轻声地回答她说："我是姆温都，我从来没有被禁止走什么路。我要在你阻止我通过的那个地方穿过。"姆温都说了这话，便集中力量，潜入水里，深挖河沙，他朝着穆吉提所在的方向挖洞。

姆温都就这样越过了穆苏卡的封锁，破坏了穆苏卡设置的水坝。他夸口说道："我就在这里，是生下来就会

走的小不点儿。没有谁指我的脊背。”当穆苏卡又看见他的时候，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这个硬汉是怎么穿过去的？如果他从我上面穿过的话，我本来会看到他的影子。如果他从我下面穿过的话，我本来会听到他脚步移动的声音。”穆苏卡阻碍他逃跑，说穆吉提会骂她的。

姆温都已经越过了穆苏卡，他开始向穆吉提的住处旅行。他唱道：

在穆吉提那里，在马里巴的住处，
穆吉提，我难道要给你让路？
你看见我要去同伊扬古拉相见，
伊扬古拉，就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同姆温都相比，穆吉提是无能为力的。
姆温都是个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当穆吉提在他的住处听到这话，就问谁在谈论他的妻子。他动了动，摇天撼地，整个水潭也在动。姆温都说道：“这回我们真的要相互认识，我姆温都从来不怕这样的人：娇生惯养、爱说大话、好发脾气，他就算不了什么。我不担心他，我要亲自同他对抗。”

姆温都振作精神，走过去，出现在妖魔穆吉提蜷缩的地方。当穆吉提看见他时，就说道：“这回他正是我不期而遇的人。他完全超出意料！”他问道：“你是谁？”姆温都郑重地回答，说他是姆温都，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伊扬古拉的侄子。穆吉提对姆温都说道：“你想要什么？”姆温都回答，说他要同姑母伊扬古拉在一起。穆吉提听了以后，对姆温都说道：“你在撒谎。没有人能越过这些木头和枯叶，难道你会是能够穿过这个禁区的人？”

当穆吉提和姆温都大吹大擂相互争论的时候，从伊扬古拉那里到穆吉提这里汲水的姑娘（因为水洞在穆吉提这里）听见姆温都总是提到伊扬古拉是他的姑母，就赶快跑去告诉她："在那里，你丈夫穆吉提那里，一个小人来了，他说穆吉提应当让他通过，他是姆温都，说他要同他姑母伊扬古拉相见。"伊扬古拉听了这个消息以后，说："你看，这是我的侄子，我要到他那里去。"伊扬古拉爬上斜坡，往水洞那里走去。她朝河那里张望，以便能够看到称她是自己姑母的那个男孩。姆温都一看到伊扬古拉朝他走来，就唱道：

我正受很多苦，姆温都。
我要死掉，姆温都。

当他姑母伊扬古拉从斜坡走下来时，他朝着他姑母来的方向望去，而且继续唱：

伊扬古拉姑母，
穆吉提对我封锁了道路。
我要会见伊扬古拉姑母，
我要和伊扬古拉相遇，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穆吉提，我难道要给你让路？
我要和伊扬古拉相见，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穆吉提，我的长辈，我难道要为你让路？
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伊扬古拉说："如果我弟媳的儿子，米坦迪人的外甥，就在这个鼓里，让他出来我亲眼看看他。"虽然他姑母特别提出米坦迪人，姆温都还是拒绝朝她的方向移动。姆温都从鼓里解释说，他姑母没有说到点子上。他姑母又说："如果你这个鼓的孩子，如果你是他们的外甥，就来到这里，走近我吧。"虽然他姑母这样说，鼓还是拒绝走近她。他姑母又说："如果你真是亚纳人的外甥，就来到我面前吧。"姆温都听了这些话，便从水潭里出来，唱道：

我要到我的姑母伊扬古拉那里，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卡巴里巴里和恩塔巴里大山，
我姐姐的丈夫设置捕鱼的陷阱。
一个是贤淑的好姑娘，
一个小伙像顶梁柱般粗壮。
我们在讲述的故事，
很久以前巴布亚人已经讲述。
我们在讲述故事，
卡森几里在舞蹈，尾巴在摇，
你看到他那恩德里马纤维造就的尾巴。
恩古昂古鸟已经向穆苏苏鸟求婚；
穆哈莎鸟染上气喘病，气喘吁吁。
如果我茫然找不到伟大歌曲的歌词，
但愿它不要因为我消失。
他们习惯用铃声对穆吉提讲话。
我们正在唱的曲调，
未行成年礼者理解不了。
我倒想身子像姆布鲁猴那样完美，

还吃得下许多，
我对我扁平的肚子还是满意。

姆温都仍然随着河水流动。当他漂浮到他姑母附近，她把鼓抓住。她的人给她一把刀子，她把鼓切开。除去鼓上的皮子，她看见旭日和月亮的无数光芒，孩子姆温都身上焕发着美丽光芒。姆温都从鼓里出来，手里仍然握着康加节杖、手斧，还有装着魔绳的小袋子。当鹰看见姆温都跟他姑母相遇的情景，就去向早先被派到伊扬古拉那里监护她的长者报告消息。他到达那里，告诉卡西亚比："你，你还在这里，出现在那里的不只是个小人，他还带来许多具有特色的武艺和故事。他要去杀你。"听了这个消息，卡西亚比说："报告消息的，去吧！当你到达姆温都那里，告诉他别企图从这边经过。如果他想试试，我就撕掉他的脊骨。我正在地上设圈套、挖陷阱、插尖桩和刀片。这样，不论他什么时候想通过，我都会捉住他。"

豪猪穆凯看到了这一切，他作为信使走了另一条路，去姆温都那里告诉他："姆温都，我们的敌人正在开对付你的秘密参事会。他们甚至在准备陷阱对付你，还有尖桩和刀片。我是豪猪穆凯，是在地下走的大师，要走到大地深处。"姆温都回答："是的，我总是看见你在耙地，你就在大地里面生活，所以你知道这些事情。"穆凯给姆温都提出警告之后，又告诉他："我要去修一条路绕过他，这条路通到你在的地方，就在你姑母的房屋里面，房屋支柱的底部。"姆温都高兴地同意这个计划。豪猪穆凯开始掘地，在里面掘。姆温都告诉他的姑母伊扬古拉："你，姑母，继续走吧，到你家去吧。我在那里同你会面。卡西亚比强大有力，我首先同他遭遇。"他还对他姑母说："告诉

那个正在威胁我的人，他应当为我作好准备。”接着蜘蛛大师从陷阱坑里出来，开始造桥。他在坑上面造一些桥。他对自己说道，就在这里姆温都要显示神通。“就我蜘蛛大师来说，只要我们在那里，姆温都就不能被打败。”

姆温都叫他姑母回去，伊扬古拉并不打算违背他。她回到家里。姆温都走上穆凯造的路。在那些朋友帮助下，他从姑母伊扬古拉屋里出来。当卡西亚比看见他在那里，说道：“姆温都已经到了这里，喏，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村子的人说，他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那里。

当伊扬古拉看到她的侄子姆温都已经到达的时候，对他说：“我的孩子，先不要吃东西。先来到我这边，咱们可以按照鼓的节奏跳舞。”姆温都听了他姑母的话以后，就来到户外他姑母在的地方。他同意不吃食物，同她一起跳舞，可又说还未对鼓声做出反应就要晕倒。他姑母回答他：“没关系！出来跳舞，我的孩子。我是根据我的保护者、你的敌人卡西亚比的命令让你这样做的。他说你必须跳舞，跳到你精疲力竭。可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还是要跳舞。”姆温都听了他姑母的话以后，说：“啊，你说得对。让我跳舞吧，饥饿从来杀不死一个男子汉。”姆温都又唱起来，舞蹈成了他力量的来源。他嚎叫，他破口大骂卡西亚比，说：

卡西亚比，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卡西亚比说：让我们一块儿跳舞吧。
希昂古，给我口佳肴！
如果我们必须死掉，我们将为你死。
卡森盖里正在同他的康加节杖跳舞。

恩德里马纤维制造的康加节杖，
我正在说姆庞巴再见，
我的姆庞巴带有许多酒椰来。

姆温都在许多坑中间跳来舞去。他把身子弯在坑上跳舞，没有受到刀片的伤害。他来来回回地移动，虽然卡西亚比安置许许多多陷阱，但都没有伤害他。

伊扬古拉告诉她的孩子吃些食物，说自从他来到这里他还未曾漱口准备吃东西。于是，伊扬古拉给他一头牛作为款待的象征。她把牛杀了，为他准备食物。在这儿的姑娘们都吃起牛肉，一连吃了几天。

姆温都收下这份款待的礼物（可是他没有吃）以后，卡西亚比这个充满仇恨的人坚持要杀死他。他说："这就是那个说我在他面前软弱无力的孩子吗？我听说他是从鼓里面出来的。"卡西亚比指令投掷电闪的恩库巴，说："恩库巴，你必须去把姆温都切成两截。你要来到他和年轻女人呆的地方，做成这件事。"

当姆温都听到卡西亚比一再威胁他的话，就告诉女士们在他附近坐下，因为卡西亚比要用闪电击他。姆温都转身向恩库巴大师发出威胁说："恩库巴，既然你坚持攻击我，那么你应该击房屋的那一边，你不要击姆温都正在坐着的这一边。"恩库巴大师听到姆温都的声音以后，没有理睬他的警告，就落在房子上。姆温都指着他说："你也会同样死掉的，你在爬一棵坚硬的树。"恩库巴大师接着电击姆温都所在的这一边，一连电击七次。尽管他竭尽努力，还是不能接近姆温都正在坐的地方：火只是在没有人的那边燃烧，把那边烧成灰烬。

在姆温都姑母伊扬古拉坐的地方，她泪水簌簌地往

下流，一直流到她的腿部。她担心这孩子要死掉，伤心地哭着，说她还没有真正见过他。姆温都接着同那些年轻女人从屋里出来，他大胆地来到人群前面，向大家宣布他已经来到，他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他叫他的姑母走近他，以便同她讲话。她走近他，他说："不要再哭。你，我的姑母，就是卡西亚比用这种邪恶方式测试我的原因。明天，如果你再也看不见我，那就意味着你不配见到姆温都。"他告诉他姑母这些话也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接着，他用大力让卡西亚比的头发着火。人们看得清清楚楚，转眼间，卡西亚比满头乱发着起火来。真的，火舌从乱发中伸出，头上所有的虱子和寄生虫烧个净尽。

卡西亚比的人看到他的乱发烧了起来，就用瓮打水灭火。可是当他们带着瓮到来的时候，瓮里面竟然没有水，瓮里的水全干了，滴水不剩。他们又直奔含水的芭蕉秆，可是芭蕉秆也干了。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只有向他头上吐唾沫！"可是连这件事也做不到，他们的嘴巴干了，谁也没有唾沫了。

他们经历了这些事后，说："这个卡西亚比快要死了。到他的主人穆吉提那里去，看看是否还有搭救的办法，因为穆吉提那里有个水潭。"可是当他们到了那里，却发现他周围尽是蝴蝶和苍蝇飞来飞去，那里的水早已蒸发掉了。事实是，整个水潭已经干涸，因此他们找不到一滴水。当他姑母看到眼前发生的事，就走到孩子跟前乞求："你要心胸宽大些，我的侄子，你是独特的造物。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攻击我们？心胸要广阔，把我丈夫身上的符咒除去吧。放宽心，不要对他们怀有仇恨，把这些苦恼的人医治过来吧。"在姑母这样谦卑地哀求之后，姆温都心里的怒火就冷却下来。他弄醒卡西亚比，在他头上挥舞

着康加节杖，唱道：

原来睡觉现在醒来，
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瞧，我正在耍我的康加节杖。

突然间，卡西亚比得救。贮水瓮里又出现了水。芭蕉绿色的茎里又有了水 。就在穆吉提呆的地方，水也回来，河在下面流动。人们看到这个奇迹，都分外吃惊，说："姆温都必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卡西亚比向姆温都致敬，说："万岁！ 万岁！ 姆温都。"姆温都回答："好啊！"

在姆温都完成这个业绩之后，他通知他的姑母，第二天他要到图邦都去同他父亲战斗。因为他父亲两次把他扔掉，所以应轮到他对他父亲作战。姑母对他说："啊，强有力的人，你还不能战胜你的父亲。因为你只是昨天的孩子，不久以前才出生。你适合治理图邦都——有七个聚会地点的村子吗？ 我，把你从鼓里放出来，对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说不。没有一个人想单独去的，孤寂的路永远不是旅行的快活之路。"

姆温都听到他姑母这样讲话之后，就是不加理睬；他嗡嗡叫，不让姑母的话进入耳朵。姑母告诉他："不要去跟你父亲作战。如果你硬是要去，我跟你去，看你父亲把你剁成碎片。"

她指示姑娘们收拾屋里的东西，以便她能陪着姆温都去，因为孤寂的路从来不快活——即使没有什么闪失，也总有事伴着杀戮发生。天空出现白昼的天光，他们就吃完早饭开始旅行，奔图邦都去。姆温都高唱他的光荣

业绩，给自己增添力量和引人注意。他唱：

我同姑母一道去，
小不点儿睡完觉，大家准备好行程。
啊，我的父亲，小不点儿醒来就动身，
我提醒你，我们已经开始了旅行。

就在他同姑母开始旅行的那天晚上，他到了舅舅那里——亚纳人中间。他们杀一只山羊款待他，他在那里休息。在大家吃了山羊肉以后，姆温都对舅舅们说道："我要去图邦都同席姆温都作战。你们是制造轻便大长矛的铁匠，请让我变得坚固，能抵御敌人的攻击。"亚纳人对他说，他们要专门为他锻造。他们给他穿上完全用铁做的鞋子，还有铁做的裤子、铁做的衬衫和铁做的帽子。他们告诉他："当你去同你父亲作战，他们会不停地向你投掷长矛，但愿长矛只击中你身上的铁物。"舅舅们完成锻造工作以后，还要求同他一道去，以便看见即将开始的战斗。到了早晨，姆温都就和舅舅们一道出发，他姑母伊扬古拉受到她所有的仆人陪同。姆温都气愤地唱道：

我要到席姆温都那里去战斗，
席姆温都的牛群，
愿他们加入姆温都一边。

当他们看见那个村子的时候，姆温都的姑母对他说道："啊，我们的领袖，让我们离开这里吧。只要抬头看一看你父亲的村子，就使我们害怕得头晕目眩。图邦都是一个有七个大门的村子。那里有太多的人，他们会毁灭

我们的。”姆温都回答姑母，说：“我姆温都，从来不害怕我未曾交过战的人，我是个超常发展的孩子。我要试试这个席姆温都，他被骄傲宠坏了。”姆温都继续唱道：

我们正要到那边的图邦都，
席姆温都就住在那里。

当他们到了幽谷，他说：“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过夜吧。”他姑母狂笑一声说：“我们在哪里睡觉呢？这里没有房子，携带雨的基儒卡—努安布拉已经来到，下起雨来没休没止。”这位姑母接着喊叫起来：“啊，老爹，我们在哪里睡觉呀？雷已经隆隆作响，这个年轻女子却什么也没有。”姆温都环顾一下四周，说他想要房子。接着，两排房子自动集拢！姆温都指出，他的舅舅们住其中的一排房子，他姑母住另一排房子。姆温都要住的房子则自动出现在所有房子的中间。他姑母喊叫起来，说：“是的，我们的首领姆温都，为我们的这些房子欢呼吧。席姆温都生了个英雄。我的父亲卡宏博，我将给你一些孩子，他们是你的孙子。让我们跟我们这个有声望的人走吧。祝愿我们这个有声望的人避开雷和闪电！席姆温都不由自主地生了个无所畏惧的儿子。姆温都通过自己的行为正在把自己变成一个英雄。”就在幽谷那里，房子构成一个整体。姆温都的姑母对他说：“啊，姆温都，我的首领，让我们避开吧，因为你在图邦都人民大众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姆温都却说要亲自尝试尝试。姑母伊扬古拉对他说：“啊，姆温都，那么我们将要吃什么呢？瞧，你许多舅舅都在这里，我伊扬古拉还有我们的一帮随从，还有你姆温都，还有你的鼓手和歌手。这一大群人将吃什么呀？”

姆温都看到姑母在告诉他重要的事情，不得不同意她的看法："我看和我们在一起的全体人员都已经饿了。"他抬眼看看天空，对自己说道，他必须着手从图邦都那里搞到食物，因为图邦都是他敌人的村子。他必须用魔术攫取。他神通广大，他要发生的事情果然发生了。食物来到他的面前，他可以去作战了。姆温都一边带回从父亲营地得到的食物，一边歌唱。他姑母还是饿得喊叫，说："啊，我的首领，我们今天吃什么呀？"姆温都向她笑一下，唱道：

图邦都那里有食物，
愿食物来见姆温都，
姆温都，就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图邦都那里有各种动物，
愿它们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贮有各种各样的肉，
愿各种肉见姆温都·姆博汝，
姆温都，就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席姆温都存有木柴，
啊，首领，愿它来见姆温都·姆博汝！
因为姆温都就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席姆温都保有火种，
但愿火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存有水，
但愿水也来见姆温都·姆博汝。
瓮都在席姆温都那里，
但愿瓮来见姆温都，
姆温都就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衣服在席姆温都那里，
但愿衣服来见姆温都，
姆温都要去战斗！
木制盘碟都在图邦都，
但愿它们都来见姆温都，
啊，父亲，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希望取得胜利。
席姆温都占有许多床，
但愿床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占有许多柳条板，
但愿柳条板也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占有盐，
但愿盐来见姆温都，
他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席姆温都占有许多家禽，
但愿家禽来见姆温都。
唱赞歌的歌手一块儿歌唱，
很久以前他们就开始歌唱，
他们唱得像一个人一般，
在村子中间他们和谐一致。
那些要死的、那些得救的，
但愿都到伊扬古拉这里。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席姆温都有许多山羊，
但愿山羊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有许多牛，
但愿牛群来见姆温都。
图邦都有许多狗，

但愿狗来见姆温都。
图邦都有香蕉林，
但愿香蕉林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占有许多烟草，
但愿烟草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有许多旱烟袋，
但愿旱烟袋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有许多长矛，
但愿长矛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那里有许多手斧，
但愿手斧来见姆温都。
许多钩镰在席姆温都那里，
啊，父亲，愿钩镰到姆温都手里。
修剪的大刀在席姆温都那里，
但愿它们来见姆温都。
小小的修剪刀，铲除蔓生杂草的刮刀，
但愿小小的修剪刀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有许多小狗铃，
但愿小狗铃来见姆温都，
但愿狗一个不剩地去打猎。
席姆温都有很多猎袋，
但愿它们来见姆温都。
席姆温都有许多刀片，
但愿它们来见姆温都，
但愿它们都来刮脸。
席姆温都占有许多布提镯，
啊，父亲，布提镯，
但愿它们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佩戴布提镯的人。
席姆温都拥有许多项链，
但愿项链也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佩戴项链的人。
席姆温都拥有许多针。
但愿这些针也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做编织活的人。
席姆温都拥有火钻，
但愿火钻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生火的人。
席姆温都拥有许多锄头，
啊，父亲，锄头，
但愿它们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锄地的人。
席姆温都有许多锅，
但愿锅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做饭的人。
席姆温都有许多篮子，
但愿篮子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采摘的人。
席姆温都拥有许多穆曼加锥，
但愿穆曼加锥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不带柄的。
席姆温都拥有钩刀，
但愿钩刀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人不去修剪香蕉树。
席姆温都拥有许多风箱。
但愿风箱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人不在锻打。
席姆温都那里有锤子，
但愿这些锤子也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人不去锻打。
席姆温都那里有铁匠，
但愿这些铁匠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人不去锻打。
恩肯都刀就在图邦都，
席姆温都占有这些恩肯都刀，
但愿恩肯都刀来见姆温都，
但愿没有人不砍伐。
酒椰树就在席姆温都那里，
但愿没有人不编网，
没有人不诱捕。
鼓在图邦都，
啊，父亲，鼓呀！
但愿它们来到姆温都这里；
但愿没有人不跳舞。

姆温都就这样魔术般地呼唤和祈求他父亲拥有的财产。

姆温都，他的舅舅们，他的姑母，还有和他们一齐到达的仆人们、歌手们和鼓手们，在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原来在图邦都村里和席姆温都家里的一切东西都来到他们这里。当姆温都的姑母看到所有这些东西时，就对她的侄子姆温都说："你要受苦的，因为你把属于别人的东西带到这里。"果不然，因为这些东西姆温都生病了，其余的人却狼吞虎咽地吃食物。他们说："瞧！姆温都说他是

生来会走的不小点儿时，他是个不会躺下的男子汉。他总是有什么可以依靠。试图爬到他上面的人将第一个死掉，死得孤独、无人过问——他不是别人可以挑衅的人。”

当姆温都看到他父亲所有的重要东西都来到他这里时，他又对姑母说，他想要他的舅舅们开始战斗，他姆温都则同姑母在一起呆一会儿，以便看看舅舅们怎样进行战斗。他的舅舅们时而在地上打，时而在空中打，可是图邦都的人却说：“你们今天是打不赢的。”

过了一会儿，姆温都的舅舅们被全部打败，他们都死了。图邦都的人把他们结果了。虽然姆温都的一个舅舅从战斗中逃跑，但也受了重伤。他跑到姆温都那里告诉他这个消息。“图邦都的人已经战胜我们。所有的人，你所有的舅舅，都躺在那里，血已凝结。”姆温都的姑母看到这个信使满身血污，又听见人们怎样像水一样被土壤全部吸干的消息，不禁惊叫起来：“啊，首领姆温都，这样的事我提醒过你。我说过，你同图邦都的人打仗是无能为力的。可是你说‘没关系’，现在能拣到的只是无用的牙齿，这就是你的胜利果实。看看你的舅舅们是怎样被消灭的。”姆温都对他姑母说道：“首先，我要弄明白我的舅舅们为什么全被打败。如果席姆温都不同我面对面地相遇，我就不是姆温都。”他姑母对他说：“啊，姆温都，不要这样干！我们大家被杀你是要负责任的。如果你激怒图邦都的人，那么，我们大家都要死。”姆温都就是不听他姑母嘴里说出的话，他说他要去战斗：“你，姑母，同我的手斧和我的这个装着绳子的小袋子留在这里，我将随身带着节杖。”

姆温都向上攀爬到图邦都去。人们一看见他到来，就指着他对席姆温都说：“你瞧那个小人独自出现在村子

的入口。”席姆温都回答他的人说：“一个小人单枪匹马地能干什么？即使他来到这里，我们也要砍断他的喉咙，他会死在这里。”他的人回答他：“那儿是比西比西昆虫出现的地方，白天红蚂蚁就从那里出来。那个小人能迫使我们逃出村子，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他。”席姆温都回答他的人说：“让这个小傻瓜大摇大摆地走进垃圾堆吧。”

姆温都一边唱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节杖，穿过村子的入口，来到村子中央，同那里的人谈话，要求伴着他们的鼓点的节奏跳舞。村子里的人见他个子小，就辱骂他：“同我们这儿的鼓相比，你是个废物，是个小傻瓜。”姆温都回答说，这是对他的污辱。在他还没来得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挑战和造谣中伤。村子里的人告诉他，那里没有鼓。姆温都回答他们，鼓马上就来。姆温都继续用这种方式向他们发话，可他的父亲这时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姆温都还是自吹自擂地唱着：

他正在爬到图邦都，
他要去同席姆温都作战。

他一边唱，一边激动地说：“不论死的还得得救的，但愿他们都到伊扬古拉那里。”接着，他把嗓音挑到天上，继续唱：

除非不死，一死就得救，
啊，父亲，但愿这样的东西到伊扬古拉那里，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她也是我这根孤弦的崇高母亲。
啊，父亲，无论谁死谁得救，

但愿他们同我的姑母在一起，
席姆温都的姐姐！
但愿我的小妹大姐，
随时准备和我在一起。
除非不死，一死就得救，
但愿他们同伊扬古拉在一起。
但愿你们和我的母亲们过来！
除非不死，一死就得救，
但愿他们同姑母伊扬古拉在一起。
我死，啊，比拉！
说过的事不再重复。
让我在图邦都这里战斗，
即使图邦都有七个入口。
参事们害怕向席姆温都提出忠告。
无论谁死，无论谁得救，
但愿他们同姑母伊扬古拉在一起。
仇恨就在心里。
当我为自己建好一座桥，
谁要过桥就被砍成两半。
我为姑母伊扬古拉祈祷，
伊扬古拉姑母，但愿你得到精灵的福佑。
仇恨埋在心中，
我的朋友恩库巴是闪电之神，
愿你站在我一边，让我获得胜利。
我将在图邦都这里作战，
即使图邦都有七个入口。
就在这里，图邦都将被七道闪电封住。
我将在图邦都这里作战。

现在我送去七道闪电！
姆温都回想他过去的痛苦。
参事们纷纷逃窜，把席姆温都扔下不管。
参事们和他们的官位不相称。
要死的是你们，变成一堆枯叶。
我的朋友恩库巴，祝愿你胜利击中。
仇恨埋在心中。
我恳求姑母伊扬古拉，
无论谁死还是谁得救，
但愿他们都到你那里，
你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我那渺小厉害的父亲，
我无足轻重的父亲把我扔进墓穴。
我无足轻重的父亲认定我会死掉。
姆温都抬眼望天上，说道：
我的朋友恩库巴，
在图邦都这里送来七道闪电！

当姆温都仰望天空的时候，他也用节杖指指那里，那里是恩库巴居住的地方，就从那里射出七道闪电，落在图邦都这个村子。图邦都立时变成尘埃，尘埃向上飞腾。所有住在那里的人也都变成尘埃。

席姆温都正坐在他的院子里，他大声喊叫："没时间在这里滞留了。"说完之后，他顾不得回头看就走到房屋后面，逃到生长一种名叫吉苟卡的蕨类植物那里，他拔掉它，就钻进植物根下的地里。

姆温都在图邦都获得胜利以后，在村子中央大喊大叫，他说："在同我作战时，爬到我身上的、钻进我身体的，

统统完蛋，白费力气。”他这样讲话时，他一个舅舅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姆温都朝存放舅舅们遗体的幽谷走去，想把他们带到图邦都的丘峰那里。姑母问他：“你带回来的是好消息吗?”姆温都回答她：图邦都正在着火。他又对她和其他人说，要集合起来：“现在咱们到图邦都去吧，它在上面高处。咱们离开这个低地吧。”姑母正在收拾她的财物，姆温都制止了她。他对她说：“把所有的东西留下，它们会自动到图邦都的。”说完之后，他向山丘走去，他姑母跟随着他，还有同他们一起来的一群仆人。他们向图邦都爬去。当他们到达那里，留在低地的所有东西也来到他们跟前。姆温都说，只要他没有使舅舅们复活，就不能去追杀他的父亲。他用节杖猛击舅舅们，他们死而复生。他唱道：

原来去睡觉的人，醒来吧！
我的舅舅们，醒来吧。
我一直在考验亚纳的人。
我的舅舅们，同我结合起来吧！
你们这些有力的铁匠，恩库巴的追随者，
同我结合起来吧。
席姆温都，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就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我的舅舅们，同我结合在一起，
你们都是轻便长矛的锻造者。

出 访 冥 界

姆温都把所有的舅舅唤醒之后，他们都复活了。席姆温都逃跑，不是撞了这件东西，就是撞了那件东西，自己反而受到伤害。最后，他到了穆莎神住的地方，那里没有人聚在火堆旁边，因为在那个黑暗的地方，人们还不知道火是什么东西。

在图邦都，姆温都和他姑母、舅舅以及仆人、歌手和鼓手安顿下来以后，他对他们说："咱们还是把席姆温都搜查出来，他是直奔穆莎那里去的。咱们去把他找出来。"他姑母把装有绳子的袋子给他，又把手斧递给他，他手里还握着他的节杖，他是这三个法宝的主人。姆温都对他姑母说："姑母，你就留在你出生地图邦都吧。绳子在这里，你握住绳子的一端。我要追我父亲到穆莎那个黑暗孤寂的国度去。如果你觉得绳子不再动了，那么不要再等我了。你瞧，火将会慢慢熄灭，我就死了。"

他讲完话，麻雀大师卡宏古就飞落在姆温都坐着的地方，对他说："过来吧，你父亲逃向灌木丛了，我给你指路。他是在一种叫吉苟卡的植物根基那儿进去的。说实在的，当你父亲逃跑的时候，我麻雀，就在这个世界的屋顶，看见他到处瞎撞。"在麻雀大师告诉他这个消息以后，姆温都就同他姑母说声再见。姆温都握住绳子的另一端，就匆匆忙忙地朝村子的大门冲去。他到了吉苟卡植物那里，也就是他父亲进入的地方，他也把那蕨类植物拔了出来。接着，他从那里穿过，进入大地里面。他走到穆

莎的一口井旁边。在那里，他遇见穆莎的女儿，幸运精灵卡新都。卡新都拥抱他，说："我欢迎你，姆温都。"卡新都患有雅司病，从牙齿到腿叉、两条腿，直至脚趾都长满痘状物。当姆温都试图走过的时候，卡新都阻止他。她说："你到哪里去？"姆温都回答，他要到穆莎那里找他父亲，因为他知道在那里会找到他。她又告诉他："首先停留在我这里。在穆莎的村子里，从来没有人通过。在所有其他人没有通过的情况下，你会成功地通过吗？"卡新都又对姆温都说："如果你到穆莎那里去，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当你进入那聚会的地方，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高大的人蜷缩在炉子附近的灰烬里，他就是穆莎。如果他问候你，说'祝福你，我的首领'，你也这样回答他'是啊，我的首领'。当他给你一把椅子坐的时候，你要拒绝。你再告诉他：'不要，我的首领。一个人父亲的脑袋会变成一把椅子吗？'当他递给你一小葫芦香蕉啤酒让你喝的时候，你要拒绝，回答说：'不，我的长辈，难道因为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孩子，他就应当喝他父亲的尿吗？'在穆莎认出你以后，他会对你说：'祝福，祝福，姆温都。'你要回答他：'也祝福你，祝福你，首领。'当他给你膏状物吃的时候，你要回答他：'难道因为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孩子，他就应当吃他父亲的屎吗？'"

在姆温都听到卡新都说了这些睿智的话以后，他对自己说道，他不洗掉卡新都的雅司病斑决不离开。姆温都开始洗，直至除掉所有的疮痘。姆温都洗了一阵子，雅司病全被治愈了。

这时，姆温都走在卡新都的前面。他去攀登。当他到了穆莎那里并直奔聚会地方的时候，穆莎看到了他，用"祝福"向他问候。姆温都回答："也祝福你，我的长辈。"

穆莎又吩咐仆人说："给他拿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姆温都回答他："没什么，不必麻烦，难道因为一个人是客人，他就应当坐在他父亲的头上吗？"穆莎又说他那里还剩下一葫芦啤酒："让我给你倒些喝。"姆温都说："不，我不会这么干的。因为一个人是客人，难道这就是他喝他父亲的尿的理由吗？"穆莎说："让他们给你准备些膏状物，啊，姆温都！"姆温都回答他："不。难道因为一个人是客人，他就应该吃他父亲的粪便吗？"穆莎听了这个，对他说："双倍祝福，姆温都。"

看见姆温都通过这些测试，穆莎对他说："去卡新都屋里休息吧。"姆温都走进屋里，环顾一下四周，他看见卡新都就在屋子里面。卡新都正在清洗、换装、用红粉和蓖麻油往身上擦抹。姆温都看见她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她看上去光彩照人，像个快活欢乐的孩子。这情景卡新都注意到了。她欢迎他："进来，啊，姆温都！"姆温都说："但愿留在后面的人自讨苦吃，啊，我的姐姐！"姆温都已经走进屋里，卡新都自言自语起来："嗨，姆温都还饿着肚子呐。"于是，她站起身来，去给他做灰酱——这是穆莎的神奇食物。她搅拌好以后，就把灰酱带给在她神圣茅舍中的姆温都。当穆莎看到卡新都把这种酱带给姆温都的时候，飞快地往他女儿的屋子走去，以便看看姆温都坐着的地方。他对姆温都说："啊，姆温都，我看到你正在吃这种食物。明天，你一起床就要着手为我培植一片新香蕉林。你必须只削掉叶子，栽种香蕉树，再把其他树木伐倒。你还要除去新生的野草，修剪这些香蕉树，把它们支起来，再给我带来一串香蕉。当你把这些事情做完以后，我就把你父亲归还给你。"穆莎说了这些以后，又对姆温都说："在你动身到田地去的时候，我要派一个人随你去，以便

你能正确无误地做好这些事情。”他这样说完话，就从门口离开，返回他开会的地方。坐在屋子里的姆温都，开始吃灰酱。

第二天早晨，天色大亮，姆温都按照他接受的指示带着钩刀去栽种香蕉。穆莎挑选一个男人陪他到田地去。当他们去的时候，那个人指给他看，前面有一座长满芒果树的大山。姆温都看见大山，就用钩刀在地上砍来砍去，他们要亲自开辟一条通过灌木丛的路径。接着，他用钩刀除草，种植香蕉树。姆温都将手斧和钩刀并用，用手斧砍倒其他的树木，用钩刀锄掉香蕉林间的野草。最后，姆温都的伙伴回到穆莎那里，给穆莎带来消息，说：“在那里他不只是一个栽培者，他干得很快，是个奇迹的创造者。他没有碰一碰铁制工具，铁工具却自行锄地、锯树、伐树和割野草。”

他报告完消息，就又回到姆温都那里。钩刀割完野草，现在又砍支架。支架已经完成支持香蕉幼苗的任务，香蕉茎已经长成。他看了这一切，又跑回去向穆莎报告这条消息：“今天我在田地里看到种植的香蕉，香蕉已经有了新的茎，有些香蕉已经成熟。”他还惊讶地说，姆温都已经带着一串香蕉上路了。穆莎听到这里，说道：“你瞧，这孩子正在想方设法通过安排在森林那里的一切考验。昨天晚上我睡觉时安置了陷阱，可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摆脱它们，躲避这些危险。今天我又要考验他，可是他又想躲避。”因此，穆莎对姆温都深感惊诧，不得不把带有贝壳的强有力的肩带派到姆温都那里，并且对它说：“我的肩带，你到姆温都那里去，你必须把他抽成两半，把他的嘴逼到地上。”肩带遵照主人的指示，向香蕉林走去。当它看到姆温都正在香蕉林里割香蕉串准备带走的时候，它

扑向他，猛抽他，使得姆温都发出尖叫。它击倒他，把他的嘴逼到地上，直至粪便流了出来。他喘不出气，屎尿流了满地，他简直失去自控的能力。姆温都的节杖看到主人找不出办法逃脱，立时想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它在姆温都脑袋上方扬起。姆温都打了个喷嚏，抬起头来。他睁开双眼凝视周围。

就在姆温都被穆莎的肩带勒倒的时候，他附带的那根绳子停住不动了，它不再活动了。图邦都的姑母却握着绳子的另一端。绳子一静下来，她就摔倒了，说她的孩子死了。她喊叫着，时低时高，祈求诸神，她说："不论怎样，让他回来吧，我会照料他的。"再说姆温都，他抬起双眼，唱了起来：

虽然穆莎要杀姆温都，
我将要死掉，
穆莎，你同姆温都相比，确实孤苦无助，
姆温都，就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姆温都一边歌唱，一边想起他的姑母："你在图邦都那里，觉得我的绳子不动，因为穆莎把我勒在地上，所以绳子静止不动。但你在那里不要再担忧，因为我已经得救，我的节杖已经让我起死回生。"

现在，姆温都派他的节杖到村子里穆莎的住处，说："你，我的节杖，当你到达穆莎那里，你必须强有力地攻击他，你必须把他的嘴压到地上，让他的舌头像锄头那样铲地。只要我还呆在村外，你千万不要再松开他。"

节杖打着旋去了。在它到达穆莎开会的地方时，它用力地击打他，把他的嘴硬压在地上。他的舌头插进土

里。他控制不了自己，他的五脏六腑胡乱地堆作一团，喘不过气来。

姆温都在香蕉林里准备好多香蕉，有青皮的香蕉，也有熟透了的香蕉。当他回到村里的时候，他朝开会的地方瞥了瞥，看到了穆莎。穆莎的嘴里鼻子里喷吐泡沫。穆莎的女儿卡新都看见姆温都以后，赶忙朝他走去。她告诉他："你才回来，可我父亲已经死得变冷。"姆温都回答说，他一直在寻找他的父亲："现在把我父亲带到这里，我就可以和他回家。"卡新都回答："你必须首先医治好我的父亲，那么我就让你见到你的父亲，把他交给你。"姆温都一边唤醒穆莎，一边唱道：

睡觉的醒来吧。
穆莎，同姆温都相比你毫无力量，
因为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穆莎带来的好卡宏博，
他总是习惯于自我嘲笑，
穆莎，你同姆温都相比是无能为力。
谢谢，一点食物就能结束一支歌。

姆温都这样继续唱着，同时用节杖不停地击打穆莎的脑袋，让他复活。穆莎醒来，看到姆温都安然无恙，说："你，姆温都，瞧，你是个强人。"

穆莎又考验姆温都。"你啊孩子，天一亮你必须到那边树上给我采蜜。"此时天色已是夜晚。卡新都为姆温都搅拌灰酱，接着他们吃酱，然后就去睡觉。

天亮了，姆温都拿着手斧直接到森林里采蜜，他随身带着木炭准备生火。当他到达树的底部他向上爬，爬到

贮藏蜂蜜的蜂房。姆温都生火，用火把蜜蜂赶出来。当这些事情做停当以后，他用手斧猛击树干，并且唱着：

我正在穆莎的国土取蜜，
我的朋友恩库巴，但愿你获胜。
仇恨就在心中。
我爹把我装在鼓中扔在河里，
我的父亲相信我会漂走。

穆莎在村子里说："我想这个人最终会采集到这种蜜的！"穆莎派出具有魔力的肩带。肩带飞去，把姆温都逼到树干上。接着，他喘不出气，控制不了自己的五脏六腑，屎尿顺着两条腿流了出来。

他姑母伊扬古拉看到绳子静止不动，担心他死了。姆温都的节杖还在他留下的地方，这时意识到它的主人奄奄一息，眼看着要死，立时爬到他的上方，挤压树干，而且不断击打姆温都的脑袋。姆温都打了个喷嚏。他抬起眼睛，气喘吁吁。姆温都说："瞧，我被压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死亡的边缘。"当他睁开眼睛，他就向他的朋友恩库巴恳求，唱道：

我的朋友恩库巴，愿你获胜。
仇恨就在心中。

他一边向下爬，一边凝望天空，说："我的朋友恩库巴，我正在受苦。"当恩库巴听到朋友姆温都的呼唤，就落到树上，把树劈成碎片。而地上，他的朋友姆温都却没有受一点伤。

姆温都带着盛蜜的篮子下来，一直把篮子带到穆莎那里。他把盛蜜的篮子放到他的脚下。接着，穆莎派出一个用人去找他原来藏席姆温都的地方。用人到了那里，却发现席姆温都已经走掉。用人找不到人，也就回到穆莎和姆温都这里，告诉他们："当你们在这里坐着的时候，席姆温都已经逃走，现在他不在原来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麻雀大师卡宏古恰巧来到，他告诉姆温都："你的伙伴穆莎在撒谎，他提醒你父亲逃到恩同巴，也就是神圣的食蚁兽那里，说你太强而有力。"卡宏古向姆温都讲了消息以后，就飞上天空去了。

接着，姆温都直言不讳地告诉穆莎："马上把我父亲带来，让他在你藏他的地方出现，我可以把他带走。你这个恶棍，在我为你耕地的时候，在我为你采蜜的时候，你说把我的父亲给我。我要你立即把他交出来！"穆莎听到姆温都这样说，不由得眼睛抽动。他说："这回，这孩子真的恼火了。"

姆温都看到穆莎不把他父亲交出来，就开始用节杖打穆莎的脑袋，接着穆莎失去自控，粪便粘在屁股上。他晕了过去，尿流得满地，从鼻子、眼睛流出的粘沫盖住了他的脸，他四脚朝天，僵硬得像一条死蛇。姆温都说："你这条狗，就这样呆着吧。"他不回来是不会给他医治的。姆温都去追踪他的父亲，到他父亲去过的食蚁兽恩同巴那里。姆温都唱道：

我到席姆温都去过的地方，
去搜寻席姆温都。
席姆温都逃到恩同巴的住处，
恩同巴，给我开门吧，

席姆温都逃到恩同巴的住处。
我要在恩同巴的住处，
搜寻我的父亲席姆温都。
太阳开始落山，
我在搜寻席姆温都。
席姆温都逃到恩同巴的住处，
我的父亲把我扔进鼓里。
姆温都央求携带闪电的恩库巴，说：
我的朋友恩库巴，但愿你获胜。
仇恨就在心中。
我的父亲，最亲近的人，
我在恩同巴的住处搜寻我的父亲。
我的朋友恩库巴，但愿你获胜。
仇恨就在心中。
我在寻找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把我扔进鼓里。
我的父亲永远是人民当中的坏人。
我的父亲把我投进河里，
恩同巴，给我开门吧。

姆温都在他父亲藏身的恩同巴的洞穴附近踱步，可是在洞穴里面的恩同巴都不理睬他。后来，食蚁兽恩同巴向席姆温都打个手势，说："你准备走吧。在门口的小人很强，你了解他在洞门口发出威胁的方式。"席姆温都知道他儿子已变成硬汉（就像皮革在阳光下变硬那样），他说："这孩子朝我们走来，看来好厉害。"他告诉他的朋友恩同巴，他要继续逃跑。接着，席姆温都逃往席布龙古（创造神，又称为昂福）的住地。

恩库巴在天上，当他听到姆温都的声音时，他说："我的朋友向我祈求，他已经感到疲倦。"接着，恩库巴发出七道闪电，正好击中洞穴内部，洞穴粉碎，成了灰烬。姆温都知道他的朋友恩库巴已经击中洞穴，就把洞门打开，走了进去。他在洞里搜寻他的父亲，可是没有找到。接着，他同恩同巴见面，对他说："恩同巴，你让我父亲到哪里去了？你把他藏在哪里？"食蚁兽缄口不语，好像他没有听见似的。姆温都朝他吐口唾沫，说："滚开，我在洞门口费尽气力请你为我开门的时候，你却拒绝。但愿你不得好死！"

当恩同巴看到姆温都继续谴责他的样子，便对姆温都说："你看见我的房屋是怎样被毁掉的，我所有的庄稼都遭到破坏，那么现在我会干什么呢？"麻雀大师卡宏古住在天上，现在下来给姆温都带来消息。他一到达，就说："姆温都，你知道，恩同巴允许你的父亲逃走。现在你父亲逃到席布龙古的住处。"卡宏古给姆温都通报完信息之后，又飞上天空。姆温都还留在恩同巴那里，由于气愤和疲劳，他咒骂食蚁兽："恩同巴，你就得这样死去——你再也不能在你的国土上找到食物。"

住在图邦都的伊扬古拉，继续痛心地思索，她想："只有姆温都回到他这里，我的心跳才能恢复正常。"她看着手中握的绳子，意识到姆温都还正在搜寻他父亲。

姆温都跟踪追击，满怀仇恨地搜寻他的父亲。当他到达创造神席布龙古的村子入口时，正巧碰上一群小孩子。他们迎接他，说："姆温都，不要跑到我们前面。我们饿着呢，我们需要你给我们食物。"姆温都恳求他姑母伊扬古拉给他送食物，告诉她，席布龙古的孩子饿着肚子。姆温都一边向他姑母要食物，一边歌唱：

啊，伊扬古拉那里，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我必须有七份食物，
你看见姆温都通过，
我正饿得好苦，
伊扬古拉姑母，
我还需要吃肉。

姆温都抬起头看看，肉和酱果然来到。姆温都把它们分给小孩子们。他陪伴他们吃饭。等孩子们吃完以后，他把柳条盘子还给他的姑母伊扬古拉，告诉她把盘子排好以便用作爬向席布龙古那里的梯子。姆温都唱道：

我把柳条盘送回，
啊，伊扬古拉姑母，（我向你致敬，）
我把柳条盘送回。

送回柳条盘子以后，他开始朝席布龙古那里爬，小孩子们跟在他后面（一有客人来到，他们总是这样做）。他一边往席布龙古那里爬，一边唱起来：

席布龙古，你，
我正在寻找席姆温都。
席姆温都生了个英雄，
一个生下来就会走路的小不点儿。
席布龙古，
我正在寻找席姆温都。

席布龙古喊叫起来，说：
“啊，姆温都，让我们打赌吧！”
姆温都喊叫起来，说：
“啊，我的长辈席布龙古，
我正在寻找席姆温都。”
而席布龙古又说：
“啊，姆温都，让我们打赌吧！”
姆温都喊叫起来，说：
“啊，我的长辈，把席姆温都给我吧！
我的父亲把我扔进鼓里，
我的父亲把我扔进河里。
小孩子们要我和他们打赌，
那些小孩子——我不同他们打赌。”

姆温都央求席布龙古归还他的父亲，席布龙古对他说：“我不能这样把你的父亲交给你，首先，我们必须打赌，然后你才可以同他一块回家。”姆温都回答他：“你先把树种子壳摊在地上，我就可猜出它们是多少。我不会从你这里跑掉的，因为你知道我已避开的危险。”席布龙古听了姆温都的回答以后，就拿出一条席子铺在地上。他又拿出伊西树上结出的陈旧种子壳。席布龙古说：“要是你赢了我，你就把你的父亲带走。”姆温都说：“这儿有三笔钱。要是你赢了我，你也可以把它们拿走。”姆温都以三笔钱作为赌注。席布龙古首先拿走一把种子壳，赢走了姆温都所有的钱。姆温都又把图邦都的所有的山羊作为赌注押上，席布龙古从姆温都手中拿走种子壳并赢去他所有的山羊。姆温都拿他的一切，甚至他的姑母作为赌注。席布龙古又赢去他所有的物品、他的随从和他

的姑母。这时，姆温都只剩下他的节杖，孤独地坐在那里。接着，姆温都拿他的节杖作为赌注。席布龙古试图拿走种子壳时，没有办到。姆温都却拿走了种子壳，从席布龙古那里赢回他原先押上的所有的钱款。席布龙古又押赌注，姆温都又把种子壳拿去。席布龙古押上的赌注，这时都被姆温都赢回来了。席布龙古又把他所有的东西，还有他的牛都押上了。姆温都又把种子壳拿去，他又赢了。最后，他赢得了席布龙古的一切东西——他的人、山羊和牛群。姆温都把这一切积聚起来，席布龙古却孤独地留在那里。

蜘蛛大师坎托里和麻雀大师卡宏古跑到姆温都在的地方，提醒他："你，姆温都，快来呀，你的父亲又想逃跑。"姆温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放弃所得的赌物。他快速地跑出去，到席布龙古的香蕉林里去见他的父亲。看到父亲，姆温都问他："啊，我的父亲，你在这里？"这时候他能够向父亲致敬了，因为他已经用正当的方式打败了他。席姆温都回答："我在这里。"姆温都又问他的父亲："啊，席姆温都，真的是你吗？"席姆温都又回答："是我，我的儿子。"

姆温都抓住他的父亲，一块回到席布龙古那里。姆温都说道："席布龙古，你一直藏着我的父亲。这是我的父亲，对吧？"姆温都又进一步对席布龙古说："席布龙古，我不想要我赢得的你的所有的东西。把我赢的东西留下来，因为我要同我的父亲离开这里。"姆温都彬彬有礼地向席布龙古和他的人告别："啊，席布龙古老爹，再见！"席布龙古回答："再见！姆温都，愿你坚强，和你父亲席姆温都一块走吧。"

姆温都同席布龙古说了再见以后，唱道：

听着吧，恩同巴，
出走的他，回来了。

姆温都想到他的姑母，摇了摇绳子，告诉她他要返回。她姑母还留在原来的地方，但她在绳子上系住一个铃铛。姆温都唱道：

他出走了，又回来，
你看我正带着席姆温都。

姆温都首先奔向恩同巴的洞穴，恩同巴已经把它重建好了。姆温都对恩同巴说："你为什么把我的父亲藏起来？现在我和父亲都在这里。"姆温都唱道：

恩同巴，你同姆温都相比软弱无力，
因为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我从恩同巴家里启程返回。
你瞧，我带着席姆温都，
我父亲，最亲爱的人，
席姆温都，是伊扬古拉的弟弟。
是席姆温都，他生了个英雄。
姑母伊扬古拉，我在返回的路上。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我带着我的父亲席姆温都。

当姆温都到了恩同巴那里，他就给恩同巴讲了整个故事。他对他说："你，恩同巴，你错了，你徒劳地反对

我。”但是恩同巴的所有东西，他的土地，香蕉林，还有他的随从，一切的一切，姆温都都退还给他。姆温都和他的父亲席姆温都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恩同巴对姆温都说：“走吧。我再也无话可说，我不再争辩。”当姆温都和他父亲离开恩同巴那里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唱，提醒他在图邦都的姑母：

他走出去，他又回来了。
穆莎！
天空已经大白。
山鸡喔喔啼。
姆温都将到达穆莎家里，
我是从恩同巴那里来的。
穆莎，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因为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你错了，白白把我触犯。
瞧！我正带着席姆温都。
我正在返回图邦都，
我的姑母伊扬古拉就在那里，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姑母，伊扬古拉，生育孩子的人。

姆温都带着他父亲席姆温都离开恩同巴的村子，直奔穆莎家走去。当他到了那里，卡新都就来到姆温都跟前，说：“你看我父亲在这里，他的骨头装满篮子。那么我怎么办？合适的做法是，你应当把我父亲医治好。不要让他这样留在这里，要把他唤醒。但愿我的父亲醒来，因为他是所有人的酋长。”在卡新都这样对姆温都讲了以

后，姆温都把穆莎唤醒，唱道：

原来睡觉的，醒来吧，
穆莎老爹，
原来睡觉的，醒来吧。
喂！
是你，
是你徒劳地触犯我。
你瞧！我带着父亲席姆温都。
穆莎，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席姆温都生了个英雄。
我正要去姑母伊扬古拉的村子，
伊扬古拉是席姆温都的姐姐。

姆温都一边唤醒穆莎，一边用节杖不停地打他，说："你徒劳地触犯我。你试图同姆温都平起平坐，可他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从来不吃尘世的食物。出生的那天，他也没吮吸他母亲的奶头。"姆温都弄醒穆莎以后，穆莎复活了。姆温都向他揭示了他的伟大秘密，他原来同他的舅舅们、亚纳人结合在一起。"我身体上下都覆盖着铁，你，穆莎，你没看见我吗？"穆莎问姆温都："你，姆温都，你是怎么出生的？难道有什么神药让你干出这些惊人的事情吗？"姆温都给他解开了整个故事的奥秘。他告诉他："穆莎，你从未听说过我是从母亲腰部生出来的吗？我不是按照其他孩子出生的方式出生的。我生下来就会说话，就会走路。我原来被扔进墓穴，上面又加盖香蕉树，可我死而复生。这类事情，你穆莎从未听说吧？我父

亲又一次把我扔进鼓里，又把鼓扔进河里，可是我又从水里出来。穆莎，这些奇异的事情你也没有听说过吧？难怪你胆敢欺骗我。”

当姆温都到了穆莎家以后，他就摇摇绳子，提醒在图邦都那里的姑母伊扬古拉：他要回去了。伊扬古拉对姆温都的舅舅们——亚纳人说，姆温都出走了，他很久以前就俘虏了他的父亲，现在他和他父亲正在回来的途中。

姆温都动身回图邦都的时候，来向穆莎告别，唱道：

你，穆莎，
你看见我已经动身离开，
穆莎，把属于你的东西拿去
就在姑母伊扬古拉呆着的图邦都，
我出走，现在又回来了。

穆莎得知姆温都要走，就对他说道：“啊，姆温都，我的孩子，你同我的卡新都在这里结婚，这是件大好事。”姆温都回答他：“我不能在这里结婚，我以后在图邦都结婚。”

英雄还乡

姆温都出发了。他和他的父亲回家，在他们原先进入地下的地方出现，出现在吉苟卡蕨类植物的根部。当姆温都和席姆温都到达图邦都的入口时，伊扬古拉，还有姆温都的舅舅们，像蜜蜂一样拥挤过来。一看见姆温都，伊扬古拉和姆温都的舅舅们立即用手指尖把他举起来。他们围绕图邦都这个村子走了一圈之后，姆温都叫他们把他放下来。他们把他放在村子的中心。他们集中许多矛头，把他放在矛头上。他的舅舅考验他，以便了解他们的外甥是不是还像他们原先锻造的那样。当姆温都在村子中间坐定以后，他给他姑母讲了全部故事：他原来到过什么地方，为了寻找他的父亲他是怎样进行战斗的。

伊扬古拉给她的侄子下了一道命令："既然你同你的父亲已经回来，应当首先把他带进幸福神殿让他在那里休息。"他们把席姆温都带进神殿茅舍。姆温都杀了从未撒尿的纯净山羊。为了他父亲，他们把山羊连同最罕见的米煮成食物。他对父亲说："这就是你的山羊！是你错了，完全徒劳。你把你自己置于同姆温都对立的地位，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当时你说你不要男孩子，你只要女孩子。为了这个，你故意做错事。你不知道幸运的姆温都的力量。"

在姆温都以食物款待他父亲以后，伊扬古拉对他说："我的孩子，这里没有其他人，我们就永远在这个凄凉的村子生活下去吗？我们孤独呀。我伊扬古拉要求你把原

来在这个村子生活的人救活。当你让他们死而复生的时候，我就能够知道你打败席姆温都时该是多么了不起。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能给其他人讲你父亲是怎么行事的，讲他对你做出的邪恶事情。”姆温都听了他姑母的命令，着手把那些死了的人救活。他的舅舅们，也就是亚纳人，在姆温都找回父亲因而高兴得跳舞的时候，为他擂鼓。他们也同时唱起来。他的姑母喊叫起来，说：

“我的祖宗，不朽的人民救世主。”
姆温都说：
“啊，父亲，他们吩咐我救活人民。
我说：‘原来睡觉的人，醒来。
小姆温都就是生来会走的人。
我的父亲把我扔进鼓里。
席姆温都，你不知道怎样领导人民。
人民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
我的父亲，你是人民当中永远做坏事的人，
让蜜蜂落在我的身上，
白昼的蜜蜂，太阳的蜜蜂，
我没有办法对付它们和保护自己。’”

姆温都在医治那些在图邦都死去的人时，他还是用如下办法：他走到一个人的尸骨跟前，用他的节杖打他，这样，那个人就醒来了，他们就苏醒了：

每个在怀胎中死去的复活时还在胎中。
每个在分娩中死去的复活时仍在分娩中。
每个在搅拌酱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搅拌酱。

每个排便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排便。
每个设陷阱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设陷阱。
每个交媾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交媾。
每个锻造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锻造。
每个栽培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栽培。
每个制作陶器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制作。
每个雕饰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雕饰。
每个同伙伴争吵时死去的复活时还在争吵。

姆温都在这个村子停留了三天，让人们起死回生。他累得筋骨疼痛，可他复活的每个人都直挺挺地站立着，像树一样笔挺。图邦都又恢复了生气：人们活起来了，山羊、狗、牛群、家禽、公山羊、母山羊、少男和少女、男婴儿和女娃娃、老头儿和老太婆，又像从前一样活跃起来。在这些人中间有贵族、参事、俾格米人和王家教导者。这些人又重新被安置在原来的地方。原来住在图邦都的所有群体也复活了，像以前那样。每个人死去时有一定财产的话，复活后还据有一定财产。图邦都又成了有七个入口的大村落。

当人们复活以后，伊扬古拉就在人群中间讲话，她说："你，席姆温都，我的哥哥，让你的下属准备大量的啤酒，宰杀母牛和山羊，搞个宴会。让所有的人在图邦都这里聚会。然后我们才能详尽地考察我们深切关心的事情，在聚会中解决它们。"在席姆温都听到他妹妹伊扬古拉的意见以后，就忽低忽高地呼唤他所有的人，说他们应当一块喝啤酒，以便他们聚在一起，一块讨论重要的事情。

立 王 大 典

一个星期过去之后，席姆温都管辖的所有部落的人都蜂拥一般来到图邦都，他们带来啤酒和各种各样的肉。第八天早晨，席姆温都的所有村子的人们都匆忙来到聚会的地方。在所有的人，儿童和年轻小伙，成年人和长者在周围集合起来以后，姆温都收拾整洁穿上衣服。他的姑母伊扬古拉也把她的衣服，穆吉提最有名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他的父亲席姆温都也从上到下着装打扮：在那些树皮衣上染上红色，抹上蓖麻油，还加上流苏和发饰。他也成了引人注意的重要人物。当人们在聚会地点集合之后，仆役们拿出席子铺在姆温都、姆温都的父亲和姆温都的姑母将要经过的地上。每个人沉默不语，笼罩在神圣肃静的气氛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三颗光华四射的明星——姆温都、席姆温都和伊扬古拉——从屋里出来，他们朝聚会地点走来，步态庄重。集合在聚会地点的那些人把目光投向这些强大有力的人物。他们当中有人问谁是神奇的孩子，说："我想知道，席姆温都是否已经借助年轻人的形体再生了？"有的人说："席姆温都在那里，还有席瓦巴辛盖的酋长和他的妻子。"有的人还说："不对。席姆温都和他姐姐，也就是穆吉提的妻子在那里，另外一个是穆吉提本人。"其余的人则知道，席姆温都是和他姐姐，也就是穆吉提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姆温都在一起。姆温都就是那个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就是干出许多奇迹的男子汉，就是当年被他父亲设法杀死和扔掉的

男孩。

席姆温都、姆温都和伊扬古拉排队步行，一直走到大家聚会的中间。姆温都恳求他的朋友，即携带闪电的恩库巴，给他们三把铜椅子。恩库巴送下来三把铜椅子。当它们快接近大地的时候，却悬在半空中，离地面差不多有五米。姆温都和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姑母爬到椅子上去。伊扬古拉在中间一把椅子上坐下，席姆温都坐在右边，姆温都坐在左边，当所有的人在聚会地点集合起来，并且完全进入安静状态的时候，姆温都从他的坐椅上站起来，抬眼望着天空，恳求恩库巴，说："啊，我的朋友恩库巴，阻止天落下来！"他这样说完之后，眼睛旋即看着下面的地，看着人民大众。他赞扬他们，他说："愿你们强大，酋长们。"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参事们也强大。"他们表示感谢。接着，他又说："长辈们强壮。"他们也表示感谢。姆温都又祝颂顾问长老们，手里握着他与生俱来的三件强大的武器：节杖、手斧和装有绳子的小袋子。他还有一根古杖，所以他可以恭敬地祝颂顾问长老们。此后，他公开宣布："在图邦都这里有七个群体，愿每个群体的人坐在一块儿，还有其他村子的酋长和长者，愿他们也坐在他们各自的群体中。"

在他讲完这番话以后，人们按照正常的方式集合起来：每个群体的人坐在一块儿。姆温都又下命令：他父亲的妻子，也就是他的七位母亲，也要坐在一块儿，可是尼亚姆温都，他的生身母亲，应当同他的其他母亲隔开一点儿。在他喊出"小母亲们"以后，小母亲们移动起来，坐到一块儿。他的生身母亲略微同她们离开一点儿，但还是在那些母亲附近，免得她们刁难她。

这时，姆温都命令席姆温都讲话："我的父亲，现在轮

到你了。向酋长们说明你为什么对我怀有怨恨。是不是因为拥有的东西比你的多，是不是因为你的财物我对你有恶意，是不是我从你那里攫取了你的财物？把发生过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酋长们，以便他们理解。”席姆温都目瞪口呆。他从脚趾开始冒汗，直到两股之间，最后头发也汗湿了。席姆温都站立起来，满脸羞愧，不再赞颂酋长们。他战战兢兢，讲起话来有点儿哽咽，讲出了他蓄意迫害姆温都而做的一切。席姆温都说：“在这里的所有酋长们，我不否认我对我的这个儿子造成的危害。说实在的，我在这群参事和贵族中间向妻子们宣布过一条法律。我说过不论哪个妻子生了男孩子，我就要把她同孩子一块儿杀掉。在七个妻子中间，六个妻子只生女孩，可是偏偏是我宠爱的妻子生了个儿子。在我宠爱的妻子生了男孩以后，我开始瞧不起她。我最爱的妻子成了我最鄙视的妻子。盛怒之下，我就拿起长矛，往生男孩的茅舍一连刺了六下。我想把这孩子和他母亲一块杀死。当我看到孩子没有死的时候，就同参事和贵族达成一项协议，让他们把这个孩子扔进墓穴。第二天早晨，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孩子已经又在他母亲的屋里哭诉。当我听见哭诉以后，我心里嘀咕起来：要是我还不能杀死这个孩子的话，那么他将篡夺我的王位。当时我已经看到他做出的令人惊异的事情，我断定这孩子将会给我造成大问题。就在这时候，我让人把他装进鼓里，又把鼓扔进河里。我想，这么一来就把他处理掉了，可是我却使他更加坚强。由于这些做法，这孩子愤怒了。当他从河里出来以后，直接向我进军，就在图邦都这里攻击我。从这时起，我开始逃跑，我所有的人民都被歼灭。我逃到一个地方，满以为我是安全的，认为我到那里总是会得救。我投

进全国各地蔓生的荆棘，钻到树根下面，睡在污秽的地方，吃着糟透了的食物。可是，也是从这时起，我的儿子动身寻找我，他要把我从罪恶的深渊中解救出来。我萎缩了，就像干香蕉似的。就这样，我回到图邦都这里。是这个男孩子，使我重见天日，是他让我亲自目睹图邦都的热情的人民和一切东西。”

接着，伊扬古拉对坐在聚会地点的男人们发话，公开指责席姆温都：“我在这里，我是姆温都的姑母。你们酋长们听着，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听着，席姆温都把我嫁给了穆吉提。幸亏我的丈夫信任我，我也就习惯了。由于我勤劳，和他相处很好，我丈夫把我抬举得很高，他爱我胜过其他的妻子。没想到，这孩子突然在我住的地方出现。穆吉提几乎要杀死他，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可是孩子的智力和他的本领救了他。从这时候起，我就跟着他，给他指引到席姆温都家的路。就是在这里，姆温都开始了同他父亲的战斗，因为他父亲对他做出了许多邪恶的事情。他征服了图邦都，他父亲逃跑了。他父亲逃到哪里，姆温都就追到哪里寻找，他说他父亲不应该像动物那样随便死掉。他找到了他父亲，抓住他。然后，他让他父亲重新回到这个村子。因此，我们才能集合在酋长们聚会的地方。

“你，席姆温都，还有你的参事和贵族，干的事坏透了。如果折磨姆温都的计划是一个参事提出的，就会切断他的喉咙，就在这个聚会的地方切断。可是你却安然无恙，虽然计划出自你的脑袋。你席姆温都干了坏事，对孩子们采取歧视态度，说女孩是好的，说男孩是坏的，而你并不知道你妻子的子宫里有什么。创造神给你男孩，你却说他是坏的。在你眼里，好事变成了坏事。然而，我

们高兴的是，你们这些高贵者听着，因为这个席姆温都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的脚又踏到图邦都这里。这里的人如果原先被灭绝，那也是席姆温都的罪过，是他造成的。我，伊扬古拉说完了。”

在伊扬古拉讲完话以后，姆温都也站立起来，他颂扬了长者们以后，说：“至于我，姆温都，做出许多事迹的男子汉，一个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我对我父亲将不再怀有怨恨。但愿我父亲不要害怕，不要认为我还生他的气。是的，我不再生我父亲的气。过去，我父亲对我做了什么，我对他做了什么，现在都结束了，一笔勾销。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未来的事情：恶行和善行。我们当中有人要争辩，那么这个人就错了——在这儿有长者将会作证。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国家过着和谐的日子吧，让我们好好地关心我们的人民吧。”

席姆温都郑重宣布：就他个人来说，生育本身并不是令人反感的事情。他说，他不再是这里的酋长。现在要由姆温都来继承他。如果有谁侮辱姆温都，长者们都要谴责谁。姆温都听到父亲的意见以后，对他作了回答：“父亲，坐到你的王座上。只要你活着，我就不能做酋长，不然我会突然死掉。”参事们和贵族们一致同意姆温都的意见。他们对席姆温都说道：“你的儿子没有说错。把这个国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你儿子，一部分由你保留。如果你要放弃一切权力，你又会对他产生妒嫉，从长远观点来看，妒嫉将会给这个国家带来麻烦。”席姆温都说：“不行。你们参事和贵族的意见我不能同意，因为我想使我的儿子成为酋长。从现在起。我将永远在他后面。”参事们告诉他：“你，席姆温都，把你的国家分成两部分吧，你要一部分，你儿子要一部分。你过去常说，你在所有的

人之上还经常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因为这个，我们进行了许多次深刻的讨论，因为你时常恐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不同意你的意见。如果酋长们的意见得不到同意，那么，现在的谈话就是愚蠢的。”席姆温都说：“既然你们给我提出这个忠告，我倒是可以把国家分两部分，一部分给姆温都，一部分由我席姆温都保留，因为你们说得有道理。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要把这个国家交姆温都，而且从这时起，出于尊敬，我总是在我儿子后面吃食物，因为在儿子面前和所有的人面前，我已经感到并且继续感到羞愧。”

席姆温都这样讲话以后，就把王位授予他的儿子：他从自己身上取下他佩戴的所有王者饰物。他给姆温都一套染红的礼服和两条红皮带；给他昂贵的用酒椰绳串连起来的手镯，并戴到他的手臂上；给他野猪皮带、一个酒椰发带；给他象征权威的皮帽子；给他白山羊的皮子。姆温都站着，席姆温都把这一切东西给他穿戴上，因为一个酋长总是站着让别人给他穿戴。参事们又去拿来涂有浓粉和擦了油脂的椅子送给席姆温都。席姆温都让姆温都坐在椅子上。席姆温都又把带有刻痕而且抹粉擦油的铜制权杖交给姆温都。当席姆温都给他这些东西时，姆温都已经在椅子上坐着。接着，他站立起来，他父亲又递给他护腕、弓和装着箭头的箭筒，所有这些东西都带有王家标记。他们在宾馆里把这些东西给他佩戴上。

在席姆温都把他的儿子立为王以后，姆温都大声喊道，他现在出名了，可是他不能像他父亲那样行事：只让以他名字命名并且赞颂他的事迹的一个群体留在大地上乱用他的名义。“愿所有的家族、所有的群体在这里受到赞扬。但愿许多男孩和女孩生出、我们的人口增加。但

愿也有聋子和跛子出生，因为一个国家从来不会尽是十全十美的人。”在席姆温都给他儿子穿戴上所有的酋长用品以后，他把啤酒和肉分发给在这里的酋长们享用。每个群体享用一头山羊和一头母牛。他们也给伊扬古拉一头母牛让她带回去给她的丈夫穆吉提。接着，在这里的酋长们和顾问们说道：“让姆温都留在图邦都这里，让席姆温都住到另一座大山上。”听到这话，席姆温都鼓起掌来，他感到非常满意。在姆温都被立为王期间，他的舅舅们，也就是亚纳人，给他一个姑娘。姆温都的父亲他也给他一个姑娘，名叫卡图博罗罗；俾格米人也给他一个姑娘。总而言之，在姆温都被立为王期间，他得到四个姑娘，而且当他走遍全国的时候，还要继续娶妻子。姆温都立为王以后，长老会就散了，来自别处的人也都返回原处。席姆温都也有了他的大山，他把图邦都留给他的儿子。

当姆温都的姑母伊扬古拉回到她丈夫那里以前，她在人群当中为姆温都涂油，说道：

啊，姆温都，好哇！
祝福你，好哇！
如果你父亲把你扔进墓穴，
不要怀有怨恨，好哇！
但愿你站起来迈第一步，
但愿你安全，但愿你有福，好哇！
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但愿你生高个儿孩子，男孩和女孩。
但愿你坚强，我的祖宗，至于我，
没有什么恶兆留下，好哇！

当姆温都向他父亲告别的时候，他父亲也给他祝福。姆温都把两个参事交给他的姑母，让他们陪同她。他还给她四头山羊、二十筐米和五篮子小鸡。

杀死龙，受到惩罚

自从姆温都被立为王以来，已有许多天过去了。这时候，姆温都朝思暮想着要吃野猪肉。因为俾格米人都是他的猎手，所以他派他们到森林里去。俾格米人到森林里东奔西突，所以觉得很疲乏，在半路上就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一醒来就又出发了。他们发现了野猪的足迹，跟踪它们，最后碰上了它们。看到它们在逃跑，他们就派狗去追踪。狗就在野猪后面猛追。过了两个高原，狗追上了一只又老又胖的红毛猪。俾格米人用尖利的长矛猛刺这头红毛猪。这头猪无力抵抗。四蹄朝天死掉了。他们就地把它切成碎块。

就在他们在的那个地方，密林之中，就在他们正在切割这头猪的时候，龙听见了猪的哼哼声。龙说："现在出什么事了？莫非这里又有人了？我原来以为我是这里惟一的活物，而现在这里还有别的活物。"龙就像蛇似的在他们后面追。在快接近他们的时候，龙就猛烈地向他们扑过去。他从那里抓走三个俾格米人，吞食了他们。还有一个俾格米人名叫恩库荣古，他挣脱出来，逃跑了。狗在后面跟着，它们和他一块逃跑。龙自言自语地说道："先把野猪留在这里，我要设陷阱捉住正在逃跑的狗和这个俾格米人。"龙就安卧在野猪尸体旁边。恩库荣古还在逃命。他一边逃一边回头看看，说道："瞧，夜晚把我的伙伴战胜了。他们都已经死了。"他定睛一看，发现了那个龙，他有七个头、七只角和七只眼睛。当这个小俾格米人

已经到达山顶的时候，他喊叫起来："嗯，我逃了！"他在逃跑，狗跟在他的后面。

他回到图邦都，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姆温都的王室。他休息了一会儿，也就是温热一锅酱的工夫，姆温都问他："那里安宁吗？你去过的地方安宁吗？"他回答："那里不安宁，酋长！我们到森林去的时候，总共四个人。龙已经吞食了我们当中的三个人，我恩库荣古逃跑了，还有我们的狗，一块儿逃命了。这个龙和天一样大。"听到这个消息，姆温都说："好了，喏，这次艰难得很。我的俾格米人在他们第一次出猎的时候就在森林中被消灭掉了。"他抬头望望天，又低头看看地，说："啊，我的节杖，明天要取得胜利。"这天，他的父亲席姆温都来到这个村里，姆温都对他父亲说："公鸡一叫我就去，要到远处去。我一醒来就同这个俾格米人去，同龙作战。"当席姆温都听到这个计划以后，阻止他的儿子这样做："啊，不行，不要到那里去。它从来都是破坏者。他连人的骨头也吃下去的。如果你向这个龙挑战，你就给这个国家造成大的灾难。"姆温都对他父亲说道："我不在乎。无论怎样，明天黎明时分我就去。你呆在这里，告诉参事们我已经去同龙作战。"

翌日一大早，姆温都拿起他的节杖，由那个俾格米人带路，动身往森林进发。当他们到达原先切割野猪的地方，那个俾格米人指着龙说："他就在那儿。"姆温都对那个俾格米人说："先停住脚步，让我看看。"姆温都又对那个俾格米人说："你留在这里。当龙把我吞食的时候，需要你到村里宣布这个消息。"姆温都把克敌制胜的节杖拿在手中。他像条蛇似的走在龙后面。当他同龙的目光相对时，姆温都说道："你今天将不是我的对手。"龙愣住了，

站立起来，当他要扑向姆温都的时候，姆温都把甜美的词语放进自己的嘴中。他唱道：

龙，同姆温都相比，你孤苦无助，
因为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龙，你已经向姆温都挑战。
龙，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因为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席姆温都生了个英雄。
朋友，同姆温都相比，你无能为力。

当龙企图吞食姆温都的时候，姆温都大声喊道："这回他是完了。"姆温都来到龙的跟前，用他的节杖打龙。龙打个滚就死了。姆温都大声喊叫他的俾格米人来砍龙。那个俾格米人过来了。当他差不多要用他的大刀碰龙的时候，姆温都阻止了他，说："不，就这样留下他。让我们把村里的人叫来把他抬回去，这样席姆温都可以看到我干的奇迹。"姆温都派他的节杖去召那些村里人，以便他们能够把这个龙神带回去。他唱道：

啊，我的节杖，为我去吧。
那些留在图邦都的人们，
在席姆温都那里的人们，
但愿席姆温都把他们派到我这里。

节杖去了，到了席姆温都的面前，自动晃了晃。村里所有的人都从自己家里跑出来。他们去看节杖是怎样在席姆温都面前摇晃的。席姆温都说这节杖带来消息："如

果姆温都没死，那就是龙死了。”席姆温都派一群人到那里去，说：

准备离开这村子吧！
去同姆温都在一起！
在密林之中有许多东西——
有许多咬人的蛇。
去同姆温都在一起，
到姆温都的地方。
席姆温都生了个英雄。

节杖在席姆温都面前自动摇晃之后，就和席姆温都所派的人们一起飞快地走了。当姆温都看到人们的时候，节杖已经来到姆温都的手中。姆温都叫这些人把龙抬起来。他们造了个担架。把龙放在担架上，可是龙太沉重，担架断了。他们又造一个担架，又把龙放到上面，把他抬起来运到村里。当龙在村里出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围拢过来，有那么多的年轻人，那么多的老年人！他们把龙放在村子中央。当人们看到龙的时候，莫不惊讶万分。他们高呼，说：“喏，许多东西都将从森林里出来！”姆温都叫他的人切割龙，他自己却唱了起来：

龙被剥皮，放在小酒椰上切割。
龙总是吞食人们；
龙消灭了人们。
席姆温都，我的父亲，为我担心吧。

当他们切开龙的肚子，从里面出来一个人，他跳了起

来，还活着呢。接着又出来一个人，他也是活的。他们继续切割，又从里面出来一个人，他跳了起来，也是活的。在他们把龙切割完了，三个俾格米人都活着出来了。姆温都下了一道命令："当你们开始吃这个龙的时候，你们要连骨头和肉一起吃进去，什么东西都不要扔掉。"

龙被切割完毕，姆温都把肉和骨块分给他的人民。他还告诉他们，如果他在谁的房屋后面看到一块小骨头，他就让他得到报应，因此龙必须当众烤。他们把龙肉和龙骨分成许多份，接着又抓龙的眼睛，把它们放到陶片上烤热。每当吱吱啦啦的响声发出、眼睛爆开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从中出来。当龙的所有的眼睛都被烤完以后，竟有一千人出现在大家面前。姆温都说："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民。"接着，他同他们一一告别。

说来巧合，恩库巴同龙订过血盟。就在恩库巴在天上居住的地方，他竟能从图邦都的朋友姆温都那里嗅到他的朋友龙的气味。恩库巴从天而降，来捉姆温都。他到达姆温都的村子，对姆温都说："我来捉拿你，我的朋友。我对你很恼火，我要教训你。你竟敢杀死龙！龙也是我的朋友。要知道你在干错事。"姆温都听到这些，倒不害怕跟恩库巴走，但是他的人民却忧虑重重，认为他们的酋长要永远走了。姆温都唱道：

让我们上去，到比舍里亚，
因为恩库巴来捉拿姆温都。
我就要上去，到比舍里亚，
因为恩库巴来捉拿姆温都。
啊，恩库巴，同姆温都比，你无能为力，
因为姆温都是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

席姆温都生了个英雄。
我的朋友，同姆温都比，你无能为力。

恩库巴带着姆温都慢慢地向上升起。姆温都还是继续唱着，而姆温都的人民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酋长的身影。恩库巴带着姆温都渐渐消失在云层里了。

他们到了恩库巴那里。恩库巴问他："我的朋友姆温都，你竟胆敢杀死我的朋友龙，你干了错事。你烤了他的眼睛，所以气味飘逸到我这里，我在空中闻到。如果你只是让气味落在大地上，那么我也不会生气了。"恩库巴还对姆温都说："你许多次遇到危险，我都拯救了你，所以你现在误以为能和我平起平坐、旗鼓相当。"

姆温都到了恩库巴那里，觉得那里很冷，冰冷的强风使他不堪忍受。没有房屋，住在荒凉之地，没法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恩库巴紧紧抓住姆温都，带着他上升到雨神那里。雨神看见姆温都，告诉他："你姆温都，从不接受批评。你说的话蛮横得很，还有你那英雄主义。毫无疑问，这些故事我们都听到了。可是在这里，你那英雄主义没有发挥的余地。"雨神在他身上落了七次雨，又落七次。雨神向他身上落冰雹，让他浑身湿透。姆温都说："这次我是碰上各种各样的麻烦了。"恩库巴又把他举高，让他漫游月亮神的领地。当月亮看见姆温都的时候，指着他说："我们听说你很蛮横，可是在天空里没有你骄傲的余地。"月亮烧掉姆温都的头发。姆温都诉苦，说："啊，席姆温都父亲，为我祝福吧。但愿节杖不要离开我的双手。"恩库巴又把姆温都举高，继续走，向上升，把他带进太阳神的领地。当太阳看到姆温都的时候，用炎热折磨他。姆温都缺乏任何抵御太阳的手段——他的喉咙干了，渴

得要命。他要水。他们对他说："没有，从来没有水。现在，我们劝你磨牙，这样坚持一下吧。"在太阳让姆温都忍受这些痛苦以后，恩库巴又把姆温都举了起来，让他到达星神的领地。当星看见他的时候，指着他，对他说："我们听说你确实很蛮横，可这里没有你施展英雄主义的余地。"星命令雨和太阳过来。

所有的神，恩库巴、雨、太阳、星，这些天上的居民只给姆温都一个信息："我们尊重你，只是如此而已。不然的话，你就在这里完蛋。你，姆温都，现在命令你回去。再也不能有这样的一天：你去杀死森林里的动物，村里的动物，甚至像蜈蚣那样的昆虫。如果有一天我们得知你杀了任何禁止杀的东西，那么你就要死掉，你的人民将再也看不到你。"他们把他的耳朵拉了七次，又拉七次，说："你懂吗？"他说："我懂了。"他们又对姆温都说："在这里，恩库巴将监视你的行为。如果你做了错事，将由恩库巴给我们送来消息。到了那一天，他会立即抓住你，你连向你的人民说声再见的机会也没有。"

在恩库巴让姆温都在天上各地漫游以后，他们给了他回家的权利。在他动身回家时，他已经在天上过了一年，看到了那里各种各样的好事和坏事。恩库巴又把姆温都举起来。他带着他回图邦都的家。姆温都又把好话放进嘴里，他唱道：

姆温都正要到达，
席姆温都原来留下的地方。
席姆温都原来留下的地方，
姆温都正要到达。
他出去，他又回来了。

席姆温都生了个英雄。
什么死，什么安全，
啊，我的姑母，但愿和姆温都在一起！
我的朋友恩库巴，获得胜利。
让我回到图邦都吧，
回到图邦都——我母亲的村庄。
但愿我见到我的母亲，
我下落到图邦都这里，
我最亲爱的人——父亲的村庄。

恩库巴带着姆温都慢慢地下落。他让他落在图邦都村的正中央。当他的父亲席姆温都看到他的儿子正被恩库巴带回来时，他奖给恩库巴一个姑娘。姑娘戴着铜镯，铜是恩库巴喜爱的金属。他们还给他白色的家禽。当地崇拜恩库巴的习俗就是这样产生的。从这时起，他们总是献给他一个戴铜镯的姑娘。恩库巴接受礼物之后，就回他在天上的领地去了。

姆温都休息以后，把他的人民集合起来。他告诉他们："我姆温都，生来会走的小不点儿，做出许多奇迹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从天上带来的消息。当我到达天上的时候，我碰上了雨神、月亮神、太阳神和库比库比星神，还有闪电神。天上的这五位神明禁止我杀害森林里的动物、河里的动物，还有村里的动物，说我胆敢杀其中的任何一个，那天火就灭了。接着恩库巴就来抓我，使我来不及向人民告别，而且永远回不来了。"他还告诉他们："我在天上还看到了我不能宣布的新鲜事物。"他讲完话，那里的人们就解散了。这一年里席姆温都的头发、尼亚姆温都的头发，都长得老长，就像森林中死鬼的长发那样

长。在图邦都村子里，鼓早已不再发出声音，公鸡早已不再打鸣了。但是在姆温都又在这里出现的那天，他父亲的长发和他母亲的长发都剃掉了，公鸡也打鸣了，所有的鼓都擂起来，鼓声传遍大地，一直响彻天空。

从此，姆温都的声威大震，传向四面八方。他为他的人通过一系列法律。他说：

愿你们生产许多食物和庄稼。
愿你们住在好房子里，而且住在美的村庄。
相互不要吵架。
不要追别人的配偶。
不要嘲弄从村里经过的残疾人。
引诱别人妻子的要被杀掉！
接受酋长吧。怕他，愿他也怕你们。
愿你们协调一致，在这个国家，
没有不和，没有仇恨。
愿你们生出高矮不同的孩子——生了孩子，
你们要把他们带到酋长那里。

姆温都这样说了以后，他一直留在他的村里。他名声很大，他有父亲，他有母亲，他有妻子，他有人民！他不但在全国大名鼎鼎，而且在别的国家也非常出名，所以别的国家的人民也来到这里向他表示忠诚。

主要参考书目

一、中文书：

杨人：《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宁骚：《非洲黑人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伊·德·尼基福罗娃等著，陈开种等人译：《非洲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 年。

伦纳德·S. 克莱因主编，李永彩译：《20 世纪非洲文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 年。

李永彩主编：《非洲古代神话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

杨周翰等人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二、英文书：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8 volumes, Unesco, 1980—1991.

B.W. Andrzejewski, etc., *Literature In African Langu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Oyeban Onomoyela, *African Literatures: An Introdction*, Crossroads Press,

1979.

Vladimir Klima, etc., *Black Africa: Literature & Language*,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Oona Strathern, *Traveller' s Literary Company: Africa*, In Print Publishing Ltd, 1994.

Alice Werner, *Wyths & Legends of the Bantu*, George G. Harrap & Ltd, 1932.

Roger D. Abrahams, *African Folktales*,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1983.

Ruth Finnegan, *Oral Literature in Africa*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0.

Mazisi Kunene, *Emperor Shaka The Great-A Zulu Epic*, East African Educational Publishers Ltd, Nairobi, 1993.

Isidore Okpewho, *The epic in Af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9.

Jan Knappert, *Four Centuries of Swahili verse: A Literary History and Anthology*,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9.

Daniel P. Bieluyck: *Hero and Chief*,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译 后 记

非洲是一块古老而又新生的大陆，非洲人民是勇敢而又智慧的民族，遭遇过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深重苦难，至20世纪获得解放和独立，并且开始了伟大的民族复兴。

非洲具有伟大而又悠久的口头文学传统，创造了人民喜闻乐见的高雅史诗，铸就了非洲民族精神，也为非洲现代文学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翻译和介绍了松迪亚塔、盖西瑞的诗琴、姆比盖的传说、李昂戈·富莫的传说和姆温都史诗等五个史诗。它们表现了英雄们的伟大业绩，表现了非洲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和想像力，它们更表现了非洲人民的文学艺术才华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史诗，肯定会感到惊诧和赞叹！

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旨在忠实于原文、传达其神韵、体现其特色。在翻译松迪亚塔时，主人公译名同历史上的译名保持一致，吟游诗人 bard 一律译为格里奥特。为了保持风格特点，注意叙事诗顶格排列，赞语、谚语缩进两格，歌唱诗再缩进两格，循环往复。其他史诗的翻译一仍英文顺序。

最后，我要感谢非洲的格里奥特和英文翻译者，感谢译林出版社，尤其是施梓云先生。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文译本，中文译本也就不能同中国读者见面。

李永彩

2001年12月于徐州风华园